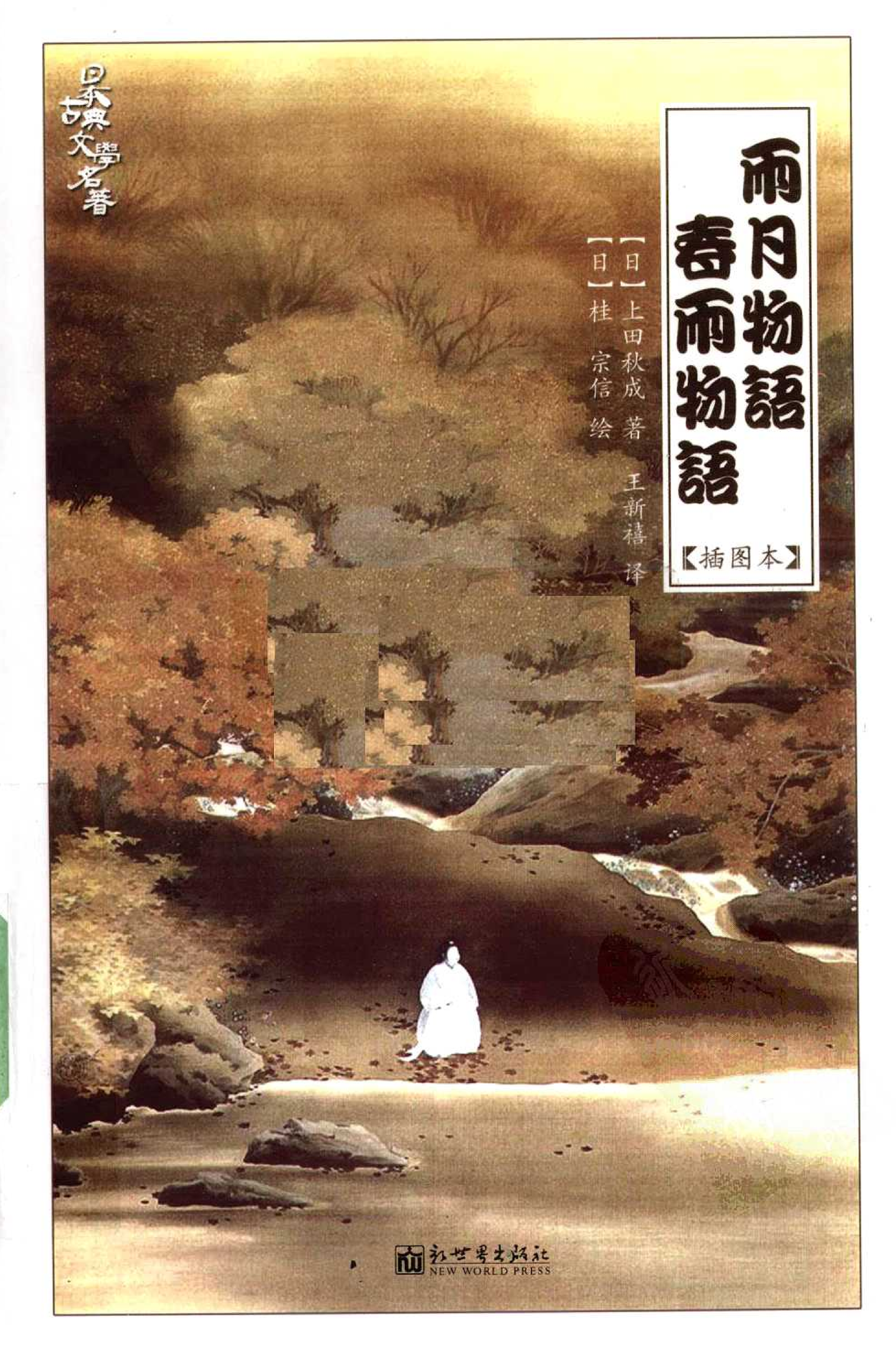


日本古典文學名著
雨月物語
春雨物語
【插图本】
【日】上田秋成 著
【日】桂 宗信 绘
王新禧 译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《雨月物语》共五卷九篇志怪小说，熔日本民间传说和中国神怪故事于一炉，文字精妙、情节曲折，风格新颖、结构严谨，更兼人物性格鲜明、氛围刻画生动，表现手法洗练传神，充满了艺术魅力。在日本文学史上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被誉为日本近代以前怪异小说的巅峰之作，是"读本小说"的代表作品。

《春雨物语》是《雨月物语》的姐妹作，取材全部来自日本正史或野史轶闻，以故事为载体，巧妙地融合了真实历史、虚构传奇这两大要素，带有浓郁的寓言和讽世色彩。作品中还掺杂了上田秋成的历史、文学观点，是他长年累月注释史籍、古典文学名著的一次浓缩总结。在日本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。

SKYHORSE

上架建议：古典文学 · 小说

ISBN 978-7-5104-0808-3

9 787510 408083 >

定价：25.00元

雨月物語·春雨物語

[日]上田秋成 著
王新禧 译
[日]桂 宗信 绘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雨月物语·春雨物语 /（日）上田秋成 著 ；王新禧 译.
-- 北京 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10.1
ISBN 978-7-5104-0808-3

Ⅰ．①雨… Ⅱ．①上… ②王… Ⅲ．①中篇小说－作
品集－日本－江户时代 Ⅳ．①I313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13001号

雨月物语·春雨物语

作　　者：（日）上田秋成 著　王新禧 译
责任编辑：熊　嵩
封面设计：张柳雯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　黄厚清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社　　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（100037）
发 行 部：（010）6899 5968　（010）6899 8733（传真）
总 编 室：（010）6899 5424　（010）6832 6679（传真）
http://www.nwp.cn
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
版 权 部：+8610 6899 6306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印　　刷：三河市杨庄长鸣印装厂
经　　销：新华书店
开　　本：880×1230　1/32
字　　数：200千字　印张：7.25
版　　次：2010年3月第1版　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书　　号：ISBN 978-7-5104-0808-3
定　　价：25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客服电话：（010）6899 8638

译 序

一、江户读本小说第一人——上田秋成

《雨月物语》、《春雨物语》的作者上田秋成，生于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享保十九年（1734年），相传是大阪一个艺伎的私生子。四岁时，由于母亲去世，被堂岛永来町的纸油商上田茂助收养。他幼名仙次郎，本名东作，秋成为其雅号，此外尚有无肠、三余斋、鹑翁等别号。

上田茂助和他的两个妻子以及女儿，都对秋成十分宠爱，给予他良好的教育。五岁时，秋成不幸感染了天花。当时天花属于绝症，死亡率极高。上田茂助夫妇带着濒死的秋成，天天到大阪一间神社祷告，结果秋成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年幼即烙下的死亡阴影和“神的施救”，成为上田秋成日后笃信天地神灵、喜欢光怪陆离事物的源始。

由于天花病毒的缘故，秋成的右手中指与左手食指被截短，故而他在《雨月物语》的序中，自嘲为“剪枝畸人”。

十八岁时，上田秋成开始了四处游荡的青年时期。他和一些习气不正的孟浪子弟出入青楼酒馆，酗酒纵歌、狂放不羁，沉浸于逸乐荒诞之中。后经养父训斥，才拜师学习俳句、日本国学和汉学知识，俳号“渔焉”。

宝历十年（1760年），时年二十六岁的上田秋成与植山玉女结婚。次年其养父病故，秋成继承了家业。明和元年（1764年），他参加了在大阪举行的朝鲜通信使一行的笔谈会，对汉学接触日多，开始走上创作道路。

明和三年（1766年），上田秋成的处女作，五卷本小说《诸道听耳世间猿》付梓刊行；第二年四卷本小说《世间妾形气》出版。这两部描写庶民生活的世俗小说，均受到读者热烈欢迎，秋成遂以“浮世草子”作者的身份而小有名气。

明和五年（1768年），上田秋成完成了《雨月物语》的初稿，经商也颇为顺利。就在他踌躇满志时，天有不测风云，明和八年（1771年），一场大火令上田秋成家财尽失，经营纸张和灯油生意的店铺只好宣告破产。为生计所迫，秋成拜到儒医都贺庭钟门下学习医术。都贺庭钟号称“读本小说之祖”，精通汉学，行医之余撰写了《英草纸》、《繁野话》、《莠句册》等读本小说。他的作品极大地启发了上田秋成的创作思路。

秋成学医三年，学成后在大阪一边行医，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《万叶集》、音韵学、和歌、茶道、日本历史和文学理论等知识。并于安永五年（1776年），修订出版了他一生的代表作《雨月物语》。

《雨月物语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在当时被誉为日本怪诞文学的最高杰作，对后世同类题材作者的创作，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上田秋成也由此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超越都贺庭钟，成为江户时代读本小说第一人。

此后的十四年，是上田秋成一生中生活最为安逸的时期。他接连完成了《汉委奴国王金印考》、《歌圣传》、《也哉抄》等作品。并与日本复古国学家本居宣长，就古代神话和古音韵问题展开过大论战。

然而到了晚年，不幸再度降临。宽政二年（1790年），秋成左眼失明，妻子削发出家。这两件事对他打击很大。但在孤独和贫寒中，他仍然奋力著述，完成了《痫癖谈》、《清风琐言》、《灵语通》等多部作品。

宽政九年（1797年），秋成的妻子辞世。次年，秋成右眼失明，穷困潦倒。这时他已六十四岁，双目俱盲，深感来日无多，遂竭尽全力，勤奋写作。《落久保物语》、《冠辞续貂》、《金砂》、《金砂剩言》、《藤篓冊子》、《胆大小心录》等杰作，都完成于这一晚年时期。文化六年（1809年），在轰动一时的《春雨物语》出版前夕，上田秋成于京都的弟子宅中去世。

上田秋成的一生多灾多难，充满了不幸和痛苦。人生中的相当一部分光阴，要为生计而辛苦奔忙。但他在文学创作方面却显露出惊世的才华，以其独特的反复古主义思想和关注庶民生活的视角为基础,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学观和价值观。在他众多的作品中，尤以《雨月物语》和《春雨物语》最为脍炙人口，最能体现他的思想和批判精神。

二、上田秋成代表作——《雨月物语》与《春雨物语》

《雨月物语》在日本文学史上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被誉为日本近代以前怪诞小说的巅峰之作，是“读本小说”的代表作品。后世研究日本文学及“读本小说”者，均不能绕过《雨月物语》。

要深入了解《雨月物语》，我们首先要弄清楚，何为“读本小说”？

日本所谓的“读本小说”，指的是江户时代通俗文学中的一种样式。其主要特征是：吸取中国宋话本、明清小说的情节素材、构思和表现手法，融入日本本土文化中，再以较高雅的文字，翻改或自撰出来的作品。相对于其他的通俗读物，如草子、滑稽本、人情本等，读本小说强调内容上的思想性、结构上的传奇性，行文用字雅俗共赏、情节发展前后呼应，较先前肤浅的娱乐作品有了很大提高。它融合了草子的趣味及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，既浪漫又写实，是日本古代小说最完备的样式。

中日两国一衣带水，文学交流从古代开始就关系密切。日本历史上有过两次大规模的中国文化输入。第一次是奈良、平安时代，通过遣唐使输入壮丽多姿的唐朝文化；第二次就是在江户时代。

江户时代是一个长期和平、经济繁荣、文化昌盛的时代，同时资本主义也在日本开始萌芽。这一时期人们的教育水平高、艺术欣赏力强，都市的市民阶层正在逐步形成，反映城市庶民生活的“町人文化”随之兴起，兰学、读本小说、浮世绘、歌舞伎等，都成为时尚热点。

读本小说的出现，一开始主要是为了迎合城市商人与市民在文化消费上的需要。彼时中国宋话本、明清小说大量传入日本，先是掀起了一股翻译中国古典小说的热潮，后来有一部分日本文人感到单纯翻译中国小说，意犹未尽，便开始尝试改写中国的流行作品。他们以“拿来主义”的精神走捷径，将明清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，改头换面套用于本国的历史、人文环境中。最早的改写作品是《御伽婢子》，作者浅井了意将明代瞿佑所著的《剪灯新话》中的人物、地点、时代背景等，均由中国移植至日本，文风也改换成和风，使作品更加贴近日本市民阶层的趣味和生活。

改写是翻译的进一步深化，“御伽”其实就是“夜话”，类似于母亲哄孩子睡觉时说的床边故事。虽然《御伽婢子》还属于“浮世草子”的范

畴，但已为读本小说的出现创造了条件。自它问世之后，借鉴、翻改、模仿中国小说之风日益盛行。儒医都贺庭钟继承并发展了浅井了意的翻改方法，以冯梦龙的《三言》为蓝本，创作了《英草纸》。《英草纸》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读本小说，它或借原故事讲述本土风情、或改换人物叙述日本史实，给阅读者带来了十分新鲜的感受，因此吸引了众多欣赏口味较高的读者。在其影响下，江户文坛诞生了一大批优质的读本小说，如《雨月物语》、《南总里见八犬传》、《椿说弓张月》、《本朝水浒传》、《三七全传南柯梦》等等。

《雨月物语》全名《今古怪谈雨月物语》，也取材翻改自《剪灯新话》和《三言》，共五卷九篇志怪小说。初稿完成于1768年，八年后正式出版。其书名的由来，一般认为出自《牡丹灯记》中的“天阴雨湿之夜，月落参横之晨”句。“雨湿之夜”和“参横之晨”，正是鬼怪出没的时段，取“雨月”二字，体现了梦幻般诡暗的故事背景。

江户时代，德川幕府实行“闭关锁国”政策，统治阶层严密控管文化领域，老百姓普遍在精神上受到强烈压抑，潜在的逆反心理遂孕育了“怪谈文学”这一新的创作形式的蓬勃发展。读本小说原本只是仅供消遣的通俗作品，内容上自然也多以神怪、打斗、滑稽等为题材，以迎合普罗大众的阅读口味。《雨月物语》作为以谈玄说怪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，却别具一格，并未落入俗套。九个短篇皆是风格新颖、结构紧凑，文字流畅典雅、表现手法洗练传神，充满了艺术魅力。

《雨月物语》中以《剪灯新话》为改编对象的有四篇，分别是《白峰》参考《华亭逢故人记》、《夜宿荒宅》参考《爱卿传》、《佛法僧》参考《龙堂灵会录》、《吉备津之釜》参考《牡丹灯记》与《翠翠传》，其余各篇则改编自《三言》。九篇小说的主旨侧重点各异，有的借史事阐述理想抱负、有的托鬼怪谴责人间不平、有的张扬儒学以惩恶劝善、有的渲染佛法以探讨宗教哲理和人生真谛。虽然内容怪诞，却将怪诞升华美化，使之具有高度的幻想性，以及浮世万象的真实性。作者在情节的构筑中，不是把怪诞作为一种庸俗的猎奇加以描绘，而是重在挖掘日本各阶层人民生存过程中的喜怒哀乐，对人性进行了深刻剖析，把对心灵的表达发

挥得淋漓尽致，提升到了高妙的境界。人的本真在乱世的环境下，通过诡谲恣肆的笔调展露无疑。透过《雨月物语》，我们知道了原来权谋的争锋、兄弟的信义、男女的爱欲、怨妒的执念，扶桑与中国一般无二，然而更为凄绝慑人，浑然没有了《聊斋》中的香艳情浓，笑语相携。

虽然《雨月物语》在故事上与所借鉴的底本仍有不少相似处，但上田秋成的翻改已不同于以往的作家。他并非简单地照搬中国小说，也不拘泥于原作的思想主题，而是在翻改的同时，循着原作的文脉，结合日本当时的时代背景，对《剪灯新话》和《三言》中的相关篇章，进行艺术性的剪辑及再创作，重新编排情节、创造氛围，再掺入他本人的反复古主义思想，赋予了作品新的主题和艺术特色。这使得《雨月物语》既与所凭依的原作血脉相通，又在创作意图、布局构想等方面脱胎换骨、别开生面。正因为他从单纯的借鉴模仿，向取舍创新迈出了一大步，所以他才超越了都贺庭钟，成为江户文坛的巨匠。

上田秋成精通汉文，所著作品中直接引用汉语词汇和典故较多，骈俪对偶，具有浓郁的中国文言文色彩。他在引用古籍时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，有素材的汲取、有词汇的引申、有表达的化用，将汉风日本化，并使两者融合，再以日本传统的审美情趣表现出来，充分展现了上田秋成对于中日两国古典文学的深湛造诣。

经百千劫，常在缠缚。古寺浮屠，如今已成了断壁残垣。蒿草高过人头，辨不清三途之径。上田秋成的文字，与浮华繁美的平安闲文比起来，只见其凌厉，不见其婉约。略带乡土味的言语、精妙的行文，字里行间处处灵光闪动，颇具神秘东方古典温雅、幽美凄怨的精髓。《雨月物语》熔日本民间传说和中国神怪故事于一炉，文字精妙，朗朗上口；情节曲折，结构严密,更兼人物性格鲜明、氛围刻画生动，誉之为日本文学史上的经典杰作，当之无愧！

值得一提的是，日本著名导演沟口健二曾选取《雨月物语》中的《夜宿荒宅》和《蛇性之淫》拍摄了同名电影。这部影片充满了强烈的东方审美色彩，透过名摄影师宫川一夫的巧手，将故事发生的舞台“幽灵豪宅”营造出一种朦胧而又金碧辉煌的气氛。那鬼魂般跳动的烛火、委婉的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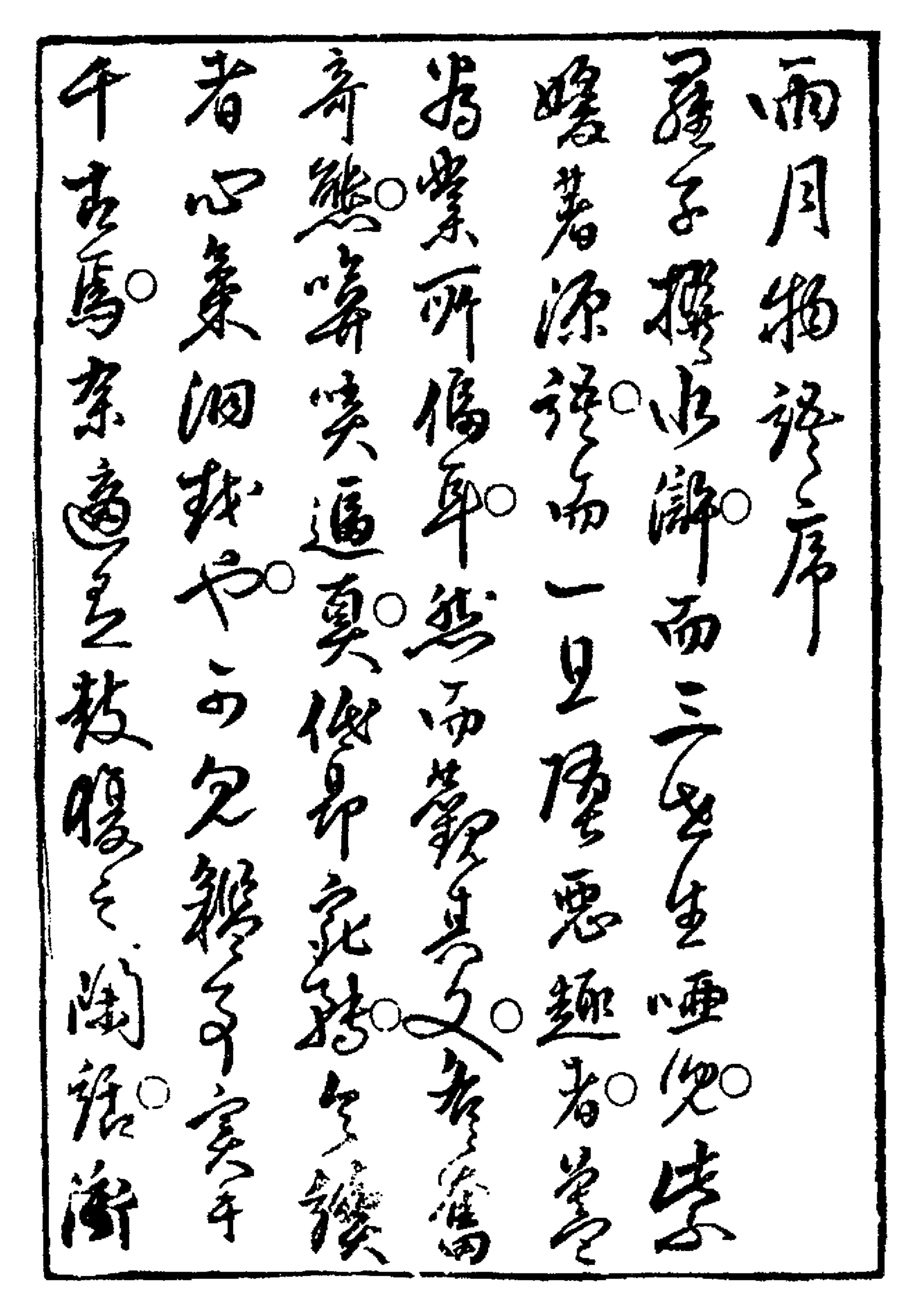
弦、暗影浮动的屏风、卷轴画般的女性脸谱……细小的、骨子里的凄美神韵被无限放大到了观众眼前。加上歌舞伎、音乐的配合，妖异幽玄、浮华虚渺的怪谈世界跃然于光影之间。本片因为精彩的意境塑造而受到高度赞赏，在1953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银狮奖。

《雨月物语》的姊妹作《春雨物语》，脱稿于文化五年（1808年），是上田秋成晚年时，思想认识、人生体悟都达到顶点的力作。全书共十篇故事，有手稿本和抄本之分，在其去世后才出版刊行。

有别于脱胎自中国古典小说的《雨月物语》，《春雨物语》的取材全部来自日本正史或野史轶闻，以物语故事为载体，巧妙地融合了真实历史、虚构传奇这两大要素，带有浓郁的寓言和讽世色彩。作品中还掺杂了上田秋成的历史、文学观点，是他长年累月注释史籍、古典文学名著的一次浓缩总结。其影响力虽不及《雨月物语》，却也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重要一页。

王新禧

2009年11月序于福州


雨月物語序
羅子撰水滸。而三世生唖児。紫
媛著源語。而一旦堕悪趣者。蓋
為業所偪耳。然而観其文。各々奮
奇態。啽哢逼真。低昂宛転。令讀
者心気洞越也。可見鑑事于
千古焉。余適有鼓腹之閑話。衝

（日文原版序言）

口吐出○雉雊龍戰○自以爲杜撰○則摘讀之者○固當不謂信也○豈可求醜脣平鼻之報哉○明和戊子晩春○雨霽月朦朧之夜○窓下編成○以畀梓氏○題曰雨月物語○云○剪枝畸人書

序[1]

罗子撰《水浒》，而三世生哑儿[2]；紫媛[3]著《源语》，而一旦堕恶趣[4]者，盖为业所逼耳。然而观其文，各奋奇态，嗲呀[5]逼真，低昂宛转，令读者心气洞越也，可见鉴事实于千古焉。余适有鼓腹之闲话，冲口吐出，雉雊龙战[6]，自以为杜撰。则摘读之者，固当不谓信也，岂可求丑唇平鼻之报哉？明和戊子晚春，雨霁月朦胧之夜，窗下编成，以畀梓氏[7]。题曰《雨月物语》云。

——剪枝畸人书[8]

---

(1)此篇原序，作者全部以汉文写就，语意通顺，故径直照录之。

(2)罗子，即罗贯中（约1330～约1400），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、戏曲家，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。明代田汝成在《西湖游览志馀》中云："钱塘罗贯中……编撰小说《水浒传》……变诈百端，坏人心术，其子孙三代皆哑，天道好还之报如此!"

(3)紫媛，即紫式部（？973～？1014），又称紫珠，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女性作家，《源氏物语》的作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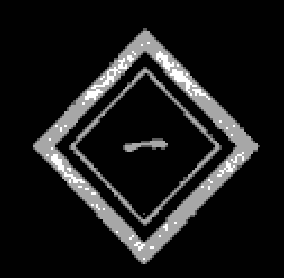
⑷恶趣，与“善趣”相对。地狱道、饿鬼道、畜生道称为三恶趣，又称三途、三恶道。当时日本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，认为《水浒》的内容属于“诲盗”，《源氏物语》描写靡靡情事，属于“诲淫”。所以这两部书的著者，都要受到报应。

⑸嗙，说梦话；哢，鸟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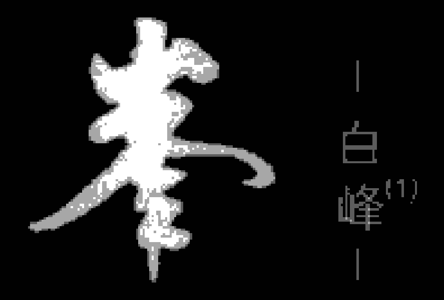
⑹雊雊，雉鸣叫；龙战，阴阳二气交战。

⑺畀，给予；以畀梓氏，将交付给书坊排印。

⑻上田秋成幼时曾患天花，病愈后，右手中指与左手食指各短一截，故自称“剪枝畸人”。







白峰[1]



蒙蒙眬眬间，忽然听到叫唤声："圆位！圆位！"睁眼一看，只见面前立着一个异样身影，身高体瘦，面孔与衣衫纹色，均模糊不清。西行本是有道高僧，毫无怯意，问道："来者何人？"那人答道："方才听得高僧吟歌，吾欲和之，故现身一见。"

丹枫迎秋，满山红叶，西行法师[2]在逢坂关口[3]验关东去。一路行来，重峦叠嶂，层林尽染，使人流连难舍。走过水鸟飞翔的鸣海滩头，越过浮岛原的清见关，领略大矶小矶海岸的澹滄风光，更有灵峰富士巍然高耸，云遮雾绕，妙不可言。在见过紫草遍地的武藏原野、风平浪静的盐釜晨景之后，又历经象潟的渔户茅舍、佐野渡的浮桥、木曾峡谷上的栈桥，所到之处，无不令人神驰心醉，逸兴盎然。

饱览东国风光后，西行决定掉转回头，向关西旅行，观赏西国的歌枕[4]之地。遂于仁安三年[5]秋，经芦葭枯败的难波径直西去。冒着须磨明石浦的彻骨海风，舍陆登船，越海来到赞岐国真尾坂的密林，搭起一间茅舍，止步暂息。他并非因为旅途劳累而歇足，而是打算在此静思参佛、专心修行。

久闻距茅舍不远的白峰上，是崇德上皇[6]的陵寝所在，西行一心想去参拜。遂于十月初的某日，前往白峰。登临途中，只见松柏郁郁葱葱，尽管是风和日丽的大晴天，山中却露水清凉，仿佛霏霏细雨，纷扬飘落。身后那座险峻的儿岳峰，直插入云，下临千仞深谷，云雾缥缈，即使咫尺之遥亦难辨识。又行一程，在林木渐疏处，有一隆起的土墩，其上三石叠压，四周荆棘丛生、蔓草滋长，予人满目凄凉之感。难道这便是上皇御陵吗？西行心神悲沮，茫然四顾，此情此景，不知是真是幻。

遥记昔年觐见崇德上皇时，上皇于紫宸殿、清凉殿掌理朝

政，百官恭聆圣意，诚惶诚恐，齐颂贤良明君。后来上皇让位给近卫天皇，仍能藐姑射之山[7]而居，琼楼玉宇，悠游度日。哪曾想如今却葬于深山杂草丛下，荒野寂寂，唯有麋鹿奔逐之迹，更无祭扫祝奠之人。万乘之君，也难脱宿世因果孽债，逃不得罪业恶报。念及人世之虚缈无常，西行不由潸然泪下。

他盘腿在陵寝前的一块平石板上坐下，彻夜诵经，为上皇祈祷冥福。同时吟咏短歌一首，曰：

松山涛涌阵阵，

美景如旧依依；

痛悼圣贤吾君，

迷途何日得归。

吟罢，愈发虔诚诵经，毫不懈怠。不觉间寒露浸衫，泪湿衣襟。

红日西沉，暗夜降临，深山分外寂静。西行卧石为床，铺叶为衾，只感周身寒彻。凝神四望，墨夜如漆，茂密的松林遮蔽了一切星月清光，令人颇感阴森悚然。他心中虽惧，却挡不住睡思昏沉，渐渐困乏，合眼欲睡。蒙蒙眬眬间，忽然听到叫唤声：“圆位！圆位！”睁眼一看，只见面前立着一个异样身影，身高体瘦，面孔与衣衫纹色，均模糊不清。西行本是有道高僧，毫无怯意，问道：“来者何人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方才听得高僧吟歌，吾欲和之，故现身一见。”歌曰：

泛舟松涛浪里，

无常随波逐流。

此身归途无望，

小舟杳渺无踪。

和罢短歌，说道：“高僧祭吊之情，令朕甚感欣慰。”西行

闻言，方知眼前是上皇魂灵，急忙伏地叩头，涕泪俱下，道："陛下缘何不早赴净土，往生极乐，却仍在这浊世徘徊？贫僧钦羡陛下厌世离俗，为求随缘之幸，故在此诵经参拜。孰知陛下依然贪恋尘世，此刻显形，令贫僧深感惶惑。愿陛下忘却今生，速归净土，圆证佛果。"

言辞殷殷，其意甚诚。崇德上皇听了嘿然而笑，道："你哪里晓得，近来世间纷扰乱局，皆拜朕之所赐。朕在世之时已陷魔道，倡祸'平治之乱'，乱平，死后仍要作祟皇室。你看着吧，过不多久，天下又将大乱矣！"

西行止泪说道："上皇此语，贫僧闻之不胜惊恐。素闻上皇天资聪敏，本是有道明君，今时却心思残戾，实在令人不解。贫僧敢问陛下，当年'保元之乱'[8]，您到底是遵天神之教而策划？还是因一己私念而谋叛呢？伏望明示。"

崇德上皇勃然变色，道："你且听好：帝位乃世间至尊之位，若天子有悖纲常天道，则臣下应天命、顺民意而讨之，亦不无道理。然永治年间，朕本无过，却迫于父皇敕命，让位给年仅三岁的体仁，这能说是朕私心深重吗？体仁早逝，由朕之子重仁继承皇位，天经地义，朕与群臣皆如此瞩望。怎料美福门院[9]心怀嫉妒，一力促成吾弟四皇子雅仁登基为君，朕岂能不怨气满腹？重仁有治国雄才，而雅仁不过朽木。不问德才择君，竟将天下大事委于后宫决断，此乃父皇之大错。尽管如此，父皇在世时，朕仍竭力奉孝，从未流露任何怨恚之色。直至父皇驾崩，朕始萌发复仇雪恨之念。往昔武王伐纣，以臣讨君，只因应天顺命，遂开创周朝八百年基业。何况朕原本就是国君，牝鸡司晨，朕取而代之，何言失道？你虽出家礼佛，却只求来世解脱，将儒家人道之

理同因果牵强附会，以尧舜之教混于佛门之说，以为这样就能说服朕吗？”

他声色俱厉，侃侃阐述。西行毫不畏惧，移膝向前奏道：“上皇所言，乃借人道之理而辩人欲。姑且不论震旦[10]史例，本朝古时，应神天皇[11]置长子大鷦鷯尊于不顾，立幼子菟道亲王为皇太子。应神天皇驾崩后，兄弟相让，皆不肯即位为君，推来让去整整三年。菟道亲王深以为虑，暗思：‘岂能因我久生在世，而使天下人忧？’于是自裁身亡。大鷦鷯尊不得已才承继了帝位。此乃重天道而守孝悌，尽忠心而绝私欲，方才称得上尧舜之道。我朝素来尊崇儒教，用以辅佐王道，正由菟道亲王从百济聘请王仁[12]而始。故此，兄弟互让之心，正是汉土圣人之教啊！又如，周之创业，武王一怒而安天下，却不能说是以臣弑君。因为《孟子》云：‘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；残贼之人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’所以，汉土经典、史籍、诗文等，无不传入我国，唯有《孟子》一书至今难到日本。凡运有此书之船，必遭风暴而沉没。若问缘由，本朝自天照大神[13]开创以来，遵其训示，皇祚连绵，代代相传从未断绝。若将那巧言诡辩之书传入本朝，后世必据此篡夺皇位而称无罪。是故八百万神恼怒，屡起神风，翻覆其船[14]。可见他国圣人之教，亦有诸多不适本朝国情。况且《诗经》有云：‘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’当年先帝晏驾，陛下忘却骨肉亲情，殡宫中尸骨未寒，便举兵争位，不孝之罪无以复加。天下者，神器也，岂能因一己私欲而肆意窃夺！即使重仁即位乃万民仰望，如不布德施仁，反悖道而行，则昨日钦慕帝君之民，今日必怒目而敌陛下。是以陛下不但难遂本愿，自身反蒙受史无前例之责罚，被流放到荒远穷僻之地。如今唯有

忘却旧怨、早归净土，方为正途。”

西行恳切陈词，崇德上皇叹息道：“尔今以事实诘问于朕，并非全无道理。但对朕而言，又如之奈何呢？朕自流谪此岛，一直被幽禁在松山高远宅中，每日除供应三餐外，再无一人前来。长夜寂寂，伏枕静聆雁鸣，不禁思念故居，心意悠悠，直欲跟随鸿雁飞返京都。清晨醒来，耳闻沙洲上千鸟飞鸣，牵动愁肠，归心益甚。然而纵使盼到乌鸦白头，朕亦归京无望，他日定成海畔孤魂无疑。朕念念深思，为后世着想，乃手抄《五部大乘经》[15]。但荒岛上寺钟难闻，又哪有寺院可供放置经卷？为免经文埋没，朕无奈之下，只好将手书经文送往京都仁和寺，并附短歌一首：

海滨千鸟迹，飞送京中人；

松山寄此身，鸟鸣吾哀泣。

哪知少纳言信西从中作梗，进谗言道：‘所送经文似乎包藏上皇之诅咒，不宜收留。’经文因此被原封不动退回，实是令人可恼可恨。自古以降，无论本朝、汉土，为争帝位而兄弟骨肉相残之例，司空见惯。朕因自知罪愆深重，方才手录经文，以示忏悔自赎。即便有人作梗，也不该无视‘皇亲犯事，可酌议减刑’的成法，而拒绝朕之手墨。由此，朕复仇之心又炽，思想索性将经文奉与魔道，以雪心头耻恨。一念至斯，遂咬破手指，写下血书咒文[16]，同经卷一起沉入志户海中。从此，朕遗世独立，深居幽室，立下大誓，要成为大魔王。果然魔道助我，爆发了‘平治之乱’[17]。先是藤原信赖因贪图加官晋爵而萌生野心，与源义朝共谋，密图造反。那源义朝正是朕的切齿大敌，其父源为义及其同族武士，皆在保元一役中为朕捐躯。只有源义朝叛朕投敌，反以刀矢向朕。当年保元战事，八郎源为朝[18]勇猛善战，又有源为义、

平忠政运筹帷幄，朕胜券在握。不料西南风起，义朝献计火攻，致使我军大败。朕只得从白河北殿东门逃出，蒙尘于山路险峻的如意岳，双足负伤，靠樵夫砍来荆柴遮挡风雨，仍不免遭擒被捕，流放此岛。凡此种种，皆系源义朝奸计所致。为报此仇，朕使源义朝生虎狼之心，与信赖同谋作乱，获罪于地祇，犯下欺君忤逆重罪，终被不善武略的平清盛讨伐。义朝曾于保元之乱中，弑其父为义，罪孽本深，后在逃亡途中，死于家臣之手。当真是报应不爽，天谴天诛。至于少纳言信西，常自夸博学多识，无容人之量。朕便促使他与信赖、义朝为敌，迫其弃家逃亡，于宇治山中掘洞藏匿，最后被义朝搜捕，枭首在六条河原。此乃信西谗言惑主，拒收朕之经文的果报。后来在应保[19]之夏，美福门院毙命；又在长宽[20]之春，藤原忠通因鬼魂作祟而归西。朕自身亦于当年秋天辞世，但满腔怒火死后更炽，终于变成了统率三百多恶鬼的大魔王。见人幸福，便转而为祸；见天下大治，便煽动战乱。如今唯有平清盛那厮，福泽深厚，满门荣华，高官厚禄，大权独揽。只因有长子重盛辅佐，忠义仁德不失，故而灭亡之期暂时未至。但你等着瞧吧，平家的气运也不会长久了。还有雅仁，让朕吃尽苦头，也终将受到报应。”崇德上皇咬牙切齿，面容狰狞。西行道：“陛下深陷魔途，恶业深重，与佛土已相隔数亿万里，贫僧不便再言。”于是相对无言，默然静坐。

便在此时，峰谷摇震，狂风突起，漫天飞沙走石，林木为之欲摧。只见一团鬼火由崇德上皇膝下燃起，将山谷照得亮如白昼。火光中，崇德上皇神色骤变，颜面赤红好似朱砂染过一般，头发蓬乱披散到膝头；白眼吊起，口喷热气，其状极为痛苦。继而御衣由柿色变为焦黑，手脚生出有如兽爪的指甲，俨然一副

大魔王的可怕形象，令人恐惧。他向空中呼唤道："相模！相模！"一只像鸢的怪鸟"啊"一声飞来，从天而降，伏在上皇面前听命。上皇问怪鸟道："为何不取了重盛性命，使雅仁和清盛受苦？"怪鸟答道："后白河上皇洪福未尽。重盛乃忠义之人，难以接近；须等干支再过一轮[21]，重盛寿命方尽。重盛一死，则平家满门气数都将随之而终。"

崇德上皇拍手称快，道："朕之仇敌都将葬身于眼前这海底。"其声厉厉，在山谷间回荡，凄怆之感非言语所能形容。西行眼见他堕落魔道，不禁唏嘘落泪。于是高吟短歌一首，希冀能劝导上皇皈依佛法。歌曰：

君昔高卧白玉床，

今朝长眠奈若何？

歌中之意，是说帝王与平民在死后并无分别。

西行慨然高歌，崇德上皇听了，心有所感，面色稍霁，鬼火也逐渐消失。最后他身形一晃，如烟消雾散般销声匿迹，那怪鸟也飞得杳然无踪。上弦月隐没峰后，林中暗黑无光，恍若梦境。

少顷东方渐白，晨鸟啼唱。西行将《金刚经》一卷供奉陵前，然后下山回庵。他静心回思昨夜所见，自平治之乱开始，种种生死事迹、年月日期都与上皇所说分毫不差。西行深知非同小可，将此事藏于心底，绝口不向任何人提及。

岁月如梭，又经过十三年[22]，治承三年秋，平重盛病逝，入道相国[23]平清盛，因怨恨后白河法皇[24]，将其幽禁于鸟羽离宫，后又移囚福原的简陋茅宫中。当其时，源赖朝自关东举兵，木曾义仲横扫雪国北陆。平家全族逃往西海，流亡到赞岐海滨的志户、八岛时，平家武士大多葬身鱼腹。最后被赶到赤间关、坛之浦，幼

主安德天皇投海，残余平家众将也悉数覆亡。这一切都与崇德上皇所言不差毫厘，实在令人可惧可怕又感不可思议。

后来，崇德御陵被重新修建，镶金嵌玉，飞檐绘彩、栋梁雕花，上皇威严备受敬仰。各地前来登山谒陵者，无不顶礼膜拜，献上币帛，尊崇德上皇为神灵。

⑴白峰：崇德上皇的陵寝所在地，位于今香川县坂出市。

⑵西行法师（1118～1190）：日本平安末期、镰仓初期著名歌僧。俗名佐藤义清，二十三岁时出家，法号圆位，一生共创作了两千多首和歌。

⑶逢坂关：京都与近江国（滋贺县）交界的关隘，出了关就是东国。

⑷歌枕：和歌的一种修辞方式，多用于被咏诵的名胜古迹。

⑸仁安，六条天皇与高仓天皇的年号；仁安三年，即公元1168年。

⑹天皇退位后号为“上皇”。崇德上皇（1119～1164）本是日本第75代天皇，五岁登基，二十三岁时受鸟羽上皇逼迫而退位。

⑺引自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”这里比喻居处高不可攀。

⑻“保元”是日本第77代后白河天皇的年号。公元1155年，近卫天皇去世，崇德上皇希望自己复位，或由儿子重仁亲王继承皇位。但鸟羽法皇把自己的儿子雅仁亲王扶上了皇位，是为后白河天皇。保元元年（1156），鸟羽法皇病死，崇德上皇联合左大臣藤原赖长发动政变，后白河天皇与关白藤原忠通、平清盛等策划反击，双方爆发了争位之战，即著名的“保元之乱”。最终崇德

上皇战败，在仁和寺被擒，流放赞岐。

⑼美福门院：鸟羽天皇的皇后，体仁（近卫天皇）的生母。

⑽震旦：中国的古称。

⑾应神天皇：日本第15代天皇，在位时间为270年至310年。

⑿王仁：百济人，应神天皇时船来日本，献《论语》十卷、《千字文》一卷。儒教与汉字借此传入日本。

⒀天照大神：日本神话中最高位的太阳女神，被奉为日本皇室的祖先，尊为神道教的主神。

⒁此奇事中国明朝《五杂俎》卷四亦有记载：倭奴亦重儒书，信佛法，凡中国经书，皆以重价购之，独无《孟子》，云:“有携其书往者，舟辄覆溺。”

⒂《五部大乘经》：华严经、大集经、大品般若经、法华经、涅槃经。

⒃据《保元物语》载，崇德上皇的血书咒文写道：“三悪道に抛籠、其力を以、日本国の大魔縁となり、皇を取って民となし、民を皇となさん。”意为：“投身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三恶道，以五部大乘经之力，成日本大魔王，令天皇成贱民，贱民成天皇。”此咒后来应验，平家、源氏、足利、丰臣、德川等武士政权长期凌驾皇室之上，皇室沦为傀儡近七百年。

⒄平治元年(1159)，在“保元之乱”中立功的源氏首领源义朝，因未受重用，与平清盛结怨。十二月四日，源义朝乘平家离开京城参拜神社的机会，联合藤原信赖拘禁了上皇和天皇，史称“平治之乱”。在外的平清盛闻讯，立即集结重兵，于翌年正月大败义朝军，诛杀了藤原信赖，并将义朝一族屠戮殆尽。源义朝嫡系一支，仅年方13岁的长子源赖朝免于一死。经此一役，平家势力全面上升，专揽朝政，炙手可热。

⒅源为朝：源为义第八子，源义朝的弟弟。据说是日本第一个切腹自杀的武士。

⒆“应保”是日本年号，时在1161年9月至1163年3月。这一时期的天皇是

二条天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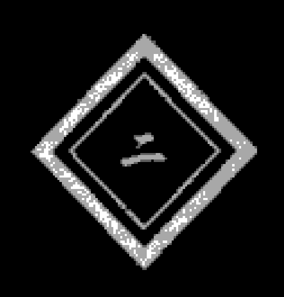
⒇“长宽”是二条天皇改元后的年号，时在1163年3月至1165年6月。

(21)干支一轮：干支纪年中，天干十年一轮，地支十二年一轮。西行与崇德上皇的这番谈话，是在仁安三年（1168），后平重盛果然于治承三年（1179）病死，正好一轮十二年。

(22)此处原著有误，应为十二年。

(23)官阶在三位以上的官员出家，尊称为“入道”。

(24)出家为僧的上皇，称为“太上法皇”，简称“法皇”。





菊花之约



话音刚落，左门立即拔刀砍死丹治，夺门而去。当家臣们闻声赶来时，左门已逃遁无踪。

庭院莫栽垂杨柳，结交莫结轻薄儿。杨柳不耐秋风吹，轻薄易结还易离。杨柳逢春发新绿，轻薄永无再访时。

话说播磨国加古驿有个叫丈部左门的书生，安贫乐道，平日里除了与书为友，对一应金钱俗务概不理睬。左门之母贤似孟母，每日纺纱织丝，以此助儿读书修学。左门的妹妹许配给同乡佐用为妻。佐用家境优渥，因敬慕左门母子贤良高洁，故而聘娶其妹。两家结为姻亲后，佐用时常以各种理由，接济左门一些财物。但左门自思："吾乃堂堂男儿，岂能以口腹累及他人！"所以每次都婉言谢绝了。

某日，左门造访同乡挚友，二人说古论今，谈兴正浓之际，忽闻隔壁传来痛苦呻吟声，左门遂向主人家询问。主人答说："邻房那人似从西国而来，自称在数日前与同伴失散，请求在此借宿。我观其相貌举止，颇有武士风度，便安顿他住下。谁知他当天夜里突发邪热，高烧不退，卧床不起已有三四天了。又不知他家乡何处，我正为如何措置而为难呢！"

左门听了这话，道："真是可怜之人。你为此忧愁难安，也在情理之中。那位客人行旅途中沾染疫病，委顿于异乡，更兼举目无亲，此刻一定分外焦虑，待我去看一看他。"

主人急忙阻拦道："听说瘟病最易传染，我从不敢让家人僮仆去那屋探视他，你也千万别靠近他，免得染上恶疾害了自己。"左门笑道："死生有命。世间多有愚昧之言，那病也未必

能传染给我。”说着推门入室，见那病人确如主人所言，绝非凡俗之辈。只是由于病重，面黄肌瘦，躺在一床旧被褥上，眼睁睁地望着左门，求道：“能给我一碗热水喝吗？”

左门近前安慰道：“壮士只管宽心，我一定想方设法医好你的病。”乃与主人商议，斟酌开方，为之购买药材。又亲自煎汤送药，煮粥喂食。如同对待手足兄弟般，须臾不离，尽心周到地服侍那武士。

武士深感左门情真意笃，感激涕零道：“在下只是一个流落异乡的过客，您竟如此无微不至地照料于我，就算死，我也要报答您的大恩大德！”左门忙安慰道：“切莫如此说。大凡瘟病皆有疫期，只需挨过疫期，病情便会好转。在此期间，我会每天都来照顾你的。”

由于左门的精心照料，武士病体渐愈，精神也爽利了许多。他向宿屋主人诚恳致谢，并对左门的善举万分感激。交谈中，两人互表身世，武士道：“在下乃出云国(2)松江乡人氏，姓赤穴，名宗右卫门。因粗通兵法，富田城主盐冶扫部介聘我为师，讲授兵书战略。不久前，又任命我为密使，前往近江佐佐木氏纲府中拜访，氏纲留我暂宿驿馆中。就在此时，富田城前城主尼子经久(3)勾结当地豪族山中一党，在除夕之夜出其不意突袭富田城，扫部介大人自杀。出云本是佐佐木氏纲的领地，盐冶大人是代理守护。我便向佐佐木进言，请他援助与尼子对立的三泽、三刀屋等豪族，尽速消灭尼子经久。哪知佐佐木却是色厉内荏、外强中干，不但不接受我的良言劝谏，反将我监禁于驿馆内。我心想近江绝非久留之地，于是设法逃了出来。不料在返回出云途中身染疫病，幸得先生救拔并尽心照拂，大恩没齿难忘，此生定竭力图报。”

左门道：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我绝无施恩望报之心，阁

下不必言谢。请在此再逗留一段时间，好好调养身体吧。”

承左门殷殷盛情，赤穴又将养了数日，病体已恢复得差不多了。

这期间，左门沉浸在遇到知己良朋的喜悦中，无论日夜都去拜访赤穴，两人倾盖如故，无所不谈。言及诸子百家时，赤穴妙论精当，有真知灼见，所解非常人所能及。特别对于兵法战策，更是抉微阐幽，洞明透彻。二人意气相投，莫逆于心，遂结拜为异姓兄弟。赤穴年长五岁，被左门拜为义兄。赤穴道：“我自小父母双亡，贤弟之母即为我母，我欲登堂拜见母亲大人，不知她老人家能否接受我的赤子孝心？”

左门听了大喜过望，道：“老母素以小弟孤单一人为虑，今日若将兄长一番肺腑之言转达老母，她一定会欢喜得增寿延年的。”言毕，立即带赤穴回到家中。

左门之母见了二人，开眉笑眼，喜道：“吾儿不才，所学难合时宜，已失仕途青云之机。今幸蒙阁下不弃，结为兄弟，望日后多多指教。”赤穴急忙恭敬施礼，道：“大丈夫信义为先，功名利禄何足道哉。今蒙高堂慈爱，贤弟又待我情真意挚，幸运如斯，夫复何求？”遂移居左门家中，欢洽数日。

昨日还盛开的尾上之樱，今朝已经凋谢。凉风习习从海上吹来，拍打着礁岸。不问亦可知晓，初夏到来了。

赤穴向左门母子道：“我从近江逃出来，本是为了回出云老家，未曾想在此延留诸多时日。请容许我回出云探望，不久便归。届时承欢膝下，专心事孝，以报大恩。”左门问道：“不知兄长几时回返？”赤穴答道：“时光易逝，最迟不过今秋。”左门道：“今秋何日，望兄长说个确切日子，以便迎候。”赤穴道：“那就约在九月初九重阳佳节吧。”左门道：“好，请兄长一定要如期归来。小弟当备下薄酒金菊，恭候兄长。”二人互道

珍重，依依惜别。赤穴大踏步向西而去。

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转眼枝头茱萸泛红，篱下野菊争艳，秋季已至。九月初九这天，左门起了个大早，先洒扫干净厅堂，在花瓶里插了两三枝黄白菊花。又倾囊沽来美酒、备下佳肴，等候义兄归来。

老母亲看着勤快的儿子，说道：“孩子，出云国远在百里之外的山阴道尽头，赤穴今日未必赶得回来。且待他归来后，再准备也不迟啊。”左门道：“不，兄长是个重信义的武士，必定不会爽约。如果等他回来再慌张准备，他会作何感想？我们岂不惭愧！”于是温酒烹鱼，在厨下忙着张罗起来。

当天秋高气爽、晴空万里，加古驿游人如织。有人道：“今日是某某贵人进京的日子，天气又好，往京城做买卖一定大有赚头。”又有一个年约五十左右的武士，向同样装束的二十出头的武士说道：“海面风平浪静，若是早上从明石乘船，前半晌就到牛窗港了。你年纪轻轻却如此胆怯，平白枉费了诸多盘缠。”年轻武士辩道：“这一带的海路旅人无不担惊受怕。上回同大人进京，取道小豆岛至室津港，途中风高浪急，吃尽了苦头。您请息怒，到了鱼桥，我请您吃碗荞麦面。”另有道旁的驮夫气冲冲地一边拍着驮鞍，一边喝道：“该死的马，睁眼快走。”催促着驮马去了。

眼看天已过午，赤穴依然影踪全无。到了日薄西山，行人们都匆匆地赶往旅店投宿，左门仍目不转睛地盯着道路，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义兄归来。

老母对左门说道：“人心不会像秋日的天空那般，说变就变；菊花鲜艳绽放的日子，也不单只有今天。若赤穴有心守约，纵然到了雨月（阴历十月）方归，也没什么可抱怨的。快回屋歇息，明日再等吧。”左门只好先佯装就寝，哄老母睡下，自己则

心存一线希望，又起身在门口徘徊。但见银汉灿烂，星辉满天；冷月悬于天际，空蒙的月色映得孤影倍显凄清。村庄已在睡梦中，突然传来阵阵农家的犬吠，划破了无言夜空。远处海边涛声拍岸，恍若近在足下。

月亮渐渐隐于山后，夜色愈发暗了。左门怅然若失，终于死心，正欲闭门入屋，忽见朦胧间有个人影轻飘飘地快速移近。他定神一看，来人正是赤穴宗右卫门。

左门惊喜交集，开怀道："小弟由清晨一直等到深宵，兄长终于如约归来，小弟备感欣慰。赶快进屋吧！"赤穴却不答话，只是颔首示意。左门先行几步，在前引导，将赤穴请至南面窗下坐定，道："因兄长归家颇晚，母亲久候不至，说是明日再等，先去睡了。小弟即刻去唤醒她。"赤穴仍然一言不发，只摇摇头，做了个制止的手势。左门道："兄长日夜兼程赶回，定然身心俱疲，腿脚酸痛了吧？且小酌一杯，再去歇息。"言毕烫酒上菜，殷勤相劝。赤穴以袖遮面，似乎厌闻荤腥气味。左门道："所陈水酒粗肴，虽寡淡乏味，却是小弟亲手制备，聊表寸心，还请兄长不要嫌弃。"

赤穴仍然静默不语，不住地长吁短叹。隔了半晌，终于语调沉重地说道："贤弟赤诚待我，为兄岂会嫌弃？实不相瞒，为兄已非阳世之人，而是阴间孤魂，此刻不过是暂借人形前来践约。贤弟万勿惊骇。"

左门大惊失色道："兄长缘何口出无稽之言？难道小弟身在梦中？"赤穴道："自与贤弟分别回到出云后，我发现那里的人，慑于尼子氏的威权，几乎都忘记了前主公盐冶扫部介的恩惠，只顾着千方百计地讨好篡位者尼子经久。而我的堂弟赤穴丹治,也已在富田城中做了尼子经久的家臣。当我去拜访他时，他

费尽唇舌，极力劝我投效尼子经久，并做了引荐。我表面上听从丹治的劝说，跟随经久身边，细察其言行为人。经久虽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且善于统驭兵将，但生性多疑、为人诡黠，不肯轻易信人，所以身边并无心腹家臣可用。我暗忖富田城非久留之地，便向经久言明与贤弟有菊花之约一事，想就此离去。经久听了，勃然大怒，命丹治将我软禁于宅内，直至今日。我忧心如焚，心想今日若不能如期赴约，贤弟将视我为何许人？左思右想，无计逃脱，最后想到古人有云：‘人不能行千里，而魂日行千里。’于是断然切腹自尽，今夜魂驾阴风，自出云来赴菊花之约，望贤弟体察愚兄之至诚守信。”言毕泪如雨下。又道：“你我阴阳相隔，就此永别了。望贤弟好好侍奉母亲大人。”说完飘然起身，一晃即消失不见。左门慌忙上前想拉住赤穴，迎面一阵阴风遮目，不辨方向。他跌倒在地，失声痛哭。

老母被哭声惊醒，来到左门屋中，见地上杯盘狼藉，儿子躺倒其间。她连忙扶起左门，询问为何如此？左门只是呜咽不答。老母道：“你是在抱怨赤穴失约未至吗？说不定他明天就会回来，可以让他解释原因啊！你年纪已然不小，怎么还这么幼稚愚鲁呢！”左门啜泣半晌，方道：“兄长今晚特地来赴菊花之约，孩儿以酒菜相迎，不料他一再推让，最后才道出实情。原来他因故不能履约，竟自绝性命，魂魄飞越百里，前来相会。一诉说完原因便不知去向。孩儿由此悲声哀恸，惊扰了母亲大人，请您原谅。”说着又泪如迸泉。老母不信道：“谚云：‘囚人梦赦罪，渴人梦饮浆。’我儿想必是日有所思、夜有所梦？还是静下心好好休息吧。”左门摇头道：“确确实实，兄长曾经来过。孩儿所言绝非梦话。”老母见他哀哀欲绝，始信此事当真。母子二人抱头痛哭，直至天光破晓。

翌日，左门向老母告别，道：“孩儿自幼饱读诗书，尝闻‘于国不能尽忠，于家不能尽孝，徒生于天地间耳。’兄长赤穴为信义而舍身，孩儿欲往出云收埋骸骨，以全信义。请母亲大人保重身体，孩儿暂且告辞了。”

老母道：“吾儿此去，定要早日归来，免得我心中挂念。老身年事已高，你若耽搁太久，怕今日别离将成永诀。”左门道：“生如浮沫，死生之事，旦夕难保。孩儿一定尽早归家。”遂洒泪拜别。先到佐用家，托请照料老母。随后迈步向出云而去。

一路上饥不择食、寒不思衣。夜宿店舍，虽梦中亦哭。行了十日，来到富田大城。

他先找到赤穴丹治的宅邸，通名求见。丹治迎左门入宅，疑惑道：“并无鸿雁传书，阁下怎知宗右卫门亡故？真是奇哉怪也。”

左门道：“武士之道，贵在不屑荣华富贵，只重信用义气。吾之义兄宗右卫门，重信守诺，化作游魂百里相告。此情此义，我定要报答于他。所以我日以继夜赶来富田，欲以往日所学，请教阁下：昔时，魏相公叔座患病，魏惠王亲往问病，曰：‘公叔病有如不可讳，将奈社稷何？’公叔曰：‘座之中庶子公孙鞅，年虽少，有奇才，愿王举国而听之。’王嘿然。王且去，座屏人言曰：‘王既不听用鞅，必杀之，无令出境。’王许诺而去。公叔座召鞅谢曰：‘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，我言若（汝），王色不许我。我方先君后臣，因谓王既弗用鞅，当杀之。王许我。汝可疾去矣，且见禽（擒）。’[4]今以此事，与阁下软禁宗右卫门一事相较，你认为谁对谁错？”

丹治羞愧低首，默然无言。左门移膝近前，又道：“吾兄宗右卫门不忘盐冶旧恩而拒事经久，义士也；你却背弃旧主，投靠新贵，不义也！兄长为了菊花之约，舍命赴会，信人也；而你献

媚尼子，非难亲友，致兄长横死，无信也！尼子虽强留兄长，你也该念及往昔友情，效仿公叔座私放商鞅之谊，放兄长离去。你却贪恋私利，毫无武士风范，倒颇有尼子的家风，兄长自然不肯留于此地。今日我为信义而来，尔将因无信无义遗臭万年！”话音刚落，左门立即拔刀砍死丹治，夺门而去。当家臣们闻声赶来时，左门已逃遁无踪。

尼子经久得知此事后，感念赤穴与左门两兄弟情深义重，命令不得追捕左门。呜呼！轻薄之徒不可结交，诚然如是。

---

(1)本篇改编自中国明朝冯梦龙作品《喻世明言·卷十六·范巨卿鸡黍死生交》。

(2)出云，位于本州岛北部，属岛根县，是出云神话的发祥地。传说须佐之男命在出云立国，建造了一座雄伟的宫殿，宫殿破土动工之时，有八朵祥云自地上升腾而起。

(3)尼子经久（1458～1541），战国时代著名武将、大名。1486年元旦之夜，年仅28岁的尼子经久，联络以歌舞艺能为职业的贺麻党，借由到富田城中表演千秋万岁舞为掩护，突袭富田城，迫使城主盐冶扫部介自杀。此后尼子经久以富田城为基地，发展成为拥有十一国的强势大名，被后人誉为“战国白手起家之先驱”！

(4)原文引自《史记·卷六十八·商君列传第八》



夜宿荒宅

—夜宿荒宅—



老翁说着连声唏嘘，泪下如雨。胜四郎更是泣不成声，遂吟咏一首质朴短歌，以抒发心中凄楚哀痛。歌云：

古人痴恋手儿奈，吾心思慕贞烈妻。

下总国葛饰郡真间乡，有个后生名唤胜四郎，祖祖辈辈都居于此。由于祖上勤勉操持，挣下不少田产，家境可算殷实。然而家业传到胜四郎手上时，却因他放浪成性、不务正业，致使家道中落，日见凋敝。久而久之，亲戚们也与他疏远了。胜四郎颇有悔意，寻思着找个路子，重振家业。

恰巧有个叫雀部曾次的商人，专司收购贩卖足利染色丝绸的营生，每年都会从京都来真间乡，探访他住在此地的一位远亲。胜四郎和他早已熟识。某日，胜四郎恳求雀部带自己一起去京里经商。雀部当即应允，并约定了出发的日子。胜四郎知他诚实可靠，满心欢喜，遂将家中剩余田产尽数变卖，以此做本钱，购入大批丝绢，准备克日赴京。

胜四郎之妻宫木，贤良淑德、貌美性聪，听说夫君要进京经商，心中深感不妥，再三婉言劝阻。无奈胜四郎素来任性，自以为是，岂肯听从妻子劝说。宫木虽对夫君离去后的日子大为忧虑，但仍然勉强振作，为四郎打点好行囊。临别前夜，宫木柔肠百转，依依不舍，向四郎凄婉道："夫君走后，我便孤单一人无依无靠，就像荒野迷途一般，惊惶失措，无所适从。望夫君朝夕勿忘，早日返家。虽然世事无常、未来难料，但只要一息尚存，我们定能再度聚首。望夫君垂怜，莫弃糟糠。"胜四郎安慰妻子道："身在异乡，如乘浮木飘零，焉能久留？待到来年暮秋，风卷葛叶之时，我便回来了。你安心在家等待便是。"过得几个时

辰，晨鸡报晓，胜四郎别过妻子，出门向京都而去。

时值享德[2]四年夏，镰仓御所[3]足利成氏与管领[4]上杉氏交恶，双方兵戎相见，成氏官邸毁于兵焚，成氏逃往下总国暂避。关东因而大乱，群魔乱舞，兵连祸结，无一处安宁。年迈者遁迹深山，少壮者掳为军兵。今日风闻“某处遭焚”，明日又言“敌军将至”，老弱妇孺东逃西窜，哀声遍野。胜四郎之妻宫木本想出逃他乡，又念及夫君临别前有交代“待到深秋便回”，只好困守家中，苦苦支撑，惶恐不安地捱着日子。终于深秋到来，丈夫却依然杳无音讯。宫木自伤自怜，幽怨夫君薄情，感慨人心多变，遂作歌一首云：

心悲度日苦，

谁传鸿雁书？

逢坂报夕鸟，

告郎秋已深。

歌中尽显凄凉悲伤之意，可惜两地相隔遥远，无法将此歌传给身在京都的胜四郎。

时局纷扰，人心渐坏。屡有路过门前的轻薄之徒，见宫木美貌，肆行挑逗勾引。宫木严守妇德三贞，冷面坚拒。后来索性紧闭家门，不见外人。她辞退了唯一的婢女，慢慢地又花光了微薄的积蓄，苦苦熬过残年，等到了新一年的年初，战乱却依然频仍，仿佛永无太平之日。在上年秋，美浓国郡上领主东下野守常缘，奉幕府足利将军之命，东征下总。他联合同族的千叶实胤，共伐成氏，成氏一方布阵死守。双方战况胶着，不知何日方能平息。战焰高炽，贼寇蜂起结寨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关东八州生灵涂炭，几成人间地狱。

再说胜四郎随雀部进京，适逢京都奢华之风盛行，所贩丝绢尽数顺利售出，盈利甚丰。然而就在他准备踏上归途时，听说

上杉军大败御所军，正乘胜在下总国追歼成氏溃兵，故乡葛饰郡一带成为屠场，恶战方酣。兵荒马乱之际，谣诼纷纭，就连眼前诸事都难辨真假，更何况远隔八重的故乡。胜四郎心中忐忑，遂于八月初匆匆忙忙离京返乡。哪知途经木曾真坂时，不幸撞上了落草的强人，所携财物被劫掠一空。又听人说，一路向东的路上，新设关卡多处，断绝了旅人东行的去路。胜四郎心想，此际书信难通，家园可能已毁于战火，保不准连妻子也可能不在人世了。若果真如此，故园即为鬼域，倒不如回京再作打算。于是折回京都。岂料行至近江国时，身染热病，浑身燥热难当。他勉力支撑，投奔近江国武佐乡的一个富人。那富人名叫儿玉嘉兵卫，是雀部的岳父。胜四郎道明来意，嘉兵卫慨然答允让他在自己家养病，并为之延医问药，精心照顾。不久胜四郎病体渐愈，对嘉兵卫感恩戴德，再三致谢。他身子尚虚，行动不便，只得留在儿玉家调养。这一住就是数月，不觉已是新的一年。在此期间，四郎因生性豪爽，在武佐乡结交了不少新朋友。儿玉及乡人们喜其诚朴，与他相交甚笃。其后四郎就往返于京都雀部和近江儿玉之间，寄人篱下。光阴似箭，恍如梦境，一晃眼七易寒暑。

宽正二年[5]，畿内地区河内国的畠山氏爆发兄弟相争，战乱波及京都。入春以来又瘟疫肆虐，街头巷尾到处可见僵卧倒毙的尸体。由是人心惶惶，尽皆哀叹末日将临。胜四郎思忖再三：“吾今落魄潦倒，沦落他乡，又无所作为，长期受人恩惠也非久远之计。发妻音信全无，自己在这萱草丛生之地虚度光阴，一切都因为自己无信无义之故。想来即使妻子已赴黄泉，也该寻到她的骸骨，替她安个坟，以慰在天之灵才对。”他将心中所想遍告诸友，遂于五月霁雨放晴的某日，道别友人，经十天路程，回到了家乡。

蔽日暮影，乌云低垂，四野黯淡无光。胜四郎心道，我自幼生长于此，即便天色昏暗，也决计不会迷路。于是径自踏着夏草萋萋的荒野小路，向前行去。一路上，往昔雄跨河滩的著名渡桥，如今已荒废塌落；马蹄之声寂然无闻，田地荒芜杂草丛生；旧路难以辨识，旧邻尽皆不见。偶尔可见散落的寥寥几户屋舍，看似有人居住，却也面目全非了。

胜四郎怃然伫立，茫然不知故居何在。正迷惘间，借着云间的微弱星光，见大约二十步开外，有棵被雷劈过的松树，正是自家宅门的标志。胜四郎大喜，立即大步走上前去，发现屋舍旧貌不改，与自己离去时无多大分别。门缝中透出依稀灯火，似乎尚有人住。“是谁？是他人还是宫木住在里面呢？难道我妻侥幸尚存？”胜四郎心中怦怦乱跳，靠近门前轻轻咳了一声。屋里立刻应道：“谁呀？”话音虽苍老，却千真万确是宫木的声音。胜四郎的心跳得愈发厉害，怀疑自己是置身梦中，赶忙答道：“是我啊！是胜四郎回来了。真没想到你孤身一人还能住在这荒废破败之地，太出人意料了。”宫木听到是夫君的声音，立即拉开屋门。胜四郎见她蓬头垢面，眼窝深陷，头发乱糟糟地散披在背后，仿佛变了一个人。她默默地望着夫君，涕下沾襟，呜咽不语。

胜四郎心头难过，也默然无言，过了好一阵才道：“若知你尚存人世，我绝不会在外耽搁这么多年。那一年在京都听说镰仓兵变，御所战败，退到下总，管领率军追击甚急。次日我就告别雀部，于八月初离京东归。孰料走到木曾路时，遭山贼拦路，衣裳财物尽被洗劫，单只保得一条性命。后来又听道路传闻，东海道、东山道新设关卡多处，难以通行。京里又派了节度使与上杉合兵，攻打下总。据说故乡一带兵灾火劫，都是乱军。我想你即使不死于战

火，也极有可能投海自尽了。因此断了回乡的念头，折返京都，寄人篱下，苦捱了七年光阴。近来思乡情切，默想就算与你永无晤面之期，但回乡凭吊下亡魂，也可略有慰藉，于是就动身回返家园。万没料到你竟然还活着，当真恍若巫山之云、汉宫之幻，令我仿佛置身梦境。”四郎滔滔不绝，将别来遭遇一一倾诉。

宫木拭泪道：“自那年别离之后，尚未至深秋约归之期，便已战乱四起。乡里人或入海、或进山，尽皆弃家奔逃。偶有留住村里的，居心险恶，见我孤身，屡以花言巧语挑逗，欲行狎亵之事。我艰忍苦守，宁为玉碎、不为瓦全，几次险中得脱，保全了贞洁。秋去冬来，腊尽春至，你却依然杳无音信。我几次想进京找你，可是沿途关卡阻拦，须眉男子都无法通行，更何况我这区区女流？无奈之下，唯有眼望屋前松树，与狐狸、猫头鹰为伴，苟活至今。今夜幸得重逢，苦尽甘来，离恨俱消，真是令人开怀。诚如古歌所云：‘相思未遇身先殁，此恨绵绵君不知。’”言罢，涕泗交颐。胜四郎柔声安慰道：“良宵苦短，咱们先歇息吧！”夫妻二人乃同榻共枕，相拥而眠。

冷风吹打着残破的窗纸，飒飒作响。夜间虽然寒气迫人，但胜四郎长途跋涉，倦乏已极，酣睡入梦，全然不觉寒冷。一觉睡到五更将明，胜四郎朦胧中微有凉意，伸手扯被，触手处不知何物，竟发出沙沙的响声，登时清醒过来。只觉得脸颊上一片冰凉，起先以为是屋顶漏雨，抬头细看，却原来屋顶已被大风掀去，一轮残月斜挂于微明的天空；屋门也已不翼而飞，从朽烂坍塌的地板缝里，长出高高的野草。草上滴落的露珠，润湿了胜四郎的衣袖。墙壁上爬满了藤蔓，庭院则为杂草所埋没。虽未入秋，但屋宅荒凉颓败之景，形同废墟。昨夜身畔共枕的妻子，此刻也踪影全无。

胜四郎神志恍惚，疑心有狐魅作祟。眼前的荒宅，明明是自家故地。宽敞的里屋和屋后的谷仓，全系自己一手规建，昨夜还历历在目，怎么忽然就破败不堪了？胜四郎呆立当场，茫然不知所措。他反复思忖，终于慢慢醒悟过来：妻子极有可能早已辞世，这座荒宅成了狐精鬼怪盘踞之地。昨夜或许是狐精变做妻子相貌，又或者是妻子的亡魂思夫心切，由阴间暂时还魂叙旧。一切都跟自己在异乡时所料一样，妻子已亡故了。想到此处，胜四郎欲哭无泪，唏嘘万分。

家破妻亡的胜四郎，独自在荒宅里踱步四顾，忽然瞧见旧日卧室内的地板已被揭开，就地堆起一座坟丘。坟丘上安置了挡板，用来遮蔽雨水。昨宵的亡灵就是从这里面钻出来的吗？胜四郎又惧又慰。但见坟前盛水的器皿中，插着一块削为塔形的木牌，上边贴着一张褪色的那须野纸[6]，字迹虽剥落难识，仔细辨认，却可以肯定是宫木所书。上面既无戒名[7]，亦无身故年月，只有一首短歌表达了妻子弥留之际的哀哀情痛：

无望苦相盼，归来未有期；

一日盼一日，盼到绝命时。

胜四郎至此终于确信妻子已不在人世，他伏地号啕，心碎欲绝。可怜妻子究竟死于哪年哪月都无从知晓，实在令人遗憾。转念又想，或许村中会有人知情，于是含悲止泪，出门探问。此时朝阳东升，已是白昼。

他先寻到最近的邻家，主人却非旧识，反问胜四郎道："你是何人？打哪里来？"胜四郎深施一礼，答道："我乃隔壁屋主，七年前赴京经商，昨夜方归。见屋倒蒿生，妻子亡故，唯余坟茔一座。可惜坟上并未标明亡殁年月，使我更添伤感。尊下如

若知晓，万望见告。”

邻居道：“你的遭遇听来确实可怜，但我搬到这儿仅仅一年，来时隔邻已是空屋，恐怕尊夫人此前即已过世。所以我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。村里人在战祸初起时就几乎逃光了，眼下居于此地者，大多由外乡迁来。只有一位老翁是本地土人，久住未迁，还时常到那荒宅去，祭奠亡者。想来他也许知道令夫人亡故的确切日期。”胜四郎忙问道：“那位老翁现居何处？”主人答道：“离这儿大约百步远的海边，有一块麻田，老翁就住在田头的茅屋里。”

胜四郎立即飞步向麻田跑去。果然见到一位七旬老翁，佝偻着坐在院中灶台前的蒲团上饮茶。老翁一见胜四郎，就厉声责备道：“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呀？”胜四郎定睛细看，认得老翁是自己的旧相识，名叫漆间。

胜四郎上前作揖问安，尔后从头至尾，将自己赴京经商，迫不得已滞留异乡，以及昨夜所遇奇事详述一遍。说到伤心处，泪流满面。最后他向老翁再三致谢，感激他为亡妻修坟祭吊之恩。

老翁道：“自你那年走后，刚到夏天，便干戈骤起。村里人四出逃亡，后生都被抓去当兵，良田荒芜，尽成狐兔栖身之所。汝妻宫木坚贞刚烈，不忘夫君秋归之诺，不肯弃家而去。老朽也因腿脚不便，无法远行，只好躲在家中。没过多久，这一带就成了鬼魅妖精出没之地。宫木年纪轻轻，竟能大胆留守，老朽阅世数十年，也罕闻罕见。就这样秋尽春来，次年八月初十，宫木苦候无望，终于一瞑不视。我心中悲恸，亲手将她尸身收殓，筑坟安葬，并将她临终所写短歌贴于木牌上，权充墓志。又设盛水洁器，依时祭扫，略表寸心。老朽不通文墨，未能书下她过世日期；又因寺院离此甚远，戒名无从求取，如今算来也有五年了。适才听你所言，定是烈

妇亡魂归来，向你倾诉幽怨离愁。咱们应该立刻去她坟前，衷心祭悼才是。”说完拄杖先行，与胜四郎来到宫木坟茔前，跪地痛哭。他们彻夜诵经，祈祷冥福，直至天明。

当晚夜不能寐，老翁对胜四郎道：“在老朽的高祖父都还没出生的遥远年代里，咱们乡有位名叫真间手儿奈的少女，貌美家贫，虽然每日里麻衣陋服，青丝无暇理、素足无鞋穿，却面如满月、笑靥如花，远胜过京里那些绫罗满身的大家闺秀。乡里的后生自不必说，就连京中武士、邻国贵人都心怀恋慕，屡屡向她求亲。手儿奈一身受无数人羡爱，许此彼不可，许彼此又非，不胜苦恼。她深恐伤了众多男子的心，便投海自尽，一死以谢有情人。(8)这个故事忧伤悱恻，被吟成和歌传唱至今。老朽年幼时，就听母亲讲过。彼时虽懵懂无知，却也被手儿奈的纯情深深感动。如今宫木之悲情哀婉，相较手儿奈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”老翁说着连声唏嘘，泪下如雨。胜四郎更是泣不成声，遂吟咏一首质朴短歌，以抒发心中凄楚哀痛。歌云：

古人痴恋手儿奈，吾心思慕贞烈妻。

此歌虽不能表达胜四郎思妻情感之万一，但情真意切，较那用词雅致的诗歌更能打动人心。因此在往来于下总国的商人中流布甚广，迄今尚在传诵。

---

(1)本篇改编自中国明代文言短篇小说集《剪灯新话·卷三·爱卿传》。

⑵享德，日本年号之一，时在1452年到1455年。这一时期的天皇是第102代后花园天皇。

⑶镰仓御所：又称镰仓公方、镰仓殿、关东将军。室町幕府在镰仓方面设有“关东御所”，由镰仓御所负责统领。

⑷镰仓御所下设“关东管领”一职，负责主理关东政务。

⑸宽正，日本年号之一，时在1460年到1467年。宽正二年即公元1461年。

⑹那须野纸是枥木县那须野所产的和纸，用来贴在木牌上作坟标。

⑺戒名，又称法名。旧时日本人死后，都要取一个戒名刻在墓碑上。能否得到堂皇出色的戒名，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。

⑻该故事《万叶集》中有载，略云：“葛饰真间女，艳名传四方……迎面婷婷立，众多凤求凰……人生有几何？绝尘一命亡。”



夢應之鯉

—梦应之鲤[1]—



“不一会儿，一个厨子把我扔到一块砧板上，用左手摁着我的双眼，右手举刀便斩。我难受极了，大声惊叫，对着他喊道：‘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地杀我呢？我是一个佛家弟子呀！救命！救命啊！’但那厨子毫不理会，依然挥刀斩落。”

延长年间[2]，古刹三井寺内住着一位高僧兴义法师。兴义是位丹青妙手，声名遐迩。但他平素却不绘神佛、山水、鸟兽等画，而是于寺务闲暇时，泛舟琵琶湖[3]上，施钱予撒网垂钓的渔夫，从他们手里购得捕获的活鱼，再放归湖中，而后细细观察群鱼戏跃游荡之态，揣摩描摹。年深日久，兴义法师的鱼画，栩栩传神，渐臻于化境。

某日，兴义正凝神构思，不觉间倦意上涌，酣然入梦。他梦见自己化身为鲤鱼，与鱼儿一起在水中嬉戏悠游，十分快活。醒来后，梦中景象仍然历历在目，他立刻挥毫泼墨，将梦里所见画了下来。这幅画，被他挂在自己禅房的墙壁上，题名为“梦应之鲤”。

此事传开后，慕其所绘神妙而前来索画者络绎不绝。但兴义只赠些花鸟山水画给他们，至于鲤鱼图，无论出多高的价钱，都坚不予人。他常戏言道：“鱼画亦有生命，岂可卖给那些杀生食鱼的俗子！”他的《梦应之鲤》和这句笑谈，受到了世人的高度赞赏。

有一年，兴义忽生大病，堪堪过了七天，竟闭目气绝，看上去仿佛死了一般。弟子、友人闻讯赶来，无不悲伤嗟叹。然而一名弟子抚其胸部，却发觉尚有余温。大家便抱着一线希望，围在法师的“尸体”旁加意守护。

三日后，兴义手足渐动，倏尔长吁一声，睁开双眼，醒转过来。他翻身坐起，问道：“我失去知觉有多久了？”众弟子答道：“师父不省人事已逾三日。阖寺僧侣以及您的生平好友，本

打算为您料理后事，却发觉师父佛体并未完全冰冷，故决定暂缓入葬，每日在此守候。如今您果然起死回生，我们都欢喜得很。”兴义点点头，道：“汝等速遣一人，往施主平之助府上，通告老衲苏醒一事。平之助此刻定然在大张宴席，饮酒脍鱼。可请他暂罢酒宴，立刻到寺里来，我有一件令人称奇的异事，要讲给他听。到他家后，留心细察席间情形，当知一切如我所言。”

传话之人心中疑惑，随即动身，依命赶到平之助家里。果然见到平之助和他的弟弟十郎，还有一个门客扫守，正围坐宴饮，情形与法师所言完全一致。传话之人大为讶异，连忙将兴义法师的话转述给平之助三人。三人闻言，也觉蹊跷，立即放下杯箸，赶到了寺里。

兴义法师扶枕坐起，迎接他们。平之助对兴义死而复生致以贺意，兴义开口问道：“施主，你今日有否向渔夫文四买过鲜鱼？”平之助惊道：“有。大师怎会知晓？”兴义道：“那渔夫文四将一条长约三尺的鲤鱼装入鱼篓，送到府上。你跟令弟十郎正在南面屋中下棋，扫守在旁边一边吃着桃子，一边观战。当时扫守见渔夫提来大鱼，十分高兴，便从高脚漆盘里挑了几个桃子送给渔夫，还请他喝了三杯酒。然后，叫来个厨子，吩咐他把鱼拿去切成薄片……所有的这一切，老衲没说错吧？”平之助等人瞠目结舌，惊疑万分，深感不可思议，不住地询问个中原委。兴义道：“好吧，该讲讲我的故事了。”接着说出如下这番话：

“我此次卧病，苦痛不堪，并不知己身已然断气。只感到浑身闷热难耐，想要出去走走，找个清凉所在透透气。于是拄着拐杖踱出寺门，顿觉眼前豁然开朗，病痛全消，好似笼鸟重返云天，精神为之一振。我心情愉悦，也不问山野村庄，信步行去，不觉来到琵

琶湖边。周览方圆，但见湖水清澈澄碧、潋滟潋滟，禁不住想下水一游，乃除衣解带，跳入湖中。我自小就是个旱鸭子，此刻却如鱼得水，游得甚是欢畅，如今回想，真是难以置信。

“然而人泅水中，终究不似鱼儿那般自在。一霎时间，我突然羡慕起鱼儿来。便在此时，一条非常大的鱼游到我面前，说道：‘大师心愿，实现起来轻而易举，请在此稍候。’说完，大鱼转身潜入湖底，杳然无踪。过得片时，那条鱼又从湖底游回来，背上负着一个身穿华服、头戴冕冠的人，在无数鱼鳖水族的前呼后拥下，向我说道：‘河伯有诏，念在兴义僧平素放生，颇积功德，特赐金鲤衣一套。身穿此衣，即可暂时化为鲤鱼，享受水中诸般乐趣。但你须时刻小心谨慎，切勿贪食香饵，以免遭钓丧命。’说罢，那人又坐着大鱼，游得无影无踪。

“我低头看看自己，全身都被包裹在金鲤衣中，鳞片有如黄金般熠熠闪耀，原来我已经变成了一条金鲤。从此以后，我想去哪儿，就摇尾鼓鳍游去哪儿，真是逍遥极了。

“我游啊游，乘着长等山[4]的风涛，游至滋贺大湾，被水边沾湿衣襟的行人惊扰，慌忙回身，潜入湖水深处。白天，比良山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，分外旖旎；夜晚，坚田的渔火照射前方，如梦如幻。月色清莹，清辉照着镜山的山峦；水湾内港汊密布，冲津岛、竹生岛，以及映在波光中的神社红墙，都使我称羡赞叹。有些时候，我在水面打盹，伊吹山山风吹拂，旦妻的渡船驶出港湾，划桨声将我从芦苇间吵醒。矢桥摆渡者橹棹击水，令我险险避让；濑田川守桥人急步追逐，使我忙忙闪躲。丽日晴天时，我游上水面；而风雨如晦时，我便一直向下，潜入千尺之下的湖底。

“如此随心所欲地畅游数日后，我腹中已十分饥饿，四处觅

食，苦无所获。恰在此时，渔夫文四垂下钓钩，钩上挂着香喷喷的鱼饵，我闻到后垂涎不已，但想到河伯的警告，又谨记自己是佛门弟子，岂能吃那荤腥的鱼饵？便悻悻地游开了。

“但过了半晌，肚中饥饿愈甚，我转念又想：‘倏忽食饵，未必被捕；即令为文四所获，我俩是老朋友，他也不会伤害于我。’如此一想，警惕全失，实在抵御不住诱惑，索性再度游回钓钩下，一口气将鱼饵吞进了嘴里。

“顷刻间，文四迅速提杆，将我牢牢抓住。我朝着他疾呼：‘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’但文四置若罔闻，用草绳穿过我的鳃帮，在芦苇丛中系好船，把我抛在鱼篓里，送到了尊府。

“鱼篓掀开后，我看到你跟十郎正在南面屋中下棋，扫守边吃桃子边观战。见文四送来一条大鲤鱼，你们相当高兴。我那时高声大喊：‘各位，不认得我了吗？我是兴义法师！赶快放开我，送我回寺里去。’但你们似乎全未听见，只顾着拍手叫好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厨子把我扔到一块砧板上，用左手摁着我的双眼，右手举刀便斩。我难受极了，大声惊叫，对着他喊道：‘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地杀我呢？我是一个佛家弟子呀！救命！救命啊！’但那厨子毫不理会，依然挥刀斩落。就在即将受戮的一刹那，我猛然从梦中醒了过来。”

众人听罢兴义法师的奇遇，皆大感惊异。平之助道：“据大师所言回想，当我们看见那条鲤鱼时，鱼的鳃帮子一直在噏动着，却听不到任何声音。若非亲眼得见，绝难相信有如此离奇之事。”于是急命仆人赶回家中，将所剩鱼脍尽数倒入湖中。

兴义法师的病，很快就康复了。此后，他又活了很久，以高龄寿终。圆寂前，他将所画全部鲤鱼图，悉数抛入湖中，画里的

鱼儿竟然脱离绢纸游了出来，悠然自得地在湖里畅游。因此，兴义法师的鲤鱼图未能流传后世。其弟子成光继承了师父绝技，亦颇有声名。他在闲院御殿的屏风上绘有鸡图，活鸡见之屡屡扑蹴。此事古代物语集中有载。

---

(1)本篇改编自冯梦龙作品《醒世恒言·卷二十六·薛录事鱼服证仙》。所谓梦应，乃梦之感应、预感的简称。通常指做梦者梦见某人某事，后事与梦符，果然应验。

(2)延长，日本第60代醍醐天皇的年号，时在公元923年至930年。

(3)琵琶湖位于滋贺县境内，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，四面环山、景色绝佳，与富士山一样被视为日本的象征。

(4)长等山，弘文天皇陵墓所在地，三井寺就坐落于长等山下。



佛法僧

—佛法僧—



忽见一个开路的年轻武士，大踏步朝前走来，板桥被他踩得“嘎咔”作响。父子二人惊惧恐慌，正要躲到灯笼堂的右边去，武士早已发觉，厉声喝道：“尔等何人？主公驾到，还不速速跪迎！”

昔时，浦安国[1]承平安宁，国人安居乐业之余，春来花下休憩，秋至玩赏枫林；或乘船遨游筑紫，或流连于富士山、筑波山的美景，好不逍遥快活。

在伊势国相可乡，有位名叫拜志的人，并未遭受什么灾厄，刚到壮年却自行剃度出家，把家业让给儿子打理，自己则改号梦然。梦然一向身体康健，喜欢四处游山玩水，颐养天年。他的幼子作之治生性鲁钝、不通世故，梦然决定带他去京都，见见世面。他们先在京都二条城的别墅逗留了一月有余，三月底来到吉野山观赏樱花，在相熟的寺院里住了七天。随后又想顺道游览一下从未去过的高野山。于是父子俩在初夏绿叶葱茏时节，穿越天川，向高野山的摩尼山峰顶攀去。那山路艰险崎岖，一路耗费了颇多时间，等登上山顶时，不觉已是夕照昏黄。他们拜谒完坛场、诸堂、灵庙后，见天色已晚，便打算在山上借宿一夜。但寺中僧人却婉言拒绝了。他们向过路者打听，才知寺中从不留宿无关之人，外地游客要到山下过夜。

这可怎生是好？即使身子骨还算硬朗，但梦然毕竟年事已高，再加上一路登攀险径，早已筋疲力尽，闻听山寺不能歇宿，顿感疲惫神倦，委顿不堪。作之治道：“日暮足痛，下山的路是走不动了。我年轻体健，在草地上露睡一宿并无大碍。只怕父亲大人染上风寒，那就糟了。”梦然道：“旅途中碰到些意外的状况，倒也别具一番趣味。此刻就算忍痛下山，山下亦非故乡，未

必便能安睡。况且明日路途如何，也难预料。此山乃扶桑第一圣地，弘法大师[2]功德无量，你我本意就是专程来此为来生祈福，今晚正好在大师灵庙前彻夜诵经，也是一大幸事。”说罢，两人在夜色中沿着杉林小道，寻到灵庙前的灯笼堂，踏上廊檐下的地板，以雨具铺地为席，坐下来静心诵经。暗夜沉沉，万籁无声。

灵庙周围方圆二三里，平整开阔，不仅林木景观俱无，连小石子也被扫得干干净净，不愧为佛门清净之地。由于灵庙距离寺院较远，所以念佛声、钟磬声也听不见。空山寂寂，远处大树参天、甬路两侧流水潺潺。梦然辗转难眠，便向作之治说道：“弘法大师教化深远，土石草木无不沾染其灵气。迄今八百余年，其法愈灵，备受尊崇。大师的功德遗迹所在多有，此山却是天下第一道场。他生前曾远渡唐土留学，某日，心有所悟，祷道：‘此三钴[3]落地之处，即吾弘法之灵地。’说完将三钴向天空掷去，结果三钴落于此山。据说坛场前的三钴松，就是三钴落下的地方，所以此山的草木泉石，尽皆带有灵气。今晚我们有幸借宿于此，实乃前世修得的善缘。你年纪尚轻，虔诚之心不可稍怠。”梦然虽是低声细语，但句句真切入耳，作之治点头称是。

忽然，庙后的树林中，传来“佛法僧、佛法僧”的鸟啼声，回荡山谷，萦绕不绝，好似就在侧近鸣叫一般。梦然一惊而醒，暗忖道：“这定然是三宝鸟[4]的叫声。听说此鸟栖于高野山中，从来不曾有人得闻其声。今夜竟能亲耳听闻，真是灭罪生善的吉兆啊！想那三宝鸟只择清静之地栖身，如上野国的迦叶山、下野国的二荒山、山城国的醍醐峰，以及河内国的杵长山等，而尤其喜欢栖息此山。弘法大师有一首著名的诗偈，曾有提及：

寒林独坐草堂晓，

三宝之声闻一鸟。

一鸟有声人有心，

性心云水俱了了。

又有古歌云：

松尾静谧曙色开，仰听鸟鸣佛法僧。

从前最福寺延朗法师，精通《法华经》，古今无人可比。松尾神社的主神命三宝鸟常在延朗身边侍奉，于是此鸟便在神社里筑巢而栖。今夜何其幸运，竟能听到‘一鸟有声’，可惜我修为尚浅，无法达到‘人有心’的境界。”

梦然沉吟片刻，想起平日里喜咏十七字俳句，便顺口咏道：

真言宗圣地，神秘清幽林茂密，佛鸟啼山中。

咏罢取出笔砚，借着堂前灯光，将俳句记下。他侧耳倾听，希望三宝鸟能再鸣一声，不料竟从远处寺院的方向，传来阵阵吆喝开道声，渐趋渐近。

“深夜之际，什么人还上山拜谒呢？”父子俩面面相觑，凝神屏息，注视着传来喝道声的方向。

忽见一个开路的年轻武士，大踏步朝前走来，板桥被他踩得“嘎咔”作响。父子二人惊惧恐慌，正要躲到灯笼堂的右边去，武士早已发觉，厉声喝道：“尔等何人？主公驾到，还不速速跪迎！”二人急忙走下廊沿，俯伏于地。少顷，足音杂乱中，一位贵人履声响亮，头戴立乌帽子、身穿直衣，步入堂中坐定。四五个随行武士列坐左右。只听那贵人向众武士问道：“他们怎么还没有来？”武士回道：“即刻便至。”接着又是一阵脚步声响起，一个威仪堂堂的武士和一个剃度的出家人，向贵人恭敬施礼后，也登堂入座。贵人问刚来的武士道：“常陆介何故来迟？”

武士欠身答道："听说白江、熊谷二位心意诚恳，准备了美酒佳酿要献给主公，在下也烹制了一味鲜鱼敬献，所以来迟。"说着立即将鱼肴奉上。贵人吩咐道："万作，斟酒。"一个相貌俊秀的年轻武士领命，手执酒瓶，膝行向前，为座上诸人逐一斟满酒。众人推杯换盏、觥筹交错中陶然得趣。贵人又道："许久未与绍巴[5]倾谈了，速唤他前来。"侍从们依次向后传令，须臾，诏令传到梦然身后，站起一位身形魁梧的法师，方脸端鼻、相貌清隽。他整整僧袍，走到末席落座。贵人问以诗文、故事、掌故等，法师应答如流，贵人甚为满意，传令褒赏。

一名武士乘隙问法师道："据闻高野山乃弘法大师所开，土石草木俱有灵气。但为何单单这玉川之水有毒，饮者立时毙命呢？弘法大师曾作歌咏此事曰：

高野深山玉川水，

旅人至此莫掬饮。

他既明知水里有毒，为何不使毒水涸竭呢？着实令人费解，还请法师赐教。"

绍巴笑道："此歌编入《风雅集》中，其前言里提到：'在通往高野山深处寺院的途中，有条河叫玉川，其上游毒虫甚多，小心勿饮此河之水。作歌一首以诫游人。'此说诚如阁下所述。但是，弘法大师神通广大，能令无形之神开山铺道、凿岩掘土，易如反掌。他封印大蛇、驯服怪鸟，诸般功德深受天下苍生敬仰。推论起来，我猜测此歌并非弘法大师所作。本来，河流以'玉川'命名者，各处多有。无论哪首咏河之歌，只要水流清澈，皆可颂为'玉川'，岂独高野山玉川有毒？揣摩弘法大师的本意，应是说拜山者爱此清流，情不自禁地掬水而饮。后世之人

牵强附会，妄言有毒，甚至伪造出这段前言。尤其值得深究的是，此歌韵调并非大师在世时的平安初期歌风。古语中凡玉鬘、玉帘、玉衣等，皆是赞赏水形之语；玉水、玉井、玉河等，乃是称颂水之清冽澄澈，焉有将毒流冠以玉字的呢？盲崇佛法之辈，不明歌中真意，以讹传讹。阁下并非歌人，却能提出这些疑问，足见造诣非浅。”贵人与其他在座者，听了法师的诠释，无不点头悦服，钦佩不已。

这时，灯笼堂后又传来“佛法僧、佛法僧”的鸣叫声，由远及近。贵人举杯在手，道：“未闻三宝鸟鸣久矣，此鸣声颇为今番夜宴生辉。绍巴，且咏一歌助兴，如何？”绍巴恭敬答道：“吾之短歌，恐怕主公早已听厌。这里有位守夜诵经的旅人，咏了一首当代风的俳句，主公定会有新鲜感，不妨召来听听。”贵人便吩咐道：“传那旅人上来。”一名年轻武士走到梦然跟前，道：“主公宣你，快些上前去。”梦然如在梦中，胆战心惊地爬到席前。

绍巴对梦然道：“将你适才所咏俳句，再念给主公听听吧。”梦然惊惶道：“适才……适才念过什么，小人一点也记不起来了，还望大人宽恕！”绍巴复言道：“你不是咏过‘佛鸟啼山中’吗？主公要听，赶快咏来！”梦然愈发畏惧，战战兢兢道：“敢问究竟是哪位主公？为何夜宴深山呢？小人实在是疑惑。”绍巴答道：“我家主公，乃关白秀次公[6]。其他在座者是木村常陆介、雀部淡路、白江备后、熊谷大膳、粟野杢、日比野下野、山口少云、丸毛不心、隆西入道、山本主殿、山田三十郎、不破万作等。跟你说话的，是我绍巴法桥[7]。你今夜有幸得逢我家主公，可谓莫大荣耀。速将适才的俳句，再度念来。”

梦然听罢，吓得毛骨悚然、魂飞魄散，若不是早已剃度，此刻定然毛发倒竖。他抖抖索索地从行囊中掏出白纸，颤抖着将俳句写了出来，呈递上去。山本主殿接过，朗声念道：

真言宗圣地，神秘清幽林茂密，佛鸟啼山中。

秀次公听了，击节赞道："咏得甚妙，谁来连下句？"

山田三十郎移座向前，道："微臣来连下句。"略略思索片刻，写道：

夏夜短易逝，佛前祷告焚芥子，通明天将白。

写完递给绍巴，道："请您指教。"绍巴转呈秀次公，道："连句颇佳。"秀次公看了看，开颜道："确实不错。"众人添酒传盏，举杯痛饮。

突然间，雀部淡路脸色骤变，禀道："去修罗道之时已至，众阿修罗即将来迎，我等该动身了。"在座者顷刻间全都面色赤红，气汹汹挺身而起，大叫大嚷道："今夜要让石田、增田等辈[8]，尝尝咱们的厉害！"

秀次公对木村道："这两个俗人已然觑见了我等真面目，索性带他们到修罗道去吧。"众臣僚忙齐声阻道："他二人阳寿未尽，主公不可再犯前愆，胡乱杀生。"言罢，众人渐渐消失于空气中，缥缈不见。

梦然父子目瞪口呆，被吓得昏厥过去。不久，天光破晓，冷露洒在他们脸上，才慢慢缓过气来。不过正当黎明，天色尚未全亮，父子俩余悸未消，唯有口中不断称诵弘法大师的法号，求其庇佑。终于，旭日东升，金光万道，他们赶忙下山回京。到家后针灸服药，调养了好一段日子。

后来某日，梦然行经三条桥，忽然想起秀次的恶逆之墓，便

向寺院方向眺望，虽在白昼，犹感背脊阴森泛寒。他把这一奇遇告诉了京里人，今如实录之。

---

(1)“浦安国”是日本古时的别称。《日本书纪》载:“昔伊奘诺尊目此国曰:‘日本者,浦安国!’”

(2)弘法大师（774～835），法名空海，日本佛教高僧。于延历二十三年（804）入唐，师事惠果学习密宗真谛；大同元年（806）携带佛典经书、法物等归国。弘仁七年（816），他在高野山创立真言宗。

(3)三钴是金刚杵的一种。金刚杵原为古印度武器，质地坚固，能击破各种物质。在佛教中，它象征摧灭烦恼之菩提心，分独钴、三钴、五钴、九钴、杂钴、璎珞金刚杵等。三钴表示“身、口、意”三密平等。

(4)此处日文原文为“佛法僧”。“佛法僧”原指佛教三宝，故此鸟被叫做“三宝鸟”。三宝鸟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亚太地区的阔嘴鸟，其鸣叫声与“佛法僧”相似，故俗名“佛法僧”。

(5)里村绍巴(1524～1602)，日本战国时代著名连歌师，号称“连歌界第一人”。本能寺之变后，在丰臣秀吉的授意下，他成为关白丰臣秀次的辅佐人。1595年秀次被迫自杀后，绍巴遭到禁闭。

(6)丰臣秀次（1568～1595），太阁丰臣秀吉的养子。1591年，年老的秀吉指定秀次为继承人，让他担任关白一职。但在1593年，秀吉意外得子，因此决心将继承权转给亲子丰臣秀赖。1595年，秀吉以秀次有谋反嫌疑，将他流放到高野山，并命他切腹自杀。

(7)法桥：佛教谓佛法如桥梁，能普度众生。这里指的是一种日本僧位——法桥上人位。

(8)石田、增田：即石田三成、增田长盛。此二人皆丰臣秀吉属下得力干将，五奉行之一。他们奉秀吉之命，参与了逼迫秀次自杀的“策谋事件”。



吉備津之釜

吉备津之釜



正太郎大惊失色，定睛一看，那女主人正是被自己遗弃在家乡的矶良。但见她面色苍白，双眼如欲喷出怒火，用一只干瘪枯槁的手指着自己。正太郎恐惧不已，“啊哟”惨叫一声，昏倒在地。

“妒妇难养，老后方知其功。”这句话不知是何人所说。妒妇之害，轻者家无宁日，毁损器物，受邻人嘲讽；重者家破国亡，贻笑天下。从古至今，受妒妇荼毒者，不计其数。据说某些妒妇死后还会变身为蟒，或化作霹雳戕害所妒之人。似此等妒妇，就算将其千刀万剐，斩为肉糜，亦难解忿恨之万一。所幸世间妒妇相对较少，为人夫者，如能端正言行、养性修身，以良好榜样对妻子常施教诲，则妒妇之祸自可避免。但若持身不正，放浪轻狂，引来妒妇恶言恶行，则是自取其祸矣！常言道：“制禽兽赖以气势，制妒妇则靠丈夫之阳刚。”斯言不谬也！

且说吉备国贺夜郡庭妹乡，有个名叫井泽庄太夫的富农。其祖父曾在播磨国赤松家任事。嘉吉元年[1]，战祸横起，遂离开赤松家，来到此地定居。至庄太夫这一辈，已历三代，春耕秋收，日子过得甚为丰足。

庄太夫膝下仅有一个独子正太郎，却是纨绔子弟，不务农耕、贪杯好色，将父亲劝诫全当成耳边风。庄太夫夫妇深以为忧，便张罗着为儿子娶一位贤妻淑妇，希望借此帮他改掉不端的行为。于是四处物色合适的女子。恰好有个媒人上门，言道：“吉备津神社的神主香央造酒，生有一女，品行端庄、容颜姣好，侍奉双亲至孝，兼且雅擅古筝、吟咏，真是万里挑一的好女子。她家又是吉备名门鸭别命的后裔，门第上流。你们两家若能结为姻亲，堪称美事一桩。老身极愿从中撮合，不知二位意下如

何？”庄太夫闻言大喜，道：“这的确是门好亲事，若能缔结良缘，实是我家的福分。只是那香央乃本地望族，我们却是籍籍无名的田户，门不当户不对，恐怕对方未必应允。”做媒的老翁笑道：“您老过谦了，我一定尽力撮合这段佳缘。”随即前往香央家说媒。香央也颇为乐意，与妻子商量。其妻欣悦道：“女儿待字闺中，年已十七，朝夕期盼得偕鸳盟。这回好了，就让他们选个吉日，送聘礼来迎亲吧。”婚约就此许下，媒人忙向井泽家报喜。数日后，庄太夫备了份丰厚的聘礼送到香央家，两家人定好黄道吉日，准备成亲。

按照往例，凡遇婚娶红事，均须在神社举行“鸣釜神事”，祈神祷告，以占卜姻缘吉凶。先由神官在神台前摆上供品，把釜里的水烧得翻滚沸腾。而后召来巫女，诵读祭文。若是吉兆，则釜中的滚水会发出牛叫的哞哞声；如果釜中寂静无声，则其兆大凶。此即自古相传的“吉备津御釜祓”。

可是，此次香央家的釜祓，开水沸腾后，釜内竟闷声不响，连秋虫唧唧那样微弱的声音都没有。香央疑虑重重、惶惑不安，将凶兆告知妻子。妻子却不以为意，道：“神釜不出声，恐是神官等人斋沐不洁所致。姻缘天注定，既已收过人家的聘礼，就是月老的红线牵了，即使双方是仇家，或远隔异域，也万难更改。再说井泽家乃武士后裔，门风严谨，岂容随意悔婚？况且女儿听说夫君俊朗，早已芳心暗许，每天扳指计算出嫁的日子哩。若是退婚，她知道了定然不依，到时闹出意外来，怕要追悔莫及了。”这番言语虽是妇人之见，但香央本就认为这门亲事求之难得，又听了妻子的劝说，便放下犹疑，备好妆奁嫁礼。到合卺那日，两家亲友族人齐来祝贺，说着“鹤千岁、龟万年”的祝福话

语，祝愿新人白头偕老、百年好合。

香央之女矶良入门后，每日早起晚睡，侍奉公婆细致周到，对夫君更是温柔体贴，百依百顺。井泽夫妇得此孝顺佳媳，十分欣慰喜悦。正太郎新婚燕尔，也甚爱妻子秀外慧中，夫妻俩起初相敬如宾，倒也和睦甜蜜。

然而正太郎却是天生薄情孟浪之徒，好色本性终究难改。不知何时起，竟姘上了鞆津一个叫阿袖的妓女，还帮她赎了身，在邻村置了处外宅，日夜流连不归。矶良心中怨怒，常假托公婆气恼为由，劝谏夫君；或直接表达不满，苦苦哀求夫君回心转意。正太郎一律置若罔闻，听得烦了，索性搬到外宅去，月余不回。井泽夫妇怜惜矶良，找回正太郎严词责备，不许他离开家门半步。矶良反而心软，早晚愈发殷勤侍候正太郎，暗中还接济衣物给阿袖。

某日，趁父亲不在家中，正太郎哄骗矶良道："你如此贤惠，令我对过去的行为深感懊悔。我想先将那个女子送回故乡，再请父亲饶恕我的过错。但那女子双亲早逝，老家又远在播磨国印南野，在这里举目无亲，如被我抛弃，恐怕会重堕港口的烟花之地，再为娼妓。听说京都人温和宽厚，我想让她进京，找个家境殷实的好人家，做婢做妾都行。可是眼下我坐困家中，身上分文全无，她一路上所需的盘缠衣物根本无从筹办，所以求你伸出援手，帮帮她。"矶良听他言辞诚恳，以为是肺腑之言，开怀道："夫君放心，此事就交由我代办吧！"于是私底下将自己的衣物首饰尽数变卖，又找借口从娘家拿了一笔钱，好不容易凑齐了所需钱款，统统给了正太郎。正太郎钱到手后，偷偷离家，带着阿袖远走高飞，打算一起私奔去京都。

矶良见正太郎逃走，方知自己被夫君骗了，又恨又悔，日日

嗟叹，终于忧郁成疾，卧床不起。井泽与香央两家人，都怨恨正太郎，同情矶良，想方设法为她延医治病。怎奈药石无灵，矶良病体日沉，竟至水米不进，眼瞅着是不成了。

再说正太郎带着阿袖，先来到播磨国印南野一个叫荒井里的小村子，投靠阿袖的堂弟彦六。彦六慷慨地收留了这对野鸳鸯，并对正太郎说道："你们在京里人地两生，无依无靠，不如就安心在我这里落脚，大家有饭吃饭、有粥喝粥，日子总能过得下去。"正太郎见彦六诚恳挽留，便同意留居此地。彦六十分高兴，找邻居借了一间破屋安顿他们。

孰料数日后，阿袖偶感风寒，先是病倒在床，接着病情日益严重，竟变得疯疯癫癫，恍若鬼魅附体，又哭又叫。初来乍到就横生不测，正太郎沮丧不已。尽管他废寝忘食、朝夕小心伺候，但阿袖时疯时醒，忽而大放哀声，忽而又清醒如平时。正太郎暗忖："这莫非是生灵作祟？难道被我抛弃在故乡的矶良有什么三长两短么？"这般想着，却不敢将此事告诉阿袖，只好向彦六倾吐苦衷。彦六安慰道："世间绝无鬼怪之事，我见过不少得这种瘟病的人，只要一退烧，就会从噩梦中醒来，忘记患病时的一切痛苦。"正太郎听了，心下略感宽慰。可是阿袖的病却丝毫不见好转，到第七天上，终于魂归黄泉。正太郎痛不欲生，捶胸顿足，发疯般要跟着阿袖一块儿死去。彦六竭力劝解，请人将阿袖遗体抬到郊野火化，而后收拾骨骸，筑起坟茔；请来僧人，诵经超度。

正太郎不能相从阿袖于九泉，又无计招魂使其复生，不由仰天长叹，欲回故乡，觉那路途遥远，更甚于黄泉赴死。当真是进退两难，不知所措。只好白日闭门昏睡，夜间去阿袖坟前探视。日复一日，孤坟生满杂草，秋虫唧唧哀鸣，寂寥秋景尽显凄凉，

令正太郎触景伤情，悲不自胜。

某夜，正太郎正长吁短叹之时，忽见阿袖的坟茔旁又有一坟。一名女子哀容满面，在坟前献花、洒水，泪水涟涟。正太郎甚感奇怪，上前问道："瞧你青春少艾，缘何也会在深夜来此荒野祭坟？"女子回首道："奴婢每晚祭扫之际，必见您先我一步而至，悲痛欲绝完全发自内心。可见坟中逝者定是您至亲至爱之人。其中哀伤，奴婢感同身受。"说着潸然泪下。正太郎道："小娘子所言甚是，十日前拙荆不幸病故，剩下我形单影只，苟活于世，只能夜夜到此上坟，以求些许安慰。想来你也与我一样吧？"女子道："奴婢祭拜的乃是我家主人。只因夫人新近丧夫，伤心之下得了重病，所以让奴婢代她来扫墓。"正太郎道："你家夫人哀伤成疾，也是情有可原。不知贵府去世的主人姓甚名谁？府邸何处？"女子答道："敝主人本是国中名门，因遭小人谗言诋毁，被褫夺了领地，谪居于穷乡僻壤。我家夫人貌若天仙，远近闻名，敝主人便是为了她的缘故，才失去领地的。"

正太郎听到"貌若天仙"四字，色心登起，道："尊夫人住处想必距此不远吧？既然同病相怜，我想去拜会一下她，互诉衷肠，纾解郁结。"女子道："从您来的路上，往一条小巷里一拐，就是夫人居处。夫人寡居苦闷，您若常去看看，她定会欢迎的。"言罢，当先引路，正太郎随后跟来。

约行二町(2)远，折入一条小道，再走一町路，现出一片阴森幽林，林中有间小小的草屋。草屋竹扉紧闭，初七的冷月清辉照着不大的院落，显得格外萧索。微弱的灯光自窗纸上透出，更添荒寂之感。女子道："请您稍候。"说着走进屋里。正太郎站在长满青苔的古井旁，向屋里张望。从唐纸屏风的缝隙中，露出被风吹得忽明

忽暗的灯火，黑色的柜子在闪烁的光影下显得十分精致。

片刻后，女子出屋道："已向夫人禀明尊下来访之意，夫人命我领您入屋，她已移坐于屏风后，准备与您交谈。请跟我来。"正太郎便随着女子绕过庭前花木，步进里屋。屋内有两间客室，拉门微敞。他们进入其中一间，只见室内立着一扇低矮的屏风，屏风下露出旧被褥的一角，女主人就在屏风后面。正太郎隔着屏风道："听说夫人因丧夫之故，贵体欠安。在下最近也因爱妻病逝，郁郁寡欢。故而不揣冒昧前来造访，欲同夫人互诉衷肠，聊得慰藉。"女主人猛地将屏风拉开，厉声道："夫君，久违了。须知恶有恶报，你也有今天啊！"正太郎大惊失色，定睛一看，那女主人正是被自己遗弃在家乡的矶良。但见她面色苍白，双眼如欲喷出怒火，用一只干瘪枯槁的手指着自己。正太郎恐惧不已，"啊哟"惨叫一声，昏倒在地。

少顷，正太郎慢慢苏醒过来，眯眼打量四周，惊讶地发现，方才那间小草屋，不过是野地里的一座三昧堂，堂里立着一座座漆黑的佛像。循着远方传来的阵阵犬吠声，正太郎匆匆忙忙地逃回了家中，一股脑儿向彦六细说了一遍所遭遇的怪事。彦六道："此事实在蹊跷，你恐怕是遇上狐精了。听说人在惊慌失措时，六神无主，容易被妖邪魇住。你身子虚弱又伤心过度，自然易为邪魅迷惑。我看，你该去祈求神佛保佑，安定心神。在刀田里，有位相当高明的阴阳师，我带你去他那儿祓禊净身，求一道驱邪灵符吧。"说完，将正太郎领到那位阴阳师处，先细述一遍前情原委，又请阴阳师占了一卦。

阴阳师对着卦象凝神思索，道："此卦应怨灵侵身，凶多吉少啊。那怨灵先是夺去阿袖性命，但怨气尚未消尽，又要来取你这负心人之命了。人死后，阴魂会在阳世停留四十九天，算来那

怨灵当在七日前殒命，因此由今日开始，你必须连续四十二天闭门不出，在家中挡灾消难。若能做到，或许能死里逃生，避过此劫。要是稍有疏忽，那就无可挽回了。”阴阳师细嘱一遍后，提笔在正太郎背上及手足上，密密麻麻写满篆籀文字，又以朱笔画下诸多法符，叮咛道：“将这些法符分贴到门窗上，早晚祷告莫停，万万不可懈怠，否则性命难保。”正太郎既喜又怕，回家后立即将法符贴在门窗上，斋戒沐浴、闭门祷告。

当晚三更时分，门外传来幽幽的自言自语声：“真可恶啊！到处都贴了法符！”随即静默无声。正太郎吓得栗栗而抖，只恨长夜难熬，睁着眼苦捱到天明，才松了口气，急忙敲打墙壁，对隔邻的彦六讲了昨晚之事。彦六听了，亦觉阴阳师的占卜甚为灵验，于是当晚也不敢合眼。三更时，听到一阵好像狂风刮倒松树的巨响，接着风雨大作，令人生惧。正太郎与彦六隔墙互相壮胆，总算撑到了四更。突然，正太郎屋舍的窗纸上，一道红光蓦地闪过，有阴冷女声低语道：“真是可恨，这里也贴了符！”夜半更深，这声音格外可怖。正太郎与彦六吓得毛骨悚然，几欲昏厥。

如此支撑着过了月余，两人白天隔墙述说夜间状况，夜里又亟盼天光，三十余日光景仿佛比千年还长。那怨灵晚晚都来，要么在屋前屋后绕圈，要么在屋顶上凄厉啸叫，忿恨之声，深夜听来令人心胆俱寒。

终于，好不容易到了第四十二天晚上。正太郎心想，熬过这最后一夜，就能逃过大劫了，更要分外小心才是。良久良久，窗外开始泛白，正太郎以为已经过了五更，顿时如释重负，隔墙急呼彦六。彦六贴着墙壁问道：“你那边情形如何？”正太郎道：“闭门挡灾四十二日，如今东方破晓，期限已满。好久未见兄弟，心中挂

念得紧，真想将这段时间以来的种种感受，和兄弟谈谈。你起身吧，我马上开门出来。”彦六也是个粗枝大叶之人，便道：“既然天已亮，料来再无危险，你过来吧。”说罢起身开门。哪知刚开得半边门，就听隔壁屋檐下一声惨呼，惊得彦六一屁股瘫坐在地上。他心想这一定是正太郎遭到了什么不测，连忙手持利斧，冲出门外。一抬眼，哪里是天亮了，其实是月色皎洁，清光映照窗纸上，看起来好像天明了。夜风寒冷，凉气逼人，正太郎屋门大敞，却不见人影。莫非他躲进屋里去了？彦六入屋仔细搜寻，不见其人；又想，难道是逃到外边的大路去了？便出外寻找，依旧踪迹全无。彦六骇怕异常，提着灯笼到适才惨呼响起处探视，发现敞开的屋门旁，斑斑血迹从墙上一直滴到地上，却没有尸首骸骨。月光下，朦朦胧胧地在屋檐下好像挂着什么东西，举灯一照，竟是男子的发髻悬于檐下，此外别无他物。当晚凄惨恐怖之状，笔墨难以描述。等到天亮后，彦六又探查附近山野，仍然一无所获。最后，他将此事通知了井泽家，井泽夫妇目断魂销，又转告给了香央家。

这件事后，人们纷纷赞叹阴阳师卜卦之准确，也益发相信御釜祓预测吉凶之灵验。敬之畏之，遂使“吉备津之釜”的传说流传至今。

---

(1)嘉吉，日本年号之一，时在1441年至1443年。在位天皇为后花园天皇。

(2)町：日本的长度单位，1町约109.09米。



蛇性之淫



蛇性之淫



屋内寂静无声，只有蛇精与婢女相对而坐。蛇精对丰雄道：“我与夫君到底有何怨仇？夫君竟然找法师来捉拿我？如果你以后再敌视于我，不单只你一人，全乡人都会遭殃。我对夫君一往情深，也请你以诚相待，勿再生出异心了。”她花言巧语、搔首弄姿，令丰雄感到十分不舒服。

不知是在哪一年、哪一个朝代，纪伊国三轮崎有一位名叫大宅竹助的渔场主，他以捕鱼起家，靠经营海产发迹，手下雇了许多渔夫，替他捕鱼捞虾，所获甚丰。因此大宅家底殷实，生活富裕。

大宅竹助膝下育有二子一女，长子太郎朴实勤劳，努力生产；次女嫁给一个大和国[1]人为妻；小儿子丰雄文质彬彬，喜好风雅，疏于生计。大宅竹助对丰雄的前程深以为忧，时常担心即使将家产分一份给他，过不多久也必被他人诓骗侵吞。可如果将他过继给别人做养子，又不免心有不甘，牵肠挂肚。因此只好由着丰雄的性子，任其自然发展，无论日后是成为满腹经纶的学者，还是拜佛诵经的法师，都听凭自主，不再对他严加管束。而自己的晚年，托付给太郎照顾就行了。

不久后，丰雄拜新宫神社的神官安倍弓麿为师，每日必去老师处，躬聆教诲。

九月下旬的某日，天清气朗，海面波澜不兴。突然间，东南方乌云低垂，淅淅沥沥地下起绵绵细雨来。丰雄向老师借了把雨伞，匆匆忙忙往家里赶。途经飞鸟神社附近时，风雨渐骤，丰雄只好就近躲入一家渔户的屋中避雨。老渔夫见是渔场的少主人，慌忙恭敬相迎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少东家来了，真是令蓬荜生辉啊！寒舍脏乱，您请坐此蒲团。”说着，拍净蒲团，双手奉上。丰雄道：“您老别忙，我只是来避避雨，雨一停就走。”言罢在蒲团上坐下，静候雨停。

过了片刻，忽听门外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，一女子道：“就在这家檐下暂避一会儿吧！”语音甜美，宛若黄莺初啭。丰雄不禁朝檐下望去，只见一位年约二十的妙龄女子，面若桃花、发髻精巧，身穿青色远山纹和服，妍姿俏丽，艳光照人。她旁边跟着一个怀抱包裹的婢女，十四五岁模样，也长得颇为清秀可人。那女子被雨淋得浑身湿透，见了丰雄，登时晕生双颊，娇羞无限。楚楚可怜的样儿，直撩人心怀。

丰雄被女子的绝色容颜深深吸引，默想道：“从未听说这一带有如此美貌的佳人，她一定是从京都去熊野三山[2]参拜，顺道来此欣赏海滨风光的。只是身边未带男仆，似乎有些欠妥。”丰雄言念及此，朝里挪了挪身子，腾出地方来，向那美女招呼道：“请到屋里坐吧，这雨一时还停不了。”那女子躬身应道：“那么，多有叨扰了。”款款进屋，因室内逼仄，便挨着丰雄坐下。丰雄就近观之，愈发觉得那女子芳菲妩媚、秀美绝伦，疑是天仙下凡，人间难有。他禁不住心旌摇动、神魂颠倒，开口问道：“瞧你一身装扮，应是大家闺秀。此行是去参拜三山，还是去峰上的温泉洗浴归来，路经这海边僻地呢？可惜我们这儿只是一片荒滩，并没有什么可观赏的。古歌云：

三轮崎边佐野渡，欲避风雨无人家。[3]

说的岂不正是此刻的情形？幸而这陋室的主人受雇于家父，所以请尽管安心避雨。不知小姐今夜往何处投宿？在下本拟送小姐一程，又恐男女避忌，多有不便，只好请小姐带上这把伞吧！”

那女子道：“多谢公子借伞与我。您的这番热情，足以将我身上的湿衣都烘干了。小女子并非京都人氏，居住本地已有多年。听人说今天乃黄道吉日，便特意去那智神社参拜，不料中途

遇雨，贸然到檐下躲避，有幸遇到公子，承蒙厚待，感激不尽。寒舍便在左近，待雨停了，我就回去。”

丰雄坚持道：“这雨一时之间怕是难停，此伞请小姐尽管携去。但不知尊府坐落何处？在下日后好派人去取。”那女子答道：“我家在新宫附近，届时只须打听姓县名真女儿[4]的便是。天色将暮，小女子承公子盛情，这伞就暂借一用吧。”言毕撑伞而去。丰雄目送她离去后，向渔夫借了蓑衣斗笠，也自行归家。

到家后，丰雄无论如何不能忘怀那女子，夜间辗转反侧，脑海中尽是女子的倩影。直到天将黎明时，才迷迷糊糊入了梦乡。他梦见自己寻到真女儿居处，只见高门深院，窗格紧闭、竹帘低垂，一望可知是大户人家。真女儿亲自迎出，道：“公子情深意重，小女子时刻铭记在心。公子请进。”领着丰雄来到内室，捧出鲜果美酒，殷勤款待。丰雄喜不自胜，心迷神醉，正要与真女儿共枕合欢，倏忽梦醒，已是日上三竿。丰雄呆呆回味，痴想若是美梦成真该有多好！欲念勃兴，难以抑制，连早饭也忘了吃，急不可待出门向新宫而去。

到得新宫，逢人便问：“姓县的真女儿家在哪里？”却无一人知晓。眼见晌午已过，丰雄又累又急。正在不耐烦之际，忽见昨日那个婢女由东而来，丰雄大喜，忙迎上前道：“小姐府邸何处，我特来取伞。”婢女微笑道：“有劳公子了，请随我来。”说着在前引路。行不多远，婢女即停步道：“此处便是了。”丰雄抬眼一看，但见高门深院，窗格紧闭、竹帘低垂，情形与梦中所见一般无二。他心下十分诧异，跟着婢女踏进屋门。

婢女入内禀告道：“小姐，借伞给我们的公子来了。”“公子在哪儿？快请进屋！”真女儿边说边迎了出来。丰雄道：“请

恕在下冒昧到访。只因新宫的安倍先生是在下授业恩师，今日趁访师之便，就想顺道取伞回去。既已识得贵府所在，在下改日再来拜访吧。”

真女儿执意挽留，向婢女道：“可不能让公子走了。”婢女会意，挡在丰雄面前道：“您昨日定要借伞给我们，今日礼尚往来，请您无论如何要留下，以容回报。”说着，领丰雄到南面会客室落座。会客室的地板上铺着榻榻米，无论是屏风、柜橱，还是帷幔上的绘画，都古色古香、高华奢贵，绝非普通人家所能拥有。

真女儿也来到会客室，说道：“家门不幸，先夫已不在人世，陋室无以为敬，略备薄酒一杯，聊表谢意。招待不周，请公子莫怪。”言毕，婢女摆出高脚杯和盛满山珍海味的碗碟，又手执陶制酒瓶，斟倒美酒，殷勤相劝。丰雄仿佛置身昨夜梦境中，既害怕再度惊醒，又明知并非虚幻，心内疑惑，百思难解。

酒过三巡，宾主都有了几分醉意。真女儿举杯对着丰雄，玉颜酡红，艳如水映初樱；动作轻柔，宛若拂面春风。她轻启朱唇，莺声燕语道：“古歌有云：

暗恋无人晓，忧心似火煎。

一朝失恋死，枉自怨神明。[5]

我不愿到时候埋怨苍天，所以想把心里话坦白向公子明说。小女子本是京都人，父母早丧，由乳娘抚养成人，后来嫁给纪伊国国司属下的县某，搬来此地长住，迄今已三年有余。未料夫君任期未满，竟于今春暴病身亡，小女子登时无依无靠。而京都的乳娘早就落发为尼，云游八方去了。因此故乡于我而言，已是形同陌路。如今小女子举目无亲，凄凉不堪。昨日避雨，偶与公子邂逅，承蒙照应，知公子诚信可靠，小女子愿以身相许，自今而后，随侍左右。

若公子不嫌奴家卑贱，请饮下杯中水酒，以订白首之约。”

丰雄早有此意，梦寐以求的佳人肯委身于己，实是人生乐事，不由心花怒放。可是一转念间，想到自己尚未独立谋生，不经父兄应允，岂敢私订终身？一时忧喜交集，踌躇不答。

真女儿见状，悲哀道：“我以妇道人家，冒冒失失倾诉衷肠，一言既出，覆水难收，真是无地自容。像我这样孤苦伶仃的薄命人，早该投海自尽，今日又让公子烦恼，当真罪孽深重。小女子适才所言，虽出自至诚，却请公子当作酒后胡言，付诸东流吧！”

丰雄忙道：“在下初见小姐，便知小姐定是京中大家闺秀。在下不过是偏僻海边土生土长，与鲸鱼为伍的粗鄙之人，小姐竟肯屈身下嫁，实出望外，岂有嫌弃之理？只是在下尚未自立，仍要仰赖父兄过活。除了身体发肤外，别无长物，拿什么做聘礼迎娶小姐呢？所以自恨贫寒，不敢应许。倘若小姐耐得穷苦，在下当尽力而为，娶你为妻。谚云：‘孔子也拜倒于爱情山下。’为了爱情，在下情愿将孝道与安身立命之事，统统忘却。”

真女儿感动道：“公子肺腑之言，令小女子甚感欣慰。寒舍虽然破旧，还是请公子时常来坐坐。这把宝刀是先夫遗物，他生前最为珍爱，请公子笑纳。”说完取出一把镶金饰银的太刀，一望可知是从古时传下来的名刀。丰雄心想此乃定情信物，不宜推却，便收了下来。真女儿又一再挽留道：“今晚就请在舍下过夜吧！”丰雄婉拒道：“未得父兄允许，不敢在外留宿。我明日找个借口，定然再来。”于是告辞回家。当晚又是辗转反侧，整夜未眠。

次日，兄长太郎因要安排渔夫下海，起身很早，经过丰雄卧室时，无意间从门缝向内一瞥，借助微弱的烛光，见丰雄枕边放着一把熠熠闪光的宝刀。太郎心中奇怪，这把刀是从哪儿弄来的？便

拉门入屋，丰雄被拉门声惊醒，睁眼见是太郎，问道："兄长有事找我？"太郎道："在你枕边锃亮发光的刀是哪里来的？如此贵重的宝物，与我们渔家的身份极不相称，父亲若是知道了定会责怪于你。"丰雄道："此刀并非破钞购来，而是昨日有人相赠，随手搁在这里。"太郎厉声道："说谎！这一带怎会有送得起贵重宝物的人家？平时你买些看不懂的汉文书籍已够浪费，只因父亲未予斥责，我才隐忍不语。如今又弄来这把宝刀，莫非是想佩带着它，去新宫神社的大祭上显摆吗？简直是胡闹！"

大宅听到太郎的责骂声，唤道："太郎，那个不成器的废物又惹下什么麻烦了？带他到我这里来！"

太郎答道："也不知他从哪儿买了把武将才有资格佩带的耀眼宝刀，当真不像话，请父亲大人好好盘问盘问。我要去催渔夫们干活了。"说完，径自出门去了。

母亲把丰雄叫到跟前，询问道："买这么个贵重的东西有什么用呢？家中钱粮都是太郎赚来的，你两手空空，一无所有。平日里任性胡为，太郎已十分生气，再这样荒唐下去，世上便难有你的安身之地了。亏你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竟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？"

丰雄辩道："这宝刀当真不是买来的，是别人为了某种原因而送我的。兄长不明就里，硬说是我买的。"

大宅怒道："无功不受禄。你有何功劳，人家会送你宝刀？真是一派胡言。快说实话！"

丰雄道："此事难以启齿，能否由他人转告？"

大宅声色俱厉道："对父母也说不出口的事，还能向谁说？"

太郎之妻在旁劝道："请公公婆婆息怒，不妨让我问问他。丰雄，你跟我过来。"领着丰雄来到另一间屋里。

丰雄对嫂嫂道：“我原想偷偷地先与嫂嫂商量的，谁料被兄长发现了宝刀，还挨了一顿骂。事情的原委是，有一位守寡的年轻女子，受不住孤清寂寞，要我娶她为妻，这把刀就是定情信物。我身受父兄抚养，未得他们允许，便私订终身，真是后悔莫及。望嫂嫂体察苦衷，为我谋一良策。”太郎之妻笑道：“小弟独居空房，至今未婚，嫂嫂也替你着急呢！如今不是天赐的喜事么？嫂嫂虽笨嘴拙舌，但一定帮你居中说项，成全这桩美事。”当晚，她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与太郎知晓，并劝道：“这也算是一桩好事，父亲面前，你就美言几句吧。”

太郎皱眉道：“此事颇为古怪。我怎么从未听过国司属下有人姓县？咱们家是本地保正[6]，国司的下属死了，会不知道？你且将宝刀取来我看。”太郎之妻忙去取了刀来，太郎细细看后，倒抽一口凉气，惊道：“祸事了。前些日子，京中有位大臣为向神明还愿，贡献了许多宝物给熊野神社，哪知这些宝物在宝库中统统不翼而飞。大宫司[7]将此事呈报给国司后，国司派次官文室广之大人前往大宫司官邸，计议捉拿盗贼之事。这把刀绝非下级官员所佩之物，快让父亲看看再作计较。”他立刻将宝刀带到大宅面前，详细说明原委，问道：“此事非同小可，您看该如何处置？”

大宅吓得面色苍白，慌道：“这可怎么得了啊！丰雄平素连别人的一根头发都不敢动，不知是前世的什么报应，令他生出这等坏心眼。万一被人发觉告发，可是要株连全家的呀。为了列祖列宗、子孙后代，只能舍弃这个不肖子了。你明天就去出首报官！”

太郎等到天明，立即去大宫司官邸，呈上宝刀并说明来龙去脉。大宫司见到宝刀，惊道：“这确是大臣奉献之物。”次官文室广之听了，立刻命令太郎带路，领着十名武士往大宅家捕盗，

并追索其他失物。

丰雄还蒙在鼓里，正在家中埋头看书。见武士们闯入宅中要绑他，急问："我犯了何罪？"武士们哪里睬他，不容分说便将他五花大绑起来。到了这般地步，丰雄的父母与兄嫂，除了哀叹悲怜，也无话可说。武士们叱道："奉国司次官之命拘捕你，快走！"架着丰雄，押到大宫司官邸。

次官双目圆睁，怒视丰雄道："敬神宝物你都敢偷盗，这可是弥天大罪！其他宝物藏匿在何处？速速从实招来！"丰雄此时才明白过来，大哭道："真是冤枉啊！小的并未偷盗，那宝刀是国司属下县某的遗孀，送给我做定情之用，说是她前夫的遗物。大人传那女子来对质，便知小的清白。"

次官愈发恼火，喝道："国司属下从无姓县的，你竟敢欺骗上官，当真是罪上加罪！"丰雄辩道："小的今已被捕，岂敢撒谎？恳求大人传那女子来，以证明小的无辜。"次官吩咐武士道："你们押着丰雄，去将真女儿拘来审问。"

武士们遵命，押着丰雄寻到真女儿家。却见整座房屋残破不堪，门柱朽烂、屋瓦碎裂、蒿草丛生，好像已长时间无人居住。丰雄见到这般光景，惊得瞠目结舌，僵立当场。武士们从附近找来铁匠、伐木老人、舂米人等邻居，邻居们惶恐不安，跪倒在地。一名武士问道："此宅中住着何人？是否是县某的遗孀？"

铁匠答道："我等从未听过县某的名字。这栋屋宅三年前曾有村主某某居住，那时节人来车往，门庭若市。后来他出海去九州运货，船只遇难，下落不明。从此家业衰败，家人四散，屋子便成了空宅。听一位老漆匠说，他昨日曾见到这个后生进屋去，呆了许久才离开，我们都深感奇怪。"

武士们沉吟道："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要进去查看个明白，也好回禀次官大人。"这么说着，一起推开屋门，走进空宅。只见宅内比屋子的外观更显荒凉：宽阔的院落中树木阴森、水池干涸，花叶凋萎、杂草丛生。一株大松树被风刮倒，横躺庭间，越发衬得空宅凄凉惨淡。拉开主室的隔门，一股腥风扑面而来，众人毛骨悚然，不自禁地倒退数步。丰雄更是吓得不敢作声。

武士中有个叫巨势熊梼的，颇有胆色，喊道："我打头，你们随我来！"踏着地板大步闯进屋里。屋内积尘有一寸多厚，鼠粪遍地，在移旧的帐幔旁边，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。巨势喝道："国司有命，传你问话，赶快起身。"那美女沉默不答。众武士靠上前去，要动手捉她时，突然一声霹雳巨响，如山崩地裂，众人惊得瘫软在地。待定下神看时，那美女已然踪影全无，只地板上有东西在闪闪发光。众人战战兢兢挨近细看，高丽锦、吴绫、本地的缣帛、盾、枪、箭囊、铁锹等等，堆了一地，光彩夺目，全都是神社失窃的宝物。武士们将宝物收拾好，带回去复命，并详细禀报了遇到的怪事。国司次官和大宫司得知是妖怪所为，便不再追究丰雄。但丰雄窝藏赃物，罪责难逃，仍被关进国司衙门的监狱中。大宅父子为了救他，耗费了不少财物，上上下下打点，终于在百日后使丰雄脱出囹圄。丰雄羞愧不已，对父亲道："孩儿无颜再见乡里乡亲，想去大和国姐姐家暂住一段日子。"大宅点头道："你身受牢狱之灾，我们也担心你因此得病，就去姐姐家静养散心吧！"遂派仆人陪他动身。

到了大和国，他姐姐家住石榴市，姐夫田边金忠以商贾为业。他们见丰雄来投，十分欢喜，殷勤款待之余，对他这几个月的遭遇深表同情，一齐劝道："你只管在此长住下去，不用急着回家。"

转眼过完新年，到了次年二月。石榴市附近有一座泊濑寺[8]，寺内观音极是灵验，其盛名甚至远播唐土。每逢春季，自京都及各地赶来的进香者络绎不绝，因此城中的旅馆鳞次栉比，家家都宿满了香客。

田边金忠经营的是佛灯与香火生意，店前时常挤满了顾客。某日，有位京都来的美貌女子，带着个婢女，来买进香物事。婢女见到丰雄，惊叫道："公子原来在这里！"丰雄定睛一看，竟是真女儿与她的贴身婢女，吓得大叫"妖怪啊"，慌慌张张躲进店里。金忠夫妇忙问："出什么事了？"丰雄战栗道："那妖怪追来了，千万别让她进屋。"四周的香客也惊慌起来，吵吵嚷嚷道："妖怪在哪儿？"

真女儿步入店堂，道："诸位不必疑神疑鬼，公子也无须害怕。都是由于我的过错，才使公子蒙受不白之冤，对此我深感愧疚。为了向公子解释事情的缘由，消除你的误会，我四处寻找你的下落，今日终于再度遇到公子，真是太令人高兴了。请店家想想，倘若我真是妖怪，又怎敢在光天化日下，现身于大庭广众之间呢！你们来看，我穿的衣裳有缝儿，向着日光也有身影，这些都能证明我并非什么妖怪。请大家切勿多疑。"

丰雄惊魂稍定，但疑虑未消，道："可你也绝非人类。那日我被武士押着，一同寻到你的住处，亲眼目睹屋宅竟已颓败荒弃，面目全非，变成了妖怪鬼魅栖身之所。而你却安然独坐屋中，当武士们上前要拘拿你时，猛地一声晴天霹雳，你登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今日你又追寻至此，到底意欲何为？赶快离开！"

真女儿流泪道："公子所言确是实情，请容我加以解释。那日听说公子被拘，我便与从前受过我家恩惠的邻舍翁商量，将屋宅夷

为废墟。至于武士捉拿我时震响的霹雳，则是婢女布置的机关。后来，我雇船逃到难波，为打听公子消息，特意到泊濑寺进香许愿，求得一卦签，诗谶云：‘古河道旁杉两株，岁月幽幽过，依旧连理枝。’[9]托观音菩萨垂怜，此谶乃是吉兆，果然让我在此与公子重逢。再说那些宝物，我一个柔弱女子，哪有本事偷盗它们呢？那都是先夫行为不端，犯下的歹事。诸般事宜，望公子细心体察。我对公子真情一片，绝无欺瞒。”说罢泪如雨下，掩面而泣。

丰雄听了将信将疑，一时间爱恨交织，默然无语。金忠夫妇见真女儿条分缕析、言之成理，再看她举止娴雅、大方得体，先自信了。遂道：“丰雄所说奇事，固然惊人，但仔细思量，便知世上岂有如此怪诞之事？你不远千里寻到此地，就算丰雄不领这份情义，我们也要替他留住你。”于是，把真女儿请进里屋。

真女儿口蜜舌甜，只两三天工夫，便大讨金忠夫妇欢心。她趁势央求金忠夫妇劝说丰雄，丰雄渐渐地也消除了心中的隔阂，再加上本就对真女儿倾心爱慕，终于坦然无疑，与真女儿立下海誓山盟，结为了夫妇。他们共约白头偕老，厮守一生，夜夜如古歌所云：‘云雾涌葛城，雨倾高间山。’[10]翻云覆雨，恩爱缠绵。直至泊濑寺晓钟响起，方才止歇。如胶似漆，只恨相逢太晚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已是阳春三月。金忠对丰雄小两口道：“此处景致虽比不上京都，却远胜于纪州。吉野春色美不胜收，三船山、菜摘川也都有百看不厌的美景。目下春光明媚，正是春游的大好时机，咱们何不一起出游？”真女儿笑道：“吉野美景，自古便名满京都，京中人以未能一游吉野为憾。无奈我自幼体弱，一到人多拥挤处，或是长途跋涉，便会头昏眼花，疲乏难耐。所以请恕这次不能奉陪了。我在家中等着夫君带吉野的土特产回

来。”金忠夫妇极力劝道：“步行劳累，才会发病。家中虽无牛车，却也不至于让你徒步前往。再说你留在家里令丰雄记挂，他也玩得不尽兴。”丰雄也劝道：“既然姐姐与姐夫殷勤相邀，又安排周全，你还是去吧。即使半路上累倒，有我照顾也不妨事。”真女儿虽然满腹不情愿，架不住盛情难却，只好跟随众人一道出发游春。

一路上，游人如织、摩肩接踵，女子们个个盛装艳服，但娇美能胜过真女儿者，却无一人。

吉野有座寺院与金忠夫妇甚熟，这日黄昏，丰雄一行人来到寺中投宿。方丈出迎道：“今春你们来迟了，樱花已凋谢大半，莺啼也不那么悦耳了，但仍有一个好去处，老僧明日陪你们去赏玩。”当晚安排素斋相款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清晨，山中升起一层薄雾，不久雾霭散去，万里晴空，寺院位于山顶，居高临下，放眼远眺，半山腰的僧房清晰在目。山鸟啼鸣此起彼落，群花争春竞相开放，虽同为吉野深山，此处特别令人心旷神怡。

对初次到访者而言，不可不看山中的飞瀑。丰雄请一位向导带路，向瀑布峰谷进发，不一时来到吉野离宫的遗址附近。但见激流飞泻直下，成群的鲇鱼溯流而上，景观壮阔，令人眼界大开。众人寻个干净处席地而坐，打开扁柏饭盒，边吃边观赏瀑布美景。

这时，有位老者足踏岩石健步走来。他一头银发用麻绳束着，步履轻盈，来到瀑布边，见到丰雄夫妇，登时面露惊疑之色。真女儿与婢女急忙背转过身，不敢与老者朝面。老者目不转睛，凝视二女良久，突然喝道：“孽障！竟敢在此惑人，休想逃过老夫法眼。”真女儿与婢女听了，立即一纵身，跃入瀑布中。水柱冲天而

起，二女顷刻间不见踪影。霎时天空乌云翻涌，豪雨倾盆而下。

老者安慰众人不必惊慌，带着他们下山，在一户贫寒人家低矮的屋檐下避雨。众人吓得蜷缩成团，瑟瑟发抖。老者对丰雄道："我观你面无血色、印堂发黑，必是为妖精所惑。适才若不救你，你早晚会送了性命。今后千万留神，不可大意。"

丰雄慌忙跪下磕头，将前事仔细叙述一遍，哀求道："还请仙翁搭救小人一命。"老者道："原来如此。这孽障其实是条大蛇，修炼多年，幻化为人。传言她生性淫荡，同牛交媾可生麒麟，与马交媾则生龙马。此番魅惑于你，想必是因为你相貌俊美，勾起了她的淫欲。我看她对你极为痴情，你今后若不加倍提防，恐性命旦夕不保。"众人听了愈发惶恐，对老人益发尊敬，顶礼膜拜，口口声声"活神仙显灵"。

老者笑道："老夫并非神明，而是大和神社的神官，名叫当麻酒人。就让我送你们回家吧。"于是众人跟着老者，踏上了归途。

翌日，丰雄来到大和乡，向老者千恩万谢，送上美浓绢三疋、筑紫绵两捆，同时求恳道："望神官祓禊除妖，帮小人彻底祛除蛇精之害。"老者收下谢礼，一一分赠给其他神官，自己丝毫未留。他对丰雄说道："那蛇精贪你英俊，痴缠于你；你又被她幻化的美色所迷惑，阳刚气魄尽失。如果你想摆脱她的纠缠，从今以后须得振作精神、雄起阳刚，同时清心寡欲、镇定心猿，届时无需老夫助力，亦能自行驱邪逐恶了。"丰雄如梦初醒，反复道谢，拜辞老者。

回到金忠家，丰雄向姐夫道："数月来小弟身受蛇精魔惑，皆因心性不正所致。我对父不孝、对兄不悌，还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，实在过意不去。这些日子承蒙关照，此恩此情，容当后

报。小弟就此别过。”遂与金忠夫妇告别，回到了故乡纪伊国。

家中父母与兄嫂听了这件可怕的怪事，终于明白盗宝一事并非丰雄之过，不由心生怜悯，又担心那蛇精再来纠缠滋事，彼此商量道：“这一切皆因丰雄孤身未娶，才给了妖精可趁之机，尽快给他娶妻成婚吧！”

恰巧在芝乡有位姓芝的庄司，其女富子在京都皇宫中充任女侍，得大内恩准辞职还乡。庄司托人来大宅家说媒，愿招丰雄入赘为婿。大宅家求之不得，立时应允了婚约。富子知丰雄俊秀，也颇为欢喜，一从京都回到家乡，便高高兴兴地成了亲。她长年在宫中侍奉，知书识礼、举止得体，兼且相貌清雅、温柔体贴，堪称可人儿。洞房之夜，丰雄虽偶尔会想起与蛇精相恋的往事，但面对富子，却也感心满意足，万般如意了。

新婚初夜，种种恩爱，不必赘述。次日夜里，丰雄多喝了几杯，带着醉意向富子戏谑道：“你常年住在宫里，见过世面，一定不很满意我这个乡下人吧？宫中时常出入宰相、中将等贵人，你跟他们卿卿我我，有些暧昧也说不定哩。这些虽说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可我难免会嫉恨呀！”富子猛地一抬头，道：“忘却旧爱，贪恋新欢，夫君还敢说什么嫉恨？我更是恨你入骨啊！”丰雄大吃一惊，眼前明明是富子的面貌，怎地声音竟变成了真女儿的？直把他吓得汗毛倒竖，背脊发凉。那女声又冷笑道：“夫君不必惊疑。尽管你将我们的海誓山盟抛诸脑后，但缘分注定，令我俩又再度聚首了。不过，你若再相信别人的谗言，第二次抛弃我，我就一定要报仇雪耻了。纪州的山很高很高，我可以让你的血从山顶流到谷底。劝你好自为之，切莫断送了性命。”丰雄听了，以为命在顷刻，浑身颤抖，几欲昏厥。

这时，又听屏风后有人厉声道："天赐良缘于公子，公子还有什么不满意么？"说着走出蛇精的婢女来。丰雄愈发惊得魂不附体，闭目瘫倒在地。真女儿与婢女你一言我一语，一忽儿温言抚慰、一忽儿又恶语恫吓，丰雄却如躺尸一般，直挺挺呆楞到天明。

天色大白后，丰雄挣扎着逃出寝室，向庄司叙述了昨夜发生的可怖之事，他生怕背后有人偷听，低声道："请岳父一定要想个对策，帮小婿逃过这场劫难。"庄司夫妇也吓得面青唇白，唉声叹气道："这该如何是好呀？——对了！听说京都鞍马寺有一位大法师，每年都来熊野神社参拜，昨晚就宿在对面那座山的寺院里。据闻这位法师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能袪瘟疫、降妖魔、灭蝗灾，本乡人对他极为信服。咱们就请他来对付蛇精吧。"于是急忙遣人去请法师。

法师听庄司讲完前因后果，不屑道："降服此等蛇妖，易如反掌，请诸位放心。"众人见他毫不在意，才跟着松了口气。

法师取出雄黄，加水调和好，装在一个小瓶中，然后直奔富子的寝室。众人畏畏缩缩，不敢跟从。法师嘲笑道："无论男女老幼，都在这儿等着。看我即刻捉拿那条蛇精出来。"说着径直向前，拉开寝室门。一个巨大的蛇头"呼"一声向他猛扑过来。那蛇头比雪还白，眼亮如镜、角似枯木，气势汹汹堵在门口，血盆大口有三尺多宽，吐着猩红的舌头，作势要将法师一口吞下。法师惊呼一声，将手里的药瓶一丢，浑身战栗，连滚带爬地逃了回来，向众人道："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这不是一般的蛇妖，而是作祟的邪魔，非法师之力所能降服。若是逃慢一步，我就被它吞进肚里去了！"说着竟晕倒在地。众人赶忙将他扶起，见他手足肌肤颜面，全都笼罩着一层黑紫色，周身滚烫，看来是中了

蛇妖的毒气。到后来只有眼珠能够转动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大家往他身上浇冷水，仍然无济于事，终于毒发而亡。

众人见状更加惶恐，一个个胆寒魄散，不知所措，唯有抱头痛哭。丰雄把心一横，道：“连法术高明的法师也镇不住那蛇妖，她若执意要害我，我就算逃到天边也是无用。为我一人而连累大伙，更是不义之举。所以，现在不需要再想办法了，我自去同她周旋。”说罢，抬步向寝室走去。庄司家的人以为他疯了，纷纷劝阻，但丰雄置若罔闻，拉开寝室门，毅然入内。

屋内寂静无声，只有蛇精与婢女相对而坐。蛇精对丰雄道：“我与夫君到底有何怨仇？夫君竟然找法师来捉拿我？如果你以后再敌视于我，不单只你一人，全乡人都会遭殃。我对夫君一往情深，也请你以诚相待，勿再生出异心了。”她花言巧语、搔首弄姿，令丰雄感到十分不舒服。

丰雄强忍心头不快，虚与委蛇道：“俗话说‘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。’你以常人难及的心思，几次三番纠缠于我，害得我吃尽苦头。如今又恐吓威胁，实在太过恶毒。我亦知你爱我之心，与凡人无异。只是你呆在这里，会令乡人担惊受怕。我请求你放过富子，我愿随你到天涯海角，任你所欲。”蛇精听了大喜过望，欣然应允。

丰雄走出寝室，对庄司道：“我被蛇精纠缠，连累大家跟着受罪，当真于心不忍。请您让我离开，以保全富子的性命。”庄司执意不允，道：“我也是堂堂武士后裔，习过武功，如果牺牲你来换取安宁，那太窝囊了，日后有何面目去见大宅一家人？还是另想对策吧。听说小松原道成寺有位法海和尚，法力精深，非寻常法师可比。如今虽已年迈，无事不出寺门，但我去苦苦哀求，他总不会见

死不救的。”言罢立即上马，风驰电骋去请法海。

路途遥远，庄司马不停蹄，深夜时才赶到道成寺。法海和尚从禅房出来，听了蛇精作祟的原委，道：“真是可怜。贫僧虽已老朽，法术不怎么灵光了，但绝不能坐视不管，任由蛇妖残害百姓。你请先回，贫僧随后就到。”说着，取出一件用芥子香薰过的袈裟交给庄司，嘱咐道：“好言将那孽障哄到身边，用袈裟兜头蒙住，然后使劲压着。千万不可松手，沉住气，心里默诵佛经，这样她就逃不掉了。”庄司十分高兴，带着袈裟连夜策马疾驰，回到家中。

抵家后，悄悄唤出丰雄，密语道：“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小心行事。”把袈裟交给丰雄。丰雄怀里藏着袈裟，来到寝室，对蛇精道：“庄司答应我们离开了，这就走吧。”蛇精喜极，警惕之心顿失。丰雄乘机掏出袈裟，猛地蒙到蛇精头上，而后使尽浑身气力，死死压住不放。“好痛苦啊！”蛇精哀求道：“请快松手吧！你怎能如此无情呢？”丰雄毫不理睬，越发用力按住她。

这时，法海和尚乘轿赶到，在庄司家人的搀扶下来到寝室。他口中念诵咒语，叫丰雄松开手，掀开袈裟一看，富子伏卧在地，已经不省人事。她的背上盘着一条三尺多长的白蛇，僵硬不动。法海提起白蛇，装进徒弟手捧的铁钵里。接着又念念有词，诵了一通咒语，一条一尺多长的小蛇由屏风后慢慢爬出。法海抓住它，也装入铁钵中。最后用袈裟将铁钵裹得严严实实，登轿离去。在场诸人千恩万谢，合掌致敬。

法海归返道成寺，在佛殿前掘一深坑，埋入铁钵，又施法封印，使蛇精永远不能复出。道成寺迄今仍留有大蛇冢。后来，庄司的女儿富子得病身故，丰雄则幸免于难。此即“蛇性之淫”的传说，谨录于斯。

⑴大和国，属京畿区域，为五畿之一，又称和州。领域相当于现在的奈良县。

⑵熊野三山是位于歌山县南部的熊野坐（本宫）神社、速玉（新宫）神社和那智神社的总称。

⑶出自《万叶集》第三卷第二六五首。

⑷此处一语双关，日文中“真女儿”有“漂亮女子”之意。

⑸出自《伊势物语》第八十八话。

⑹保正：十户为一保，五保为一大保，十大保为一都保。保正即都保之长。

⑺大宫司：神社中神官之长。

⑻泊濑寺：又称长谷寺、初濑寺、丰山寺、长谷山寺，位于奈良县楼井市（初濑町）。相传系依照天武天皇敕愿而由道明上人所建。

⑼出自《古今和歌集》卷十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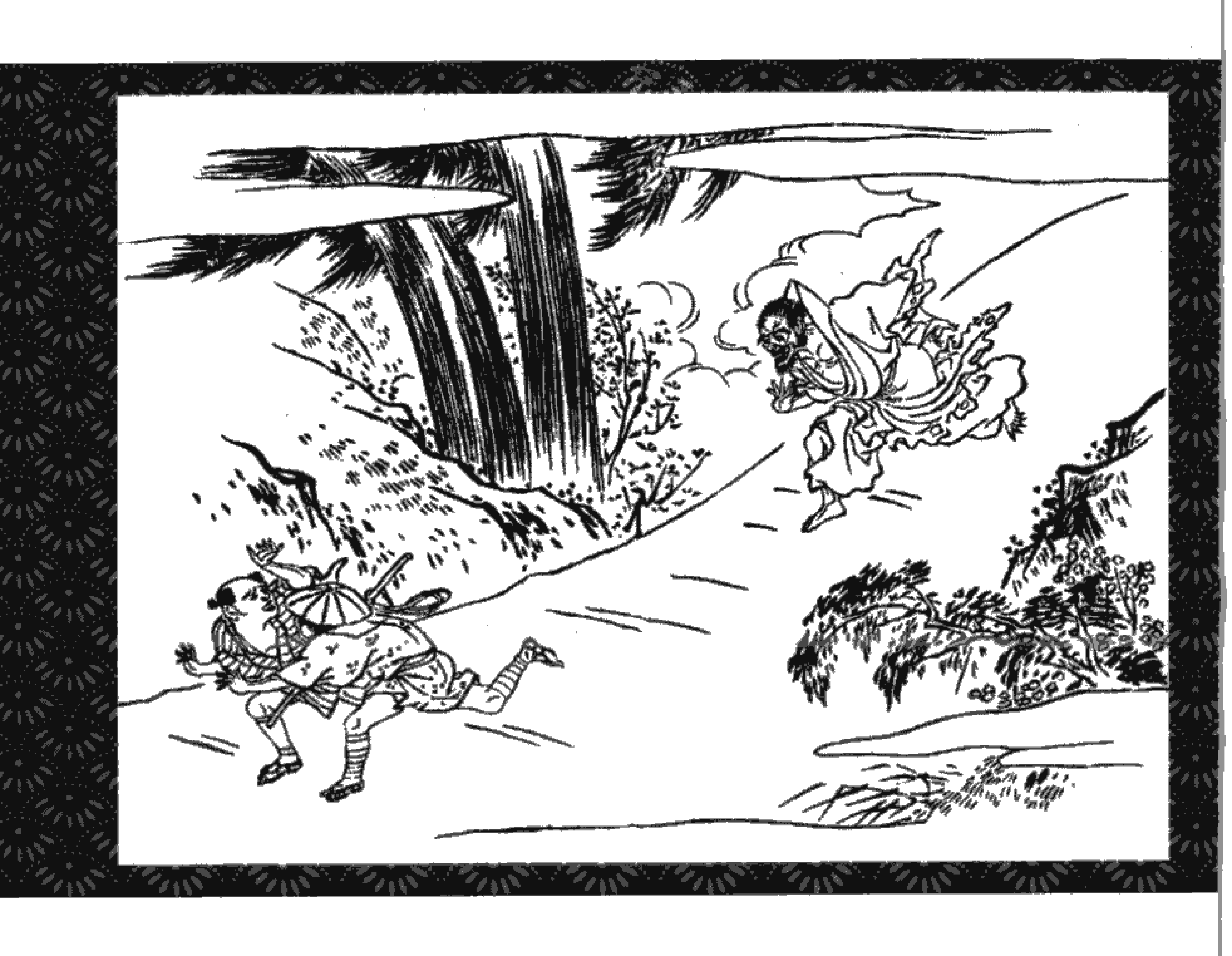
⑽出自《新拾遗集》。



青頭巾



青头巾



“寺里的其他人，都认为住持已变成了山鬼，吓得纷纷逃离寺庙。后来，一到夜间，住持就下山进村，或袭扰村民，或掘墓食尸。山鬼的传说，我们以往只在古物语中听过，现在却是亲眼目睹。”

古时，有位名叫快庵禅师的有道高僧，自总角[1]之年起，就刻苦钻研禅宗奥义，并时常云游八方，求师问学。某年夏季，他在美浓国龙泰寺修完禅课后，于初秋前往奥羽一带，随后又来到下野国，当行到该国的富田村时，天色已晚，便想寻觅一户人家投宿。

他走到一栋大宅前，正欲开口叫门，恰好有一群耕田归来的农夫，在暮色昏黄中见到他的背影，登时惊慌失措，惊呼道："不好了，山鬼又来啦，大家快跑啊！"听到喊声，大宅里的人都慌乱起来，妇孺老少哭叫号泣，争抢着四处躲藏。大宅的主人挥舞着扁担，怒容满面地冲出来，一看，门外站着的是位年近五旬，头戴青头巾、身穿黑僧袍、背负旧包裹的老僧。

快庵禅师举杖致意，问道："这位施主，为何如此警惕呢？贫僧只是个行脚僧，想在贵处借宿一晚，故而站在门外等人来开门，没想到竟引来怪论，真是令人一头雾水。贫僧绝非什么打家劫舍的强人，请勿见疑。"

那主人将扁担一丢，抚掌大笑道："哈哈，是他们眼拙，认错了人，让大师受惊了。大师快请进，今晚敝宅当盛情款待，以偿冒犯之过。"说罢，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，将快庵禅师请到里屋，备宴相飨。

饭后，主人对快庵禅师说道："适才农夫们将您误认作山鬼，也是事出有因的。此地流传有一个奇闻，实在是不可思议，所以才引起了人们的恐惧。村郊的山上有座庙宇，系本地望族小

山氏的菩提院[2]，历代皆由德高望重的高僧出任住持，现在的住持是本地某位颇负名望者的侄子。他博学多识、修养深厚、素孚威信，国中人都喜欢到此寺中布施皈依。我一家人也常去礼佛，与那住持颇为熟稔。

“去年开春，住持受越国一位灌顶[3]戒师的邀请，在彼处逗留了百余日，返寺时带回一名十二、三岁的少年，说是让少年服侍自己的起居。那少年容貌俊秀，深得住持宠爱，渐渐地，住持开始疏于佛事，变得懒散懈怠。今年四月，那美少年突患急病，卧床不起，住持请来国府最好的医生为他诊治，却药石无效，不数日间病情加重，终于一瞑不视。

“住持失此少年，如丧掌上明珠，终日里长吁短叹、不胜悲痛，以至于哭到无泪、悲到失声。他既不肯将美少年的尸骸送去火葬，亦不肯土埋，天天与遗骸脸贴脸、手拉手。时日一久，住持心神丧乱，变成了疯子。他把那少年的尸体当成活人一般，与之嬉戏作乐。尸首上的肉腐败发烂了，他觉得可惜，竟将腐肉吞食入肚，还吸吮尸骨，直至将整具尸体啖尽吃光。

“寺里的其他人，都认为住持已变成了山鬼，吓得纷纷逃离寺庙。后来，一到夜间，住持就下山进村，或袭扰村民，或掘墓食尸。山鬼的传说，我们以往只在古物语中听过，现在却是亲眼目睹。村里的人无力阻止山鬼的恶行，只好一到傍晚立刻家家户户紧闭门窗。近来此事逐渐在国内传开，外地人大多不敢到我们村来了。所以村民们见到大师，才生出了误会。”

快庵禅师听主人讲完这段故事，说道：“天下离奇之事，真是数之不尽。人生于世，倘若不识佛法无边，不知佛与菩萨教化广大，就会浑浑噩噩，虚度一生，最后被爱欲邪念所蒙蔽，犯下

罪孽，陷入业障苦海中。某些人前生乃是兽类，今生为人便兽态复萌，残暴瞋恚；某些人前生是鬼是蟒，今生就要蛊惑作祟。此类例子古往今来，不胜枚举。又有一种人，虽然活着，实为鬼魅。如楚王宫女化为蛇，王含之母变夜叉，吴生之妻变成飞蛾等等。[4]还有，古时候一个游方僧人夜宿于贫苦百姓家。那一晚风雨交加，吹灭了屋里的灯火，漆黑一团，游僧辗转难眠。深夜时分，忽然听见羊叫声，不一会儿，游僧感到有一物在不停地用鼻子嗅自己。游僧登时惊起，操起放在枕边的禅杖，用力一击。那物惨呼一声，翻倒在地。这家的老妪闻声而醒，掌灯一照，倒地者竟是她的女儿。老妪痛哭流涕，哀求游僧赶快救人。游僧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觑个空，急忙从这户人家中跑掉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游僧又路经该村，见田里围拢了许多人在看热闹，上前询问何事，村人答道：'捉到个变成鬼的女人，大伙儿正合力把她埋掉。'[5]

"然而，以上诸例中，化身鬼魅的，皆是女子。未尝闻有男子变鬼者。盖因女子易被内心欲望所迷惑，导致性情乖张偏执，变成卑鄙可怖的厉鬼。隋炀帝臣下有麻叔谋者，嗜食小儿嫩肉，时常偷拐民间幼童，蒸而为膳。此等人生来即无理性，乃是冷酷凶残的野蛮人，与您所说的那个变鬼的住持迥然不同。至于住持活生生变成山鬼的原因，想来是由于往昔因缘所致。他平素也曾竭力苦修，虔诚向佛，意志坚定，若不是恋上那个美少年，定会成为一位大德圣僧。只可惜，一旦为爱欲所陷，步入歧途，引来无明[6]业火焚身，终于令他变成了山鬼。而过往的一切努力，也就统统前功尽弃。同样一个人，心思放纵则堕落成魔，心思收敛则证悟佛果，这位住持便是极好的例子。贫僧欲教化此鬼，使之归返人性，作为今夜承蒙款待的回报。"

主人听罢，欣慰万分，热泪盈眶，在席上磕头道："大师若真能行此善事，则国中之人如入净土矣！"

山村的夜，寂静安谧，连寺庙的钟声也听不到，唯有从破旧门缝中泄入的下弦月月光，使人惊觉，夜色已深。主人道："那么，就请您歇息吧！"告退出门，回到自己的寝室安眠。

次日申时，夕阳西斜，快庵禅师特意走访了那座位于村郊山上的庙宇。山寺显然已长久无人居住，寺门布满荆棘，经阁遍生青苔；殿堂中并排的佛像间蛛网缠绕，护摩坛[7]里燕子粪成堆，住持的禅房与走廊一派凄凉。快庵禅师步入寺中，摇动锡杖，发出声响，唤道："我乃游历四方的云水僧，今夜可否借宿于此？"连唤数遍，无人应答。隔了片刻，才从僧房中慢吞吞地走出一个骨瘦如柴的僧人，踉踉跄跄、摇摇晃晃，仿佛站也站不稳。他嘶哑着嗓门，说道："看来大师是从远方而来路经本寺的。你有所不知，本寺因故荒废已久，早变成了一座空荡荡的破庙。寺里一粒米粮也无，哪怕一宿也无法招待客僧，你还是快下山去村里求宿吧！"

快庵禅师再度恳求道："贫僧自美浓国来，在前往奥州的途中，经过山下小村，见此地山清水秀，便想登山观赏一番。不觉间日影西沉，下山回村路途颇远，恳请院主大开方便之门，务必容许贫僧借宿一夜。"

寺僧道："这般荒凉破庙，绝非容身之所，何苦定要强留下来？不过，我也不好强撵你走，那就悉听尊便吧！"说罢，再不多言。快庵禅师遂在寺僧身旁坐下。

夕阳渐渐隐到山后，暮色沉沉，寺中也不点灯，漆黑一团，唯闻山涧流水潺潺。寺僧起身，自行回到僧房，四周了无声息，万籁俱寂。

夜阑更深，月上山头，明月将皎洁的清辉撒满整座寺庙，映得殿中亮堂堂。子夜时分，那寺僧忽然从僧房里出来，鬼头鬼脑地在殿内四下寻觅，却什么也没找到。他怒吼道："秃驴，你藏到哪里去了？应该就在这里的，怎么不见了？"一边大吼着，一边反复搜寻快庵禅师。他却不知，自己已经来来去去从快庵的身前走过数次，但无论如何都看不到快庵。他在佛殿和庭院间来回狂奔，跳跃吼叫，终于体力不支，累倒在地。

旭日东升，天光大白，寺僧如醉初醒，一张眼，见快庵禅师仍在昨日的位置上坐着，不曾移动分毫，不禁怔住了。他靠在柱子上，周身乏力，长吁短叹，默然无言。

快庵禅师走到他身旁，问道："院主何故叹息呢？若是饥饿难耐，就请享用贫僧身上的肉吧！"

寺僧道："大师整夜都坐在原地未动吗？"

快庵禅师答道："贫僧彻夜未眠，正襟危坐，一动不动。"

寺僧羞惭道："小僧泯灭人性，贪食人肉，不过确实还未尝过僧人之肉。大师真乃活佛现世，小僧被鬼眼障目，竟视而不见，真是惭愧啊！"言罢，垂头无语。

快庵禅师道："听村里人说，你是为爱欲所陷，方才堕入饿鬼道，真是可悲可悯。此亦恶有恶报之明验。你夜夜去村中残害村民，搅得山村不得安宁。贫僧闻之，不忍弃你于孽海，故而特意来此寺中，盼能施以教化，使你归返人性。你肯听从贫僧教化么？"

寺僧答道："大师果然是活佛再世。如蒙救拔，教诲真理，小僧定弃恶从善，抛弃心中爱欲痴嗔。"

快庵禅师道："甚好。那么你跟我到这边来！"说着，带领寺僧坐到廊檐前一块平整的石头上，脱下自己的青头巾，戴在寺

僧头上。然后授给他二句证道歌，歌曰：

江月照，松风吹，

永夜清宵何所为。[8]

快庵禅师嘱咐道："你不忙离开此地，须慢慢领会这两句歌包含的真意。待你完全理解之后，自然就会恢复佛心。"

殷殷教导一番后，快庵禅师下山离去。从此村民们再也不见山鬼为祸，但那寺僧是生是死，也无从知晓。因为村民们仍心有余悸，不敢上山探视。

转眼一年过去，翌年冬十月上旬，快庵禅师由奥州归来，再度途经富田村。他又去拜访上回曾经借宿过的人家，并探听那寺僧的消息。主人欢喜相迎，说道："多亏大师宏法，那鬼僧再未进村害民，现在村民们都好像生活在极乐净土一般。只不过大伙儿谁也不敢上山，因此不知鬼僧后来的情况，想来已不在人世了。今晚就请您在舍下安歇，为他祈求冥福，阖村村民都会随您一起诵经祭吊。"

快庵禅师摇首道："不，那寺僧若已善果圆满，坐化升天，则贫僧乃是他的导引之师；如尚在人间，也算是我的徒弟。因此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上山确认他的结果。"于是，二度登上村郊那座山。由于人迹罕至的缘故，山路已与去年来时完全不同。进到寺里一看，荻草和狗尾巴草长得有一人多高，将石阶掩蔽得难以辨认，草上洒下的露水好似下小雨一般。佛殿与经阁的门东倒西歪，住持的禅房和走廊，因受雨水浸蚀，已腐痕累累，生满青苔。

快庵禅师又向寺僧打坐的廊檐下望去，模模糊糊地依稀似有一个人影。近身一看，那人须发蓬乱，已分不清是僧是俗，在丛生的杂草中端坐着，仿佛一尊石像，口里喃喃自语，细如蚊蚋。

快庵禅师凝神倾听，隐约听到寺僧念的正是证道歌：

江月照，松风吹，

永夜清宵何所为。

禅师见状，高举禅杖，大喝道："汝今何所生？汝今何所为？"当头一击，寺僧登时如煦阳融冰，消逝无踪。只剩那领青头巾与尸骸白骨，残留于草叶上。长久以来的执迷不悟，终于烟消云散。佛理之至真可贵，由此可证！

快庵禅师大德之名，传颂遐迩，播于天下。众人皆云他是禅宗始祖达摩再世，到处都在称赞他的功德。村民们自发上山，一起将荒废的山寺清理干净、修葺一新，然后郑重迎接快庵禅师驻寺，出任住持。快庵禅师将原属密宗的山寺，改辟为曹洞宗的灵场。该寺至今仍广受尊崇，香火不绝。

---

(1)总角：指八、九岁至十三、四岁的少年。古代少儿将头发分作左右两半，在头顶各扎成一个髻，形如两个羊角，故称"总角"。

(2)菩提院：这里指家庙，是某一家族固定皈依的寺庙。

(3)灌顶：梵语的意译。原为古印度帝王即位的仪式，佛教密宗效此法，凡弟子入门或继承"阿闍梨"位时，必须先经本师以水或醍醐灌洒头顶。灌顶使受灌者成熟为修密之容器，从此可听闻修习殊胜之金刚乘。

(4)此处所举诸例，全部出自中国明朝谢肇淛的《五杂俎·卷五·人部一》。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因古书无标点断句的缘故，上田秋成对这些例子

解读有误。《五杂俎》原文为："化为狼者，太原王含母也；化为夜叉者，吴生妾刘氏也；化为蛾者，楚庄王宫人也；化为蛇者，李势宫人也。"对比原文可以看出，上田秋成显然将之误断句为："太原王含母也，化为夜叉者；吴生妾刘氏也，化为蛾者；楚庄王宫人也，化为蛇者。"故而造成所举例子在对应上出现错误。

⑸此例亦来自《五杂俎・卷五・人部一》。原文为：有游僧至山寺中，与数人宿，夜深闻羊声，顷便入室就睡者，连嗅之。僧觉，以禅杖痛击之，踣地，乃一裸体妇人也，将以送官，其家人奔至，罗拜乞命，遂舍之。他日僧出，见土官方执人生瘗之，问其从者曰："捉得变鬼人也。"

⑹无明：无智、烦恼、不觉，于诸法事理无所明了，称为"无明"。无明是一切生死烦恼的根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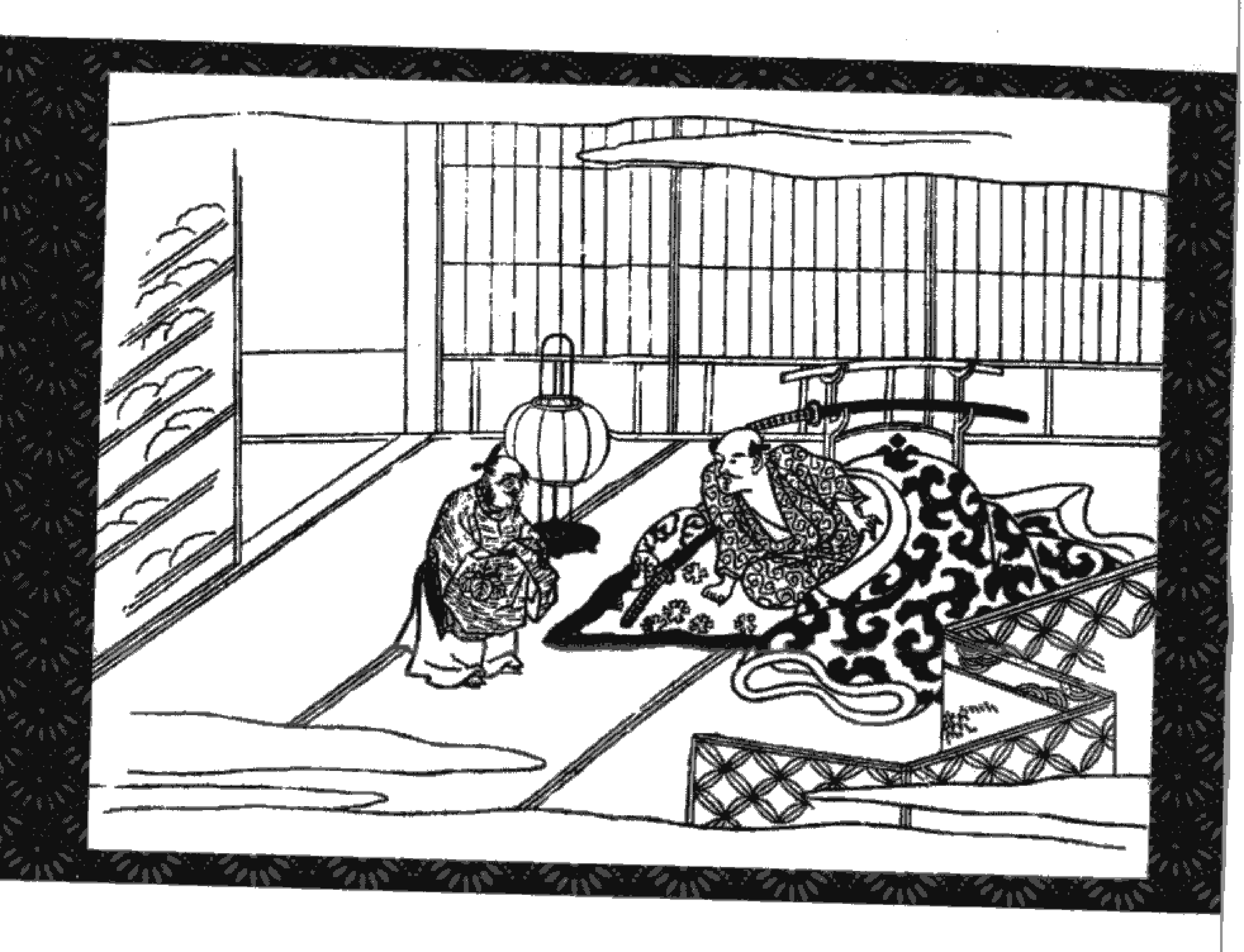
⑺护摩坛：又称光明坛、护摩火坛、军荼坛、火漫荼罗。"护摩"是梵语音译，意为"焚烧"；护摩坛即中央设火炉，焚烧供物之坛。

⑻出自中国唐代玄觉禅师所撰《永嘉证道歌》。



貧富論

贫富论



“还有，某些富人想要缔结善缘，无缘无故随意施惠，不察贤愚便来者不拒，一概予以金钱。此种人即便有善根，其金银财富也终将散尽。原因在于他们仅知黄金可用，不识黄金有德，视金钱如粪土，肆意挥霍，焉得不败？”

在陆奥国[1]蒲生氏乡的家臣中，有一个名叫冈左内的武士，誉高禄厚、素负盛名，关东八州人人知晓。左内性情乖僻，热衷于追逐富贵，与其他武士的重义轻利截然相反。他平日里力求节俭、简朴持家，日积月累，家底日益殷实，成为当地有名的富人。

冈左内在习武练兵之余，不好品茗玩香，而喜欢将诸多金器陈列于大厅上，逐一把玩，悦目赏心。其陶然自得之趣，远胜过世人流连于花前月下。时人对此怪癖多有藐视，挖苦他是个吝啬鬼。

某日，左内听说家中一个服侍自己多年的仆人，积蓄了一锭黄金，便将那仆人唤到身旁，说道："昆山之玉，处乱世之中，亦与瓦砾无异。身为武士，生逢动荡岁月，首先期盼得到的，自然是棠溪、墨阳[2]出产的宝剑；其次，则要获取金银财宝。可是宝剑虽利，难敌千人；黄金之力，却可役使天下，令人人拜服。因此，武士理应珍视黄金，妥善积贮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你虽然地位卑贱，却努力积蓄以你的身份极难获得的黄金，真是值得钦佩。我要褒奖你！"遂打赏仆人黄金十两，并准许他出入佩刀。天下人闻之，多有赞语，言道："如此看来，左内敛财爱金，实与贪婪之辈不同。真称得上是当世罕见的奇人！"

当晚，左内刚刚睡下，忽然听见枕边传来脚步声，有人来到榻前。他睁眼一看，烛台下坐着一个矮小老翁，笑眯眯地望着自己。左内从榻上起身，抬头问道："你是何人？来此做甚？若要强借米粮，也该来个年富力强的壮汉。似你这等耄耋老朽，孱弱

不堪，怎敢来扰我清梦？难道是狐精作祟，欲施妖术？嘿嘿，秋日夜长，无以为遣，你若有什么宵小伎俩，尽管使出来，正好替我解闷。”左内毫不慌乱，眼望老翁，神色自若。

那老翁道：“在下既非鬼魅，亦非人类，而是大人所蓄藏的黄金中的精灵。多年来承蒙厚爱，感激不尽。今日见大人褒奖仆人黄金十两，不胜欣慰感慨。故而化作人身，冒昧前来拜访，欲与大人秉烛夜谈。虽是十无一益的闲话，但若憋在心里不讲出来，总是抑郁难受。为此叨扰大人安眠，备感歉疚。”他顿了顿，接着道：

“富而不骄，乃圣人之道。但刻薄之人常谓：富者多吝，豪者多愚。其实，这只是指晋之石崇、唐之王元宝等豺狼蛇蝎之徒而言。往古之时，富者皆是凭藉审天时、察地利，顺其自然而致富。周之吕望，封于齐地，教民依地利之便治产创富，海边百姓因此趋利而来；齐国管仲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虽只是臣子，其富却胜过列国之君。范蠡、子贡、白圭等，皆鬻货谋利，身家巨万。司马迁罗列上述诸公，撰《货殖列传》。后世学者却口诛笔伐，非议甚多，责其立论鄙陋。那一众学者实则是黯于世理也。孟子云：‘无恒产者无恒心。’农夫勤劳耕作，五谷丰登；工匠制造器具相助，商贾为其流通货物。大家各司其职，各凭本事置产发家，祭祖先、孝父母、育子孙，此乃人生于世的最大本分。除此而外，尚有何为？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云：‘千金之子，不死于市。’又云：‘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，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。’又有云：‘渊深而鱼生之，山深而兽往之，人富而仁义附焉。’此皆自然之理也！然而，只因为《论语》中有‘贫而乐’之句，使得诸多文人陷溺其中，迷惘终身。而赳赳武夫之

辈，挽弓持矢，浑不知富足乃国之根本，只识攻伐之谋、杀人盈野，害人、毁物、失德，结果必是断子绝孙。此皆轻财货而重声名所累。窃以为，人心追名逐利，本质无二。然重名者，拘泥于文章学问，轻财贱物，自命清高，隐遁于山野，晴耕雨读，美其名曰君子固穷。此等人，名虽称‘贤士’，其所作所为，却绝非圣贤之举。黄金者，七宝[3]之首也，埋于地底，则四周充溢清泉，去污涤秽，隐发妙音。如此雅洁之物，岂能聚于愚钝贪吝者手中呢？今夜来此，直抒胸臆，多年郁积之幽愤怨闷一扫而光，当真痛快！”

左内听罢，深有同感，移座向前道：“您适才所述富贵之道，显微阐幽，与吾平日所思不谋而合。在下斗胆略抒己见，请您多加指教。据您所言，世人轻藐黄金之德，而不知富贵乃人间大业，实属错谬。然则，酸儒书蠹之见，亦非毫无道理。当今世上，富贵之人十中有八贪婪阴险，凶残冷酷。有的自身享尽高官厚禄，却对兄弟亲眷中的贫弱者不加救助，更不体恤家中世代驱唤的奴仆；有的眼见邻人家道没落，不但不予援助，反趁火打劫，以贱价收买其田产，据为已有；有的虽被尊为村中长者，却抵赖不还早年欠债，对之礼让者，他却将人家看低一等。偶有故人逢年过节来访，则疑人必是上门借贷，诡称外出而拒人于门外。凡此种种，所在多有。还有一类人，对主君尽忠、对父母尽孝、对尊长尽礼、对贫者尽力，受到众人交口称赞。然而，他们空有高贵品德，隆冬严寒之际，仅有一衣御寒；三伏酷暑之时，仅得单衣一件，无以换洗。即使在丰收之年，早晚也只有一碗稀粥勉强充饥。此类人不但朋友日渐疏远，就算是兄弟亲族亦与之断绝交往。心中痛苦难言，穷困潦倒终了一生。那么，他们是懒

散不肯努力吗？不。他们每天早起晚睡，尽心竭力，东奔西跑，从无闲暇。那么，他们是愚笨吗？也不。只因为怀才不遇，结果就连颜回一箪食、一瓢饮的清贫之乐也无缘享受。以佛教观之，则谓此乃前世种因、今生受果；以儒家言之，则云此系天意。倘若真有来世，那么人们还能指望今生积累阴德，到来世获得善报；即便今生抑郁不平，也能得到抑制。由此看来，富贵之道，佛教的解释切中事理，而在儒家则得不到解决。不知您是否笃信佛教？如吾言中有误，望能予以指正。”

老翁道：“大人所问之事，古来便争论不休，迄无定论。依佛法阐释，贫富之别系由前世善恶所定。此一论断，不过略为概述因果循环之理。倘若前世努力修行，以慈悲为怀，善待他人，今生便能投胎于富贵之家。那么，世间富人多有凭借财势，欺压贫弱者，他们出言不逊、举止粗野、心地卑鄙，令前世的功德善行，到今生堕落不堪。这又是怎样的因果报应呢？听说佛与菩萨都极其厌恶名利，为何又拘泥于贫富之事呢？由此可知，所谓富贵乃前世积德善报，贫贱系前世作恶恶报，都是诓骗无知愚妇的妄谈。不计较贫富报应的人，一心一意只管积善，即使其本身未得福报，子孙也必得膏泽荫庇。《中庸》有云：‘宗庙飨之，子孙保之’，所言正是此中微妙之理。如果本身行善，是为了冀望有善报于己，这就不是真心行善。另有作恶多端、贪财残酷之人，不但荣华富贵，而且长寿善终，对此在下别有管见，请大人细听。

“在下既非神，亦非佛，本是无感情无性格的黄金之精，暂化人形来与大人谈贫论富，故而所思所想与凡人不同。古时的富人，明天时察地利，靠努力经营治产发家。其过程顺应天道，利

人利己，财富聚拢到他们手里合乎自然法则。又有一类人，贪敛无度，亲金银赛过父母，平常节衣缩食，甚至连宝贵的性命也不加珍惜，朝思暮想、念念不忘的唯有金钱。这种人靠着吝啬积财致富，也是有因可循。在下非神非佛，无欲无情，既无判断善恶之能力，亦无穷究其理之必要。奖善惩恶是天、神、佛的事，他们所做的，就是要维持人间正道，非在下这等精灵所能及。在下只知道，谁惜我爱我、重我厚我，便趋近于谁。这便是黄金的聚拢与人心善恶无关的原因。还有，某些富人想要缔结善缘，无缘无故随意施惠，不察贤愚便来者不拒，一概予以金钱。此种人即便有善根，其金银财富也终将散尽。原因在于他们仅知黄金可用，不识黄金有德，视金钱如粪土，肆意挥霍，焉得不败？另外有些人，虽然品行敦厚，赤忱待人，但时运不济，捱苦受穷。上天对他们所赐极薄，尽管忙碌一生，却与富贵无缘。因此，古之贤人求有益则求，无益则不求。退隐山林，飘然出尘，其行止洒脱逍遥、其心境恬淡高远，实是可钦可敬。

“虽然如此，但生财亦需有术。巧者善于聚财，拙者散财比土崩瓦解更快。我等金银之精追随人们的事业兴衰而流转，并无固定主人，今日聚于此，明日聚于彼，依照人们的所作所为，如流水一般，不舍昼夜，来去无休。游手好闲、不务产业者，即使财富多如滔滔江海，也会坐吃山空，消耗殆尽。

“请恕在下一直喋喋不休。我已反复强调，财富的生聚，其实与人的德行并无直接关联。君子爱财，也不必去说三道四。富者或遇机缘，或克制节俭，或勤劳经营，发迹致富、众人服膺理所当然。我等黄金之精，既不知佛法所谓因果报应，也与儒家所说天意毫无干系，不过是游戏人间罢了。”

左内听罢，愈发兴致勃勃，道："阁下卓识妙论，令我茅塞顿开，积年疑惑雪融冰消。不过仍有不明之处，尚请赐教。当今丰臣氏威震四海，五畿七道[4]虽表面上已日趋升平，但失国而谋再起之士，潜隐各地，他们托庇于大国，静观时势，一旦天下有变，必图复国，再兴主家。而百姓们也不认可真正的和平已经到来，他们仍处于战国状态，随时可抛弃农耕转执刀枪；武士们更是难以高枕无忧。此种状况，绝非长治久安之道。究竟谁能一统天下，使苍生安居乐业呢？届时，您又将趋附于何人呢？"

老翁答道："人间气运兴亡，非我等精灵所能知晓。若单以富贵之道而论，武田信玄谋略超群，一生智计百出，其威权虽只限于三国之内，但一代名将的美誉却举世称颂。据闻他临终时曾言：'织田信长[5]真乃幸运儿，吾以往太过轻视于他，以致没有及时讨伐，如今病倒不起，方才后悔莫及。用不了多久，武田家的子孙就要亡在他手上了。'与信玄并立的上杉谦信，也是武勇过人的英杰。信玄死后，本来谦信可以天下无敌，可惜不久后也英年早逝。信长的见识气量，固然出类拔萃，但智谋逊于信玄，武勇不及谦信，只因善于经营，独占富贵[6]，才一度称雄天下。惜乎为人刚愎自用，终因辱及家臣，遭反叛而死于非命。由此观之，信长亦非文武兼备的治国良才。秀吉[7]素有凌云之志，无奈出身寒微，因羡慕柴田胜家、丹羽长秀的富贵，遂从二人姓氏中各取一字，改姓羽柴。如今秀吉化龙升天，或许早将当初蛰伏浅池时的境遇，忘得一干二净了。秀吉虽化龙飞升，但穷究其底，亦不过蛟蜃之类，并非真龙，至多三年，其势必衰。丰臣一族，富贵难以久长。

"自古以来，凡骄奢无度者当政，绝难长久；但若过于节

俭，又会陷于吝啬。故而明察节俭与吝啬之界限，甚为重要。今秀吉秉政万难长久，但万民安居乐业，家家讴歌称颂的千秋盛世，即将来临。吾有八字真言，赐君牢记。”说罢高声咏道：

尧蓂日杲[8]，百姓归家。

二人一夜长谈，至此尽兴。远方传来寺院的钟声，已是五更。老翁道：“彻夜清谈，有扰安眠。目下天将破晓，在下告辞了。”站起身来，霎时间消失无踪。

左内仔细回思夜间所闻，揣摩歌中含义，慢慢领悟了“百姓归家”[9]的真谛，深以为然。由此推想到“尧蓂日杲”四字，正是寓意着“瑞草生，旭日明”的吉兆！

---

(1)陆奥国：属东山道，又称奥州。其领域大约相当于今日的福岛县、宫城县、岩手县、青森县、秋田县东北的鹿角市与小坂町。

(2)棠溪、墨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宝剑产地。《史记》载：“天下之剑韩为众，一曰棠溪，二曰墨阳……”《战国策·韩策》亦载：“韩卒之剑戟，皆出于冥山、棠溪、墨阳……”

(3)七宝的说法不尽相同，较常见的说法是指金、银、琉璃、珊瑚、琥珀、砗磲、玛瑙。

(4)五畿七道是古代日本全土在律令制下的行政区域划分。“五畿”指京畿区域内的五国，又称“畿内”或“五畿内”。京畿之外则仿中国唐制，以“道”称之，共分为“七道”。五畿是：山城、大和、河内、和泉、摄津；七

道是：东海、东山、北陆、山阳、山阴、南海和西海。

⑸织田信长（1534～1582），日本承前启后、绝世无双的一代枭雄，被誉为“战国风云儿”，安土时代之开创者。1560年，织田信长在“桶狭间合战”中大败今川氏，登上历史舞台。此后，他以“天下布武”为目标，征战四方，几乎结束战国乱世。1582年6月2日，织田家重臣明智光秀背叛，率军猛攻夜宿本能寺的织田信长。织田信长纵火自焚，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一生，终年49岁。

⑹织田信长是战国时代最重视商业的大名，他开金矿、撤关所、设立乐市，鼓励商业流通与自由贸易，奖励技术革新，同时积极谋取对贸易基地堺港的控制权。一系列得力的商业政策，使信长获得了大笔财富。

⑺丰臣秀吉（1536～1598），出身卑微的贫农之子，初名木下藤吉郎。1554年投奔织田信长，屡立功勋，逐步升迁为信长麾下独当一面的大将。1582年信长死于“本能寺之变”，秀吉立即从前线回师，讨灭叛乱的明智光秀，随后又于贱岳之战击败柴田胜家，成为织田信长的实际继承者。他接过信长的旗帜，延续信长的战略，最终压倒群雄，在名义上结束了战国乱世。1586年，秀吉受赐姓“丰臣”，并就任关白。1591年，他将关白之位让给外甥丰臣秀次，自称太阁。

⑻尧蓂，传说帝尧阶前所生的瑞草。日杲，日出光明。

⑼“百姓归家”意为百姓归于家康。丰臣秀吉死后，德川家康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中击败忠于丰臣家的石田三成，基本上掌握了全国政权。1603年，他在江户开设德川幕府。1615年“大阪夏之阵”，德川家彻底灭亡丰臣氏，实现了“元和偃武”。德川家康在真正意义上统一了日本全国。

すゞめ物語

序

春雨霏霏，经夜不歇。清冷静谧间，拂纸研墨，欲挥毫直抒胸臆，又感心怀空洞，渺无可书之事。思撰物语故事，又恐力不能及。然吾区区穷乡之叟，才疏学浅，除此又能何为乎？念往昔受诓于史籍，而今亦不妨为文诳惑他人，图一乐也！纵然事属杜撰，未必逊于信史。一念及此，遂不揣浅薄，提笔撰述。推窗而望，绵绵春雨，似欲润吾枯肠，淅淅沥沥，淅淅沥沥。



血溅宫闱

—血溅宫闱—

自鸿蒙初辟、天神创世，吾国已历五十一代天皇，如今在位的乃是天推国高彦天皇[1]。是年，天下五畿七道风调雨顺，无旱无涝；五谷丰登、四海清澄，百姓鼓腹而歌，好一派太平盛世之气象。良禽毋须择木，自能安栖；贤臣毋须择主，自有任用。为纪此升平年景，朝廷图书寮[2]遍搜唐国典籍，上奏天皇，改年号为“大同”[3]。

大同元年，平城天皇即位未久，即下诏为皇太弟神野亲王营建东宫御所，命他迁居其中。如此优礼厚待，盖因先皇在世之日，曾特别恩宠神野亲王，故而遗泽荫庇至今。神野亲王天资聪颖，博览经史、贯通古今，兼且雅擅草隶。就连隔海的唐国，也有人极为欣赏他的书法，求其惠赠题字。

那时唐国的皇帝乃是宪宗，听遣唐使盛赞平城天皇德政，便派遣使者来国，互市贸易。新罗国哀庄王[4]亦与本朝通好，循例进奉贡品数十船。

平城天皇因体弱多病，继位不久便欲将皇位让予皇太弟神野亲王，但殿上公卿众口一词，纷纷劝谏道：“兹事体大，还望吾皇三思。”

某日夜间，平城天皇于眠中得一奇梦，梦中见先皇面向自己，纵声吟咏短歌道：

晨起未闻鹿鸣，夜深踌躇难返。

天皇一惊而醒，细细咀嚼歌中含义，悟到先皇是希望自己早

日让位。

又一日夜间，天皇梦见有使者携来先皇口谕，当殿宣道："早良亲王[5]之亡灵，因无后裔子息供养，遂至柏原御陵[6]向朕陈情，请求予以修庙供奉。朕已应允，你速去办理。"

平城天皇醒来后疑惧交迸，颇觉这些怪梦均因自己优柔寡断而起。慌忙召来法师、神官，登临祭坛，为早良亲王祓禊超度。此后又追封早良亲王为"崇道天皇"。

大臣藤原仲成与其妹药子，竭力劝阻天皇道："《周礼》虽载：观天地之会，辨阴阳之气，以日、月、星、辰可占六梦[7]之凶吉。然则，陛下难道真的要以幽暗不明之梦，来裁断乾坤纲常？陛下不过是气血虚弱，遂为邪佞所趁罢了。"当下传令，命御医出云国广成对症制药，为天皇调养御体。

公卿臣僚们也聚集在一块儿，商议对策。他们决定派遣祓禊神官前往全国各地的神社，同时召伯耆国高僧玄宾法师进京。玄宾法师曾任僧都[8]职司，后因看不惯弓削道镜[9]倒行逆施，愤而辞官，隐遁山野。此番奉召入宫驱魔，他全力施为，七日之后，魔氛尽散，遂启禀天皇，恳求准予辞行。天皇身心渐安，喜慰之下，欲留玄宾多宿几日。但玄宾似有所悟，竟无视天皇意旨，自行归返伯耆国去了。

另一方面，藤原仲成与药子千方百计地献媚逢迎天皇，明里处处投天皇所好，暗中则处心积虑，想方设法离间天皇的左右大臣。天皇虽略有察觉，却一笑了之，并不深究。皇宫中照常夜夜笙歌，美貌少年与娇艳少女重重环绕，翩翩起舞，齐声高唱天皇御制短歌，歌云：

雄鹿呦呦觅佳偶，圣心如露溶寒霜。

药子见天皇兴致颇高，频频举杯，也即翥凤翔鸾，起舞助兴。她挥团扇拂长袖，歌道：

三轮神社门开敞，吾皇千秋万古存。

歌舞尽兴，次日天皇神采奕奕，上朝理政不提。

且说那神野亲王工于文藻、玄鉴宏达，难免受小人嫉妒，屡有谗言入于平城天皇之耳。天皇每逢小人进谗，总是默忖道：“本朝自皇祖神武天皇[10]仗剑东征、举矛开国以降，直至第十代崇神天皇，史书皆无详细记载[11]，《日本书纪》对此亦不得要领。此后儒教由汉土传入，国人本应以圣贤之教律已、以圣贤之道待人，惩恶扬善，恢弘正气。可惜世风日下，奸邪当道，满目巧言令色之徒，搅得天下扰攘难安。朕虽疏于读书，才薄学浅，却也知遵照圣贤教诲，黜邪崇正，如此方是治国之道。”遂不理谗谤流言。

某日天清气朗，万里无云，突然云天之上传来“隆隆”震响声。正在大殿上打坐的空海大师急忙默诵咒文，手持念珠大喝一声，从空中掉下一个奇形怪状的物体。大家围拢一看，竟是蛮人乘飞车来此。空海大师将其擒住，置于箱中。又命人将箱子抛入难波津。忌部滨成[12]在怪物陨落处掘地三尺，朝天祷告，以逐邪气。此事甚奇，不知何解。

再说皇太弟神野亲王，这日亲往柏原御陵，参拜父皇陵寝。他在桓武天皇陵前献上一道密奏，奏文内容除亲王本人外，他人全不知晓。

翌日，平城天皇亦至御陵参拜。公卿百官前呼后拥，左右大将、中将佩剑持戈，护卫御辇。珍馐美味、金银币帛摆满供台，松柏树上彩绦飞舞。如此盛况，唯有上古神之世代时，方能与之

相类。雅乐寮[13]的笛师、唐乐师、腰鼓师、伎乐师等，分列左右，笙笛鼓乐、急管繁弦，就连寻常车夫、兵卒，也听得如痴如醉。

忽然，铅云低垂，天色登转晦暗。乌云由山后翻涌而至，四周漆黑一片。文臣们慌忙扶天皇上了御辇，武将及卫士们在车辇旁护卫，众人保着天皇回到了皇宫。

在“陛下返宫”的高呼中，大伴氏人[14]急急开启宫门。御医们听说天皇受惊，迅速调配好良药，送入御所。天皇虽安然无恙，但心中已认定拜陵时所遇之事，乃是先皇催已让位的警兆。他持杯在手，以双岗蕨调味，吃着一条栗栖野河中的鲶鱼，默然沉吟。当晚明月皎洁，布谷鸟的鸣啼清脆悠远。过了片刻，天皇步入寝殿安眠。

次日清晨，召空海大师殿前问对。天皇问道：“上古的三皇五帝暂且不提，请大师讲讲后来的帝王是怎样治国的？”空海回禀道：“无论何邦何国，皆非先立礼教方才开国的。昔时殷汤‘网开三面，德及禽兽’[15]，便是得民心之道。望吾皇勤勉政务、事必躬亲，使黎民百姓能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，饥则得食、渴则得饮。若如此则民风淳朴，苍生不生非分之想，天下垂拱而治矣！”

天皇颔首赞许，深以为然。

皇太弟神野亲王此时也在殿上，与天皇一起听空海大师纵论古今。天皇问神野亲王道：“周朝享国八百余年、炎汉享国四百余年，你且说说，它们是如何令国家长治久安的？”神野亲王向来慎思明辨，默忖片刻，答道：“周与汉享国虽久，但周开国七十余年后，国力便日趋衰弱[16]；而汉高祖尸骨未寒，吕后已篡权乱政。凡此种种，皆非秉政者所能预料。故而长治久安，并不全凭人力。”

平城天皇道："皇弟所言，难道是指'天意'？'天'者，乃皇祖天照大御神光照大地之处。又有谓'高高在上，空空旷旷'即天。儒者言：'天即主宰，主命禄。'佛家则云：'天，十界之一，天众所居，有乐、善、妙、高、胜之趣。天帝时常聆听佛理。'然天命渺渺、天数难测，众说纷纭，歧义多端。到底何为'天意'？实在令人费解。"

皇太弟听毕，沉默不语，躬身退出大殿。

翌日早朝，平城天皇颁旨退位，让皇位于神野亲王。神野亲王上表固辞，云："天下神器，不可轻传。皇业大宝，非圣不践。"平城天皇坚持让位，神野亲王遂即位登基，是为嵯峨天皇。

平城上皇退位后，打算迁居旧都奈良。从元明天皇[7]到桓武天皇，皆定都于奈良，历七代之久。有首歌如此赞颂奈良城：

如花开之盛，若花绽之芳，欣欣向荣。

上皇因为忆起这首歌，所以决定搬到奈良安居。

选好吉日，平城上皇一行出了京都，望奈良而来。銮舆行至宇治川沿岸，上皇令暂且在此歇一歇。他远眺河川，咏道：

武者勇无俦，尽忠奉君皇。吾愿前方奈良道，万代平坦似板桥。

咏毕，命歌人连唱七遍。上皇兴犹未尽，举杯道："虽不见渔人翻波逐浪，沙洲上却有水鸟群聚嬉闹。会此妙景，当浮一大白。"药子忙为上皇斟满美酒，上皇吩咐道："就以此地地名为题，诸位卿家各咏歌一首，如何？"

药子先咏一首，道：

丹霞映红朝日山，宇治河风穿衣袖。

上皇笑道："河风凉爽，甚快胸臆。"

左中将藤原惟成也跟着吟咏一首，歌曰：

愿侍君上渡川去，敬祝圣皇无烦忧。

兵部大辅橘三继也和道：

两岸繁花似丽姝，山吹花开迎吾皇。

上皇笑道：“爱卿歌中的山吹花[18]，可是来自藤原京一带？那儿乃是飞鸟[19]旧都，还留有大草香皇子的宫殿呢！”

当天上皇与众臣僚还咏了不少歌，毋庸一一赘录。

当晚在奈良坂游宴，上皇问道：“常见人以‘侧柏’入诗，‘侧柏’寓意着什么？”药子答道：“侧柏的叶子正反两面都相同，比喻人心在表面上看不出好坏。不过，侍奉吾皇的大臣，全都忠心耿耿，不会有不测之徒。”上皇颔首微笑。是夜，寝于旧宫。

第二天清晨，内侍高卷珠帘，上皇远眺四方。东面是春日山、高圆山、三轮山诸山，逶迤绵亘；南面鹰鞭山高耸入云；西面葛城山、生驹山，山色如黛、葱郁青翠。上皇自言自语道：“本朝定都奈良，历史悠久。不知何故，先皇要将帝都北迁至平安京[20]？”正沉吟间，有人禀道：“北面乃元明、元正、圣武三位先皇的陵寝。”上皇忙垂首恭立，遥向北面而拜。此时，奈良旧都古刹林立、佛塔遍布，城中尚有众多百姓未曾迁往京都，繁华一如往昔。

上皇因要参拜东大寺毘卢舍那佛[21]，用过早膳便起驾离宫。至寺中，佛像高大，上皇昂首仰视，惊叹道：“真是宏伟啊！毘卢舍那佛诞于西方极乐净土，而今以陆奥之金粉涂身，愈发熠熠生辉、光华耀人。”寺中法师禀道：“此尊佛像系依《华严经》中所描述的佛相塑成。我佛如来善能变化，身躯缩小可容于谷粒中。唐时肖像渡海传入本朝，佛像脚底镌有‘开元’年号。天竺国曾三度大兴土木，营造佛像。佛像高五尺余，显如来真容。望

吾皇体惜民役劳苦，勿效天竺之扰民。”上皇脸色微变，却并不发作，只寂然无言。此亦上皇性情柔善，令人敬仰之处。平日里即使是对药子、仲成等人的挑拨离间，上皇亦未见责，至多整整御乌帽子[22]，庄容正色以表明态度罢了。

进膳时，上皇怒气已消，霁颜道：“难波渔夫贡奉鲜鱼那段故事，是否就发生在这附近？”

药子答道：“昔年应神天皇立幼子菟道稚郎子为皇太子，应神天皇驾崩后，按照他生前遗嘱，群臣欲立菟道太子为皇。但菟道太子言道：‘岂有兄长在，而幼弟为君者？此事有违圣人教诲。’遂要将皇位让给大鹪鹩皇子。大鹪鹩皇子认为先帝遗志不得违背，也不肯即位为君。于是兄弟二人推来让去，竟使皇位空了三年之久。那时因兄弟相让，难波的渔夫进贡鲜鱼，都不知该送往何处，以致鲜鱼俱都腐烂。后来菟道太子为了使兄长不再为难，终于一死了之。大鹪鹩皇子这才即位，是为仁德天皇。百姓感佩不已，尊之为‘圣王’。兄弟二人的事迹代代相传，流芳百世。

“推古论今，陛下您也是将皇位让予兄弟，在位仅四年便隐退奈良。天下百姓及文武大臣对此都极为失望。人人皆言：‘而今在位的天皇，熟读唐书史籍，定是效仿唐国恶弊，篡夺了上皇大政。’”

上皇听药子如此说，连忙摇手阻止道：“不可胡言！”

药子却继续道：“陛下理应明白，如今群臣都盼着您能回京复位呢！”

嵯峨天皇的数名心腹当时也在场，听了这话，心中嘀咕，私下交头接耳，小声议论。

仲成跟着奏道：“陛下对外可推说御体有疾，退位只是一时

权宜之计。如今御体痊可，可复位执政。若现任天皇意有不满，臣右兵卫督愿领兵进抵奈良山、泉川，宣示陛下天威。”

不久后，一首谶谣在京都内外传得沸沸扬扬：

南国春暖鲜花开，北窗飘雪人心寒。

谶谣传入朝中，嵯峨天皇立即召来奈良近臣一一查问。有人出首道：“谋逆之事皆系药子、仲成二人主谋。今年春正月，照例须向奈良内廷贡奉药材三种，然只得屠苏、白散，未见度嶂[23]。上皇询问因由，药子泪下沾襟，泣道：‘臣不敢献度嶂。只因度嶂二字，有度过险嶂之意。奈良坂虽宽顺平坦，奈良青山却层峦叠嶂，阻挡着陛下的前路。陛下既无法度过那险嶂峭壁，回到京都，臣又怎敢献度嶂？大和国的供物也因此未能尽数贡上’……以上即药子在上皇御前所言，其他的话，微臣便不知晓了。唉，欣逢盛世，药子、仲成却意图不轨，为一己私利，欲陷苍生于干戈，真是令人悲叹。”

嵯峨天皇查察属实后，立即派遣官兵，擒拿仲成，枭首悬尸于奈良坂示众。药子也被软禁起来。

高丘亲王乃上皇第三子，本已定为储君。受“药子之变”连累，嵯峨天皇对上皇颇有顾忌，遂废高丘亲王太子之位，下诏令其削发为僧。亲王出家后，法名真如，先是师从道诠学习三论[24]，后又拜在高僧空海门下，潜修真言宗奥义。贞观三年[25]，真如出海入唐。学成后，又一路翻越葱岭、过罗越国[26]，返回本朝。朝野上下钦佩不已，都希望他登基为君。

再说药子遭软禁于幽宫后，不但毫无悔过之心，反怨气郁积，难以纾解，终于横刀自刎，血溅宫闱。血迹洇染在丝制帷屏上，始终不干。据闻曾有勇者以矢射之、以刀劈之，箭折刀钝，

皆不能入。世人无不惊悚。

上皇对此却概不知情，只以自身失于检点之故，发愿出家。史载上皇终年五十二岁。

---

(1)高彦天皇，即平城天皇，其谥号为“日本根子天推国高彦尊”。他于785年被立为太子，806年因桓武天皇驾崩而继位。809年时，由于身体病弱，让位给异母弟嵯峨天皇。

(2)图书寮：日本古代负责书籍管理、国史编纂的部门，也担当佛经、佛像的管理。

(3)延历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（公元806年6月8日），日本改元“大同”。

(4)哀庄王：姓金名清明，后改重熙，是新罗第四十代君主。

(5)早良亲王：桓武天皇之弟，因卷入藤原种继被暗杀事件，遭到流放。早良亲王坚持自己无罪，最终屈死于流放地。他死后桓武天皇家灾祸不断，皇太后与皇后相继去世，宫中又出现灵异事件，皇太子也病入膏肓。桓武天皇筮卜问占，阴阳寮认为是早良亲王的怨灵作祟。于是桓武天皇为早良亲王修庙建寺，并追封为“崇道天皇”。

(6)柏原御陵系桓武天皇陵寝，位于京都市伏见区深草坊町。

(7)《周礼》六梦：一曰正梦；二曰噩梦；三曰思梦；四曰寤梦；五曰喜梦；六曰惧梦。

(8)僧都：日本模仿中国之制，设立的统率僧尼的官名。职位次于僧正、僧统。

⑼弓削道镜（？～772），日本奈良末期僧人。752年进宫中道场，因受孝谦女皇宠信，一路高升，766年授法王位。他大力推行佛教政治，俨然“无发天皇”，被反对者称为“妖僧”。后因篡夺皇位失败，被流放到下野国药师寺，卒于此地。

⑽神武天皇：日本开国之祖、第一代天皇，传说他建立了最早的大和王权。

⑾崇神天皇是最早可考的天皇，在他之前的九代天皇，第一代神武天皇的传说含有大量神话色彩，不能确定是否真的存在过。自第二代绥靖天皇，到第九代开化天皇之间的八代天皇，在日本史书上仅有年表（即位、系谱），而治理事迹却付之阙如，故被称为“阙史八代”。

⑿主管祭祀的部门叫“忌部”，管理忌部的氏族便称为“忌部氏”。

⒀雅乐寮是古代日本乐舞的教育机构。

⒁大伴氏是古日本强势氏族之一，系以服务皇室的职业名为姓氏的家族。氏族首领称为“氏上”，同族成员称为“氏人”。

⒂把捕禽的网撤去三面，只留一面。比喻采取宽大态度，给人一条出路。见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“汤出，见野张网四面，祝曰：‘自天下四方，皆入吾网。’汤曰：‘嘻，尽之矣！’乃去其三面。祝曰：‘欲左，左；欲右，右。不用命，乃入吾网。’诸侯闻之，曰：‘汤德至矣，及禽兽。’”

⒃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“昭王之时，王道微缺。”从周武王算起，到周昭王时，正是七十余年。

⒄元明天皇（661～721）：日本第四十三代天皇，女天皇。在位时模仿唐都长安，建平城京。710年迁都平城京（奈良古称），开创奈良时代。

⒅日本称棣棠花为“山吹”，自古以来即是诗人吟咏的对象。诗人认为山吹花开之时，是山魂苏醒的季节，为大地带来光明的色彩，象征着希望与美好的未来。

⒆飞鸟时代：始于592年推古天皇迁都飞鸟，止于710年元明天皇迁都平

城京。上承古坟时代，下启奈良时代。

(20)公元794年，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迁到平安京（现在的京都），开启平安时代。

(21)毘卢舍那佛（梵文Vairocana），又译为“毘卢折那”、“毘卢遮那”、“卢舍那佛”、“遮那佛”、“大日如来”。原出自《华严经》，是释迦牟尼的别称。但因译音不同，造成后世各宗派对它有不同的解释。

(22)乌帽子：以薄纱或是丝绢制成，外表涂以一层黑漆，重量很轻。乌帽子的种类很多，公家一般戴挺直的“立乌帽子”。

(23)屠苏：汉末名医华佗创制的药酒，具有益气温阳、祛风散寒的功效。白散、度嶂均为方剂名。

(24)三论是佛教三论宗的经典。三论宗：因依《中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和《百论》三论立宗，故名。

(25)此处的“贞观”，是日本清和天皇的年号，不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。上田秋成计算有误，高丘亲王是贞观四年（862）率僧俗六十人乘船前往唐土，不是贞观三年（861）。

(26)罗越国：马来半岛南部的古国。



天津處女

—天津处女—

嵯峨天皇英才明睿，以贤德治世，海内晏平。他大力推行“唐化”，国内一切典章制度、生活方式，均效仿唐制。以至于本朝唐风大兴，原有的本土风尚一时尽失。就连皇女作歌，也刻意用些“非草非木乃是竹”、“吹毛求疵”之类的半夹生汉文，使得和歌咏唱者，几乎无法开口。

回思平城上皇御宇，仅得四年便退位下野，许多人为此扼腕叹息，免不了暗中议论，言道上皇或有复位之念。嵯峨天皇亦对上皇有恻隐之心，乃下诏册封御弟大伴亲王[1]为皇太弟，以慰上皇之心。世人皆赞嵯峨天皇胸襟博大、深谋远虑。

嵯峨天皇在位十四年，退位后于嵯峨云山之阴，效法尧帝，建造了一座“茅茨不翦”[2]的别宫。之所以如此，系因先皇所经营的平城京，在结构上与唐国都城相似，不合本朝旧制。嵯峨天皇希望借新建的别宫，重现昔年瑞篱宫[3]的简朴无华。

在定都平安京之前，桓武天皇曾先将国都迁至长冈京，但公卿大臣们纷纷抱怨长冈地狭逼仄，不愿迁移。每天上朝时，都要由平城京赶到长冈京，散朝后再赶回家，十分不便。而平城京的普通百姓，也大多不愿移居新都。桓武天皇的初次迁都，因此陷入窘境。于是，天皇又建平安京，再度迁都于此。新都奠基之日，天皇特意向丰岩真户、栉岩　等神祷告祈福。后来平安京果然繁荣兴盛，王公大臣的豪宅别苑鳞次栉比，比诸奈良更显繁华。

再说嵯峨上皇退位隐居时，正值壮年。他学识渊博，堪比汉

之贾谊，常在别宫向随侍近臣推荐汉书，自己更是孜孜不倦地苦练书法。为了精研草隶，还派人渡海前往唐国，搜购了大量名家真迹。

某日，空海入宫觐见嵯峨上皇。上皇取出一卷书帖，道："此帖乃王羲之真迹，近日方才购得，请大师品鉴。"空海接过，浏览一番后，笑道："陛下明鉴，此帖其实是贫僧在唐国时，临摹王羲之的习作。"说着，翻过书帖，只见在背面不显眼的一个角落里，果然写着"日本释空海"字样。当着群臣的面，上皇失了颜面，颇为不快。

空海精擅书法，被称为"五笔和尚"。"五笔"指的是"篆、隶、真、草、行"五种书体皆工[4]。

上皇退位后，皇太弟大伴亲王即位，称淳和天皇。次年改年号为"天长"。当年秋七月七日，奈良的平城上皇驾崩，谥号"日本根子天推国高彦尊"。

嵯峨上皇识见非凡，力倡唐化使国家万象更新。淳和天皇登基后，仍沿用上皇的典章律令，以儒教之道治天下。同时还大力推进佛法的传扬，置佛祖于天皇之上。于是各地广建佛堂佛塔，而那些博学多闻、灵验素著的高僧们，虽不像公卿大臣那样上朝奏事，却也能时常参与议政。新皇的律令自然也受到僧侣和佛家思想的影响，以致人们都在暗地里议论道："如来大智。陛下为求冥福，看来已经被无边佛法网住了。"

再说中纳言和气清麿，曾于高雄山兴建神愿寺。其后妖僧道镜伪造宇佐八幡神宫的神谕，企图篡夺皇位。清麿不畏淫威，向女皇阐明神谕真相，因此被盛怒的道镜贬谪为因幡员外介。后来道镜又借故将清麿贬为庶民，流放到大隅。[5]直至称德女皇晏驾，

清麿才回到京城。他的忠诚耿直虽然受到人们的敬重，但一直到老，都只在中纳言的官位上，再未晋升过。市井传闻，他是因为得罪了小人，受到恶言毁谤，所以即使他在老家备前国大兴水利、安置流民，立下大功，依然无法获得升迁。真是可惜可叹。后来人们将神愿寺改名为神护寺，就是为了纪念清麿曾经保护神德不受亵渎的功劳。

天长十年，淳和天皇让位给皇太子正良亲王。如此一来，就出现了嵯峨、淳和两位上皇坐镇幕后的局面，实乃亘古未有。即便是在唐国，也没有这样的情形发生。

正良亲王即位后，称仁明天皇，改年号为“承和”。自改元以来，佛事日隆，儒学却发展渐缓。就好比并行的车轮，突然有一边出现问题，车速不得不放慢下来。之所以如此，乃因仁明天皇心羡唐国佛教兴盛，遂生骄奢攀比之心。说到底，便是虚荣心在作怪。

仁明天皇在位时，有个六位藏人[6]叫良岑宗贞，因聪明颖悟，颇有才学，受到天皇青睐，被召入内宫。一开始天皇只让他吟诗作文，后来宠信日深，连朝廷政事也经常问计于他。宗贞生性狡黠，知道自己不谙政事，遂深自藏拙，对朝政从不多言。但每逢天皇问及诗歌、乐舞时，必竭尽全力，引经据典，所言往往出乎天皇意料之外，天皇因此愈发恩宠他。

宗贞为人贪花好色，一日，天皇同他商议丰明节会的事宜，他便趁机提议增加舞姬的人数，说道：“昔年清见原天皇[7]避祸于吉野时，有五位天女自瑞云间降下，翩翩起舞，抚慰天皇。后来五天女下凡便成了预示天皇登基的吉兆。因此，微臣认为在丰明节会上再增设五名美貌舞姬，正合五天女的古例，甚有必要。”仁明天皇

与宗贞一样好色，听了这话正中下怀，当即准奏。于是立刻降旨，从今冬开始的节会上，增设五名舞姬助兴。大臣、纳言、参议等人争先恐后地将自家的女儿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希望她们在节会上能够得沐圣恩。然而和古代一样，那些没有受到天皇宠幸的舞姬，终身都被幽禁在伊势加茂的斋宫中，不准另嫁他人。

天长年间，和歌再度兴起。良岑宗贞、文屋康秀、大友黑主、喜撰法师等名家辈出[8]。又有女歌人，才华不逊男子，如伊势、小野小町的新和歌，迥然有别于传统和歌，名闻当时、流芳百世。

据说当年淳和天皇在四十大寿的庆典上，御览了兴福寺僧人献上的长歌，赞道："这该算是僧家的第一首长歌吧？了不起。"可是今日再读那首长歌，便会觉得也不过尔尔，并无值得称道的地方。可能是由于在当时比较稀有，才显得珍贵吧！而仁明天皇似乎也不了解人丸、赤人、亿良、金村、家持[9]等歌人。

有一天，仁明天皇问空海道："本朝自钦明、推古[10]以来，即广收佛家典籍，然至今仍有诸多佛经不曾收录。卿之真言宗咒术，与佛经相比，又有何用处？"空海答道："所谓经典，犹如医者学'素难'[11]之书，从而认识到运气、六经一样。真言宗的咒术，便似良医对症下药，开出黄耆、人参、附子、大黄等，使患者服药病愈。因此佛经与咒术，就像车子的两个车轮，只有让它们同时转动，车子才能向前。"

仁明天皇点头称善，赏赐了空海不少东西。

天皇素闻宗贞好色之名，某日欲一试真假。他穿着棣棠色的外衣，扮作女子躲在后凉殿的窗下。宗贞路过时，看到窗下露出的袖角，便上前拉扯袖子，意图调戏。但对方却默不作声。宗贞于是低声唱道：

穿着山吹花色衣服的美人啊，你怎么不开口？

难道像栀子那样，天生没有嘴巴？[12]

话音刚落，仁明天皇脱去女装，从窗后走了出来。宗贞一看，竟是天皇，大骇之下，急忙转身就逃。天皇却并不动怒，只喊了一声："站住……"

在汉土，古时有一位君王身边的宠臣，与君王同游桃园时，摘下一个桃子，咬了一口，觉得甘甜可口，便将剩下的桃子递给君王吃。君王不但没有责怪他，还赞他关心自己，愈发宠信他。[13]而仁明天皇与宗贞的这段轶事，也和汉土的君王赏识那个宠臣差不多。山吹花色后来被称作"无嘴色"，便是因为宗贞这首和歌的缘故。

淳和天皇的皇后橘嘉智子，即如今的皇太后[14]，系太政大臣橘清友之女。某日，圆提寺僧侣上奏朝廷道："先皇托梦，嘱咐本寺立橘氏神祇以祭之。"仁明天皇本有心准奏，太后在内宫闻之，即召天皇说道："橘氏乃外戚之家，入于国家大祭，有失体统。更何况孔子曰：'人道近、神道远。'因此万万不可入祭于圆提寺。"因为这番话，天皇驳回了圆提寺所奏。橘氏神祇遂供于葛野川今之梅宫祭祀。似太后这等识大体、明大义的女中丈夫，自然对宗贞的好色行径极为厌恶。

承和九年，嵯峨上皇驾崩，伴健岑与橘逸势等人趁国丧之际，阴图谋反。事机不密，被阿保亲王察觉，亲王立刻上奏天皇，发兵擒拿叛党。乱事敉平后，太后以橘逸势败坏橘氏名望，请求天皇对其从重量刑。而此次叛乱的主谋恒贞亲王，则被废去东宫之位，落发为僧，法号恒寂。时人愤而有言："嗟乎！受禅废立之事，原本仅见于唐国史籍，如今本朝亦步其后尘矣！"

仁明天皇崩于嘉祥三年[15]，因陵寝位于纪伊郡深草山，故被后人称为“深草之帝”。

仁明天皇大殡那天深夜，宗贞忽然销声匿迹，无影无踪。人们都说他是因为没了靠山，害怕太后和众公卿会对己不利，这才躲藏起来。虽说已废除了殉葬法，但他很有可能已经追随先皇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实际上，宗贞并没有殉死，而是身穿僧衣、头戴斗笠，扮作一副落魄贫寒的模样，云游天下去了。

某夜，女歌人小野小町行旅至清水寺歇宿，正独处一房默诵经文时，忽闻隔壁房中也传来诵经声，其声颇为熟悉。小町心道，难道是宗贞在隔壁？便写下一首和歌，让人送过房去。歌曰：

旅卧石板床，凉露侵肌寒；愿借法师一苔衣。

宗贞看了和歌，认得是小町笔迹，便翻过纸来，在背面回了一首和歌：

贫僧厌尘世，苔衣苦单薄；莫若二人共御寒。

宗贞让人把歌纸送回小町房中，自己则急匆匆地离开了清水寺。后来小町将和歌呈给五条皇太后[16]，太后看了，叹道：“唉，作此歌者，必是先皇宠臣良岑宗贞，可惜没留住他。”

不过，宗贞在云游京畿诸国时，还是被人发现了行踪，并禀报了朝廷。在位的天皇赏识他博学多闻，将他改名遍昭，并擢升僧正之位。

遍昭无行无德，却能一再富贵。只能说，这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了！

僧正遍昭有二子，长子弘延少年得志，步入仕途，人人称贤。遍昭向次子道：“汝既是僧人之子，索性也出家吧！”不问

次子是否应允，落其发，改法名为“素性”。素性法师日后成为和歌界名人，所作和歌可与乃父媲美。只不过因出家系父亲所迫，有时难免惹动凡心。

僧正后来在花山建立元庆寺，安享晚年。

佛教的事，有时真是难以索解。僧人们身披锦绣袈裟、驾乘辐毂车辇，出入大内，朝见天皇，却将出世拜佛的本意抛诸脑后。人言“命运天定”，僧正遍昭应该也有过这样的感慨吧！

---

(1)大伴亲王（786年～840年）：桓武天皇第三皇子，810年被立为皇太弟，823年登基，是为淳和天皇。

(2)茅茨不翦：崇尚俭朴，不事修饰。《墨子·三辩》：“昔者尧舜有茅茨者，且以为礼，且以为乐。”又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：“尧之王天下也，茅茨不翦。”

(3)日本第十代崇神天皇迁都矶城，称瑞篱宫。整个宫殿被篱笆围绕起来，在入口处，用自然圆木做成简易宫门。

(4)空海是“和式书道”，即日本书法的创始人，其书法最高杰作是《风信帖》。相传唐朝皇宫墙上的王羲之墨迹，因年久而残缺不全，唐德宗（一说唐宪宗）命空海填补阙字。空海挥毫而就，竟与书圣的真迹一般无二，唐皇遂赞誉他为“五笔和尚”。

(5)769年，道镜因觊觎天皇宝座，便让八幡宫的主神官上奏，说在宇佐八幡神宫得到了“道镜即位，天下太平”的神谕。位于九州的宇佐八幡神宫是神

道教的著名寺社，影响力很大，因此称德女皇派和气清麿为特使，前往确认。如果神谕为真，她就让位给道镜。临行前，道镜向清麿许诺说，如果他当上天皇，就让清麿做太政大臣。然而和气清麿取回神谕后，明确宣告说："道镜无道，敢窥神器，天国立嗣，须归皇族。无道之人，宜早清除。"称德女皇很不满意这个神谕，便将和气清麿流放到外地。

⑹六位藏人："六位"是官阶，"藏人"指的是在内廷奔走的内侍。

⑺清见原天皇，即日本第40代天武天皇。因皇位继嗣问题与弘文天皇爆发冲突，避难于吉野。后来他以东国为基地，在"壬申之乱"中取得胜利，翌年继位于飞鸟净御原宫。

⑻良岑宗贞（僧正遍昭）、文屋康秀、大友黑主（大伴黑主）、喜撰法师，加上小野小町、在原业平，合称"平安六歌仙"。其中小野小町是女性。和歌本是民间文学，贵族只把它看作余兴，不能列入文学殿堂。但到了六歌仙时代，和歌正式开始与汉诗分庭抗礼。

⑼这五人都是奈良时代的著名歌人。

⑽钦明天皇（509年～571年）：日本第29代天皇。推古天皇（554年～628年）：日本第33代天皇，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天皇。

⑾素难：指《黄帝内经素问》与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，都是古代中医学的经典著作。

⑿此歌收录于《古今和歌集·卷十九》。

⒀《韩非子·说难》：弥子名瑕，卫之嬖大夫也……与君游于果园，食桃而甘，不尽，以其半啖君。君曰："爱我哉！亡其口味以啖寡人。"

⒁此处上田秋成原文有误，橘嘉智子是嵯峨天皇的皇后，而不是淳和天皇的皇后。因此在仁明天皇时，她应该是太皇太后。

⒂嘉祥三年：公元850年。

⒃指仁明天皇的皇后、文德天皇的生母藤原顺子，世称"五条后"。



海盗

海盗

纪朝臣贯之[1]担任土佐国守五年，任期终了，于当年十二月某日，前往京都述职。国人闻讯，纷纷扶老携幼来到码头，与纪贯之依依惜别，就像父母泣送儿子一般。大家对他恋恋不舍，都说："从古至今，何曾见过如此贤明的父母官啊！"即使纪贯之已经登船荡波而去，仍有不少百姓携肴提酒赶来，更有人在岸上恳求纪贯之作歌相赠。

舟船逆风而进，航行甚为吃力，比起平时慢了许多。纪贯之在船上听到海盗正尾随追赶的消息，心绪难宁，便于每日早晚两次向海中挥撒币帛，祈求海神保佑一路平安。船长安慰说，等到了和泉国便安全了。阖船人众听了，纷纷在甲板上跪倒，面朝大海祈愿，希望尽快到达和泉国。纪贯之夫妇的幼子在土佐夭亡，心中不胜哀痛，更是无心观赏沿途的海岸风光，只想着早点到达京都。

过得数日，船长向大家宣布，已抵达和泉国。船上众人都长吁了一口气，个个欢呼雀跃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突然，一叶小舟从海面上如箭般飞速划来，离纪贯之搭乘的大船船头只有一小段距离时，舟苫下站起一条汉子，语气粗豪，高声喊道："在下特来拜会前土佐国守大人。"大船上的人问道："来者所为何事？"汉子道："自国守乘船离岸以来，在下便一路追随，只因风急浪恶，小舟难以靠近大船，所以直到此刻方才追上大人。"大船上众人听了，无不惊慌失措，哗道："不

好啦，这人肯定是海盗！”

纪贯之闻声从船舱里走出来，问道：“阁下找我有何贵干？”

“是些私事想要请教。不过隔舟谈话不方便，等我过去再说吧！”说完，那个海盗似肋生双翼一般，纵身一跃，轻轻巧巧就跳到了大船上。纪贯之上下一打量，见他全身毛发浓密，腰插一柄宽刃剑，目露凶光，显得十分狠恶。

纪贯之却镇定如恒，淡然问道：“阁下长途尾追，究竟意欲何为？”海盗解下腰间佩剑，抛回自己的小舟上，说道：“在下虽身为海盗，却也知恩怨有主，既与国守大人无冤无仇，绝不会妄加伤害，请大人放心。大人任土佐国守五年，在下本欲登门造访，不料因筑紫九国与山阳道国守渎职枉法，便到那里盘桓了不少时日，直到最近才抽得出闲暇。其实我等海盗都是性情豪爽之人，大人廉政爱民，名声颇佳；土佐国又地瘠人贫，没多少油水，所以也懒得前去叨扰。在下曾想去大人在京都的府邸拜访，无奈京城地方狭窄，人口耳目众多，只好趁今日海上之便，斗胆恳请大人不吝赐教。您且听我道来：

“延喜五年[2]，奉天皇敕命，开始编选和歌集，听说大人系编撰之长。此和歌集题名为《续万叶集》[3]，仅就字面来看，自然是因袭前人的《万叶集》而定名，倒也可以理解。倘若穷究‘万叶集’三字的本意，‘万’字寓意和歌数目众多，尚能说得通，但‘叶’字，据后汉刘熙《释名》一书解释：‘人声曰歌，歌，柯也，所歌之言是其质也。以声吟咏有上下，如草木之有柯叶也。’也就是说，歌声依曲调高低变化，如风吹柯叶，使草木有声。人们将内心的喜怒哀乐，寄托在歌声中，所以听者也会产生同样的喜怒哀乐之感。因此歌声有长短缓急、曲调亦有抑扬顿挫之分。可是风

动草木枝叶，簌簌有声，谁听了都不会牵动情感。故而在下认为以‘柯叶’比拟歌声，实是无法令人信服。古人受时代限制，当时以‘万叶’为名，可能仅参考了《释名》一书，因此流于草率。同在汉代，许慎的《说文》则解释道：‘歌，咏也’，这一解释系依据《尚书·舜典》中的‘诗言志，歌咏言’而来。如此解释，则《万叶集》当为《万咏集》，才有道理。由此看来，汉字的解释，可谓言人人殊，而做学问就更是百家争鸣了。

“国守大人在《续万叶集》的序中写道：‘夫和歌者，托其根于心也，发其花于言之叶也。’这句话，初读之下，颇感流畅，但细品则有微瑕。例如‘言’、‘语’、‘词’、‘辞’，一向都读作‘こと’，而序中的‘言之叶’，却从未见过。难道是大人按照《释名》对‘叶’字的解释，自行想当然耳？此等做法违背了古语本意，于歌于文，皆有害无益。大臣参议等人，对此却不闻不问，故意长期闭目塞听。

“大人在序文中又提及：‘和歌有六义。’即使是诗有六义，在唐国都被认为是伪妄之说。若言诗有三义三体，还勉强可行。但和歌体也以数字归结，未免生拉硬扯，不够合情合理。须知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，也只是大略分类，难以逐一细数，更何况是表达情感的和歌？浜成在《歌经标式》[4]中分和歌为十体，与大人的‘六义’一样肤浅。国守大人虽然是和歌圣手，但在古语的修为上尚嫌不足，所以进呈给陛下的和歌集，仍有疏漏之处。”

海盗侃侃而谈，话锋一转，又道：

“本朝《大宝令》[5]，系效仿唐律而定，其中规定：男女无媒苟合，则类同猫犬狎交，必乱人伦。因此立法禁止。然而大人在编撰和歌集时，竟满纸滥情，不加节制地编入大量诲淫之歌。或

鼓吹情侣幽会私奔、或煽惑与有夫之妇偷情、或同情男女洒泪分别，简直是败坏世道人心，干犯国家律令。可是编选者不但未予问罪，书中的‘恋歌部’竟多达五卷，实在是近于荒唐了。

“所谓淫秽之事，在上古神话时代，即使兄妹相恋也只被看作平常事，不以其有罪。后来人皇治世，儒教勃兴，遂有‘夫妇有别’、‘娶妻不娶同姓’云云。本朝承袭了唐国儒家的伦理观，于是大内也分建清凉殿、后凉殿，以厚纲常之别。其实唐国在上古之世，男女反而是只能在同姓间交往，后来国势日张，为开疆拓土、繁殖人口，才鼓励男女与他姓交往。渐渐地，将‘娶妻不娶同姓’定为律法。

“执笔编撰此歌集者，共四人[6]，皆善于吟咏之辈。然纵览全书，错谬频出，这是为何？盖因尔等不晓学问之道也！菅公[7]曾为此忧心忡忡，但不幸被贬谪外藩，遂未参与编撰，以致无人纠正尔等的错谬。此外，为延喜年代歌功颂德，赞其为‘圣代’，也是尔等文人的一派阿谀之言罢了。延喜年间，醍醐天皇不识贤才，罢黜博学之忠臣，又如何称得上‘圣代’？

“再来说三善清行[8]，此人事君虽尽职敦慎，仕途上却无出头之日，仅位列参议式部卿而已。他曾上密折，奏意见十二条，多有可取之处。可惜一味食古不化，便难免掺杂些迂腐愚顽之见。先看第一条，昔年齐明天皇[9]西征时，经过吉备国一个人烟稠密的村子，天皇问村长道：‘村里面住有多少村民？’村长答道：‘本村人口逐年繁衍增加，今已有数万之众，若陛下征召军役，立刻便能奉上二万人。’天皇大悦，勅旨为该村起名‘二万村’。但是到了延喜年间，物换星移，吉备国守去‘二万村’却已无丁可征。沧海桑田、荣枯聚散，本是人间常事。世人熙熙，

皆为利趋。动迁搬移，就像蜜蜂换巢一样，三善清行却为此徒然自恼，可谓蠢矣。

“接着往下看：学问之事，本由大臣公卿掌管，翰林院学士即使才高八斗也不便过问，此乃唐国惯例。文人学士自孩童时起便埋首书斋，孜孜苦读，然而他们对于文章真谛，其实并不甚通，只知死记硬背，用于应付考试，以进阶仕途。殊不知文人清寒一生，挨饿受冻者不知凡几。此为教学之弊也。

“最后，再来说说播磨印南野的渔住码头。当年高僧行基曾言此地离港口太远，舟楫停靠不便，所以才建了这个码头。但码头建好后，屡遭风暴侵袭，最终被彻底毁坏。这是因为码头所处的地理位置并不适合营造，强行搭建违反了自然规律，到头来有害无益。同理，恻隐之心虽人人有之，可是并非都能有利于世事。所以朝廷也就放任不睬。

“以上连篇议论，绝非在下好为人师，发圣人之言。不过区区管见，供大人参考。大人肩负陛下盐梅之寄[10]，此等有欠周详的见解，不可说与陛下知悉。

“吾本文士，吟汉诗、作和歌，以读书属文聊以自娱。哪知竟有小人嫉恨，趁我酒后出言不慎欲陷害于我。为求自保，我只好浮舟出海，沦为海盗，靠劫掠客商财货谋生。每日里酒肉穿肠过，倒也逍遥自在，说不定还能活到一百岁呢，哈哈！我如今虽不是歌人，但大人在和歌上若遇疑问难解，可提出来，大家一起参详。说了半日，口干舌燥，拿酒来！”

纪贯之忙命人抱来酒瓮，任其豪饮。海盗酒酣耳热，大笑道：“木偶[11]大人，今番良晤，甚为尽兴，在下就此别过。”说罢纵身跃回小舟，击打船舷高声唱道：“平平安安，皆大欢喜。”

大船上的船夫也合着拍子，跟着喊道："开船喽！开船喽！"

海盗乘着小舟如飞离去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已看不到踪影，只在海面上留下一道波痕。

纪贯之到达京都后不久，收到一封书信，信上没有具名，只绘着一个海盗的标志。开信细看，却是一篇《菅公论》。字迹虽潦草粗犷，却颇富文采。论曰：

懿哉菅公、生而得人望、死而耀神威，自古惟一人已。曾闻，君子无幸而有不幸，小人有幸而有不幸。如公则，有德而非幸，然亦不幸贬于外藩。其所以不冤者，盖遇君臣刻贼之天运，而不能致仕以令其终。又骂辱藤菅根，而结其冤；不举三清公，人以为私。且不纳其革命之谏，抑非求之乎。清公之言云："明季辛酉，运当命革；二月建卯，将动干戈。遭凶冲祸，虽未知谁是，引弩射市，当中薄命。自翰林超升槐位者，吉备公之外，无复与美。伏冀知其止，则足察其荣分。"由是思之，吉公当妖僧立朝之际，持大器而不倾殆、建勃平之勋矣。今也，公以朝之宠遇道之光华，与左相公有郁，终所贬黜。故虽兼幸、亦不免不幸也。然生而得人望、死而耀神威。有德之余烈，可见赫赫然于万世矣哉。[12]

文笔不加修饰，一望可知乃海盗手笔。《菅公论》之外，又有附信一封：

吾尚有一事，上回拜访之际即应奉告，然因前番言事颇多，不暇提及，故今附信告之。大人名讳"贯之"，当据"一以贯之"而来，所以"贯之"应读作"つらぬき"。"之"为助音，本身无意义。把"之"读作"ゆき"的例子，虽然在《诗经》三百篇中频频出现，但那是对照文意，加以训读[13]的。大人以和歌

圣手身份，却不谙汉书，遂有误读错解之谬。父为儿取名，殚精竭虑；大人却不晓己名读音，当真有损清誉。劝大人暂莫作歌，窗下挑灯，把汉书熟读再熟读才是。另有学者名唤“以贯”，“以贯”二字也读作“つらぬき”。身为名流，切记切记。

木工头大人 收阅

纪贯之看完附信，默然半晌。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一位博学多闻的朋友，才知道那个海盗名叫屋秋津，虽颇有文才，但由于桀骜不驯，遭到流放，一怒之下做了海盗。托赖苍天庇佑，至今仍纵横驰骋，未被官府拿获定罪。

一宵不寝，作成此话。因向日常为人欺，今撰此文以欺人。文锋似刀，可伤人亦可自伤。然灯下之笔，伤人伤己皆不见血也！

⑴纪贯之（868？～946？），日本大歌人，平安朝初期和歌圣手，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。著有《土佐日记》、《假名序》等，并参与编撰了《古今和歌集》。“朝臣”是对他的尊称。

⑵“延喜”是日本第60代醍醐天皇的年号。延喜五年，即公元905年。

⑶《续万叶集》，即《古今和歌集》。

⑷藤原浜成（724～790），奈良时代的贵族、歌人。《歌经标式》是他用汉文所写的日本第一部和歌理论著作。

⑸《大宝令》：又称《大宝律令》，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。它以中国

唐朝的《永徽律》为蓝本，于701年制定，包括律六卷，令十一卷。在757年《养老律令》颁行前，一直是国家基本法。

⑹《古今和歌集》的四名编撰者分别是：纪贯之、纪友则、凡河内躬恒、壬生忠岑。

⑺菅公：即菅原道真（845～903），日本平安中期公卿、学者。901年因左大臣藤原时平谗言于天皇，被贬往僻远之地。

⑻三善清行（847～918），平安时代汉学家，号居逸，世称善相公。他精通经史子集、善作汉文汉诗，是位知识广博的大学者。

⑼齐明天皇（594～661）：即皇极天皇，日本第35代和第37代天皇，女天皇。第一次在位时间为642年至645年，第二次在位时间为655年至661年。

⑽盐梅之寄：比喻可托付重任。

⑾纪贯之担任过木工寮的木工头，故海盗戏称他为“木偶”。

⑿《菅公论》原文全部为汉字，语意通顺，故全文照录。

⒀在日语里，以日语固有的发音来读出汉字称为“训读”。“训”有学习之意。



再世之缘

再世之缘·

山城国高槻的树木，已是落叶纷飞，深山一片冷寂萧然。一个名叫古曾部的村子就坐落在山中。村里有户人家，世代居于此地，凭着先祖在山边广置田亩的余荫，无论年景好坏，都能宽裕度日。家中的男主人不喜交友，只嗜读书，时常在窗下读书至彻夜不眠。他的母亲为此劝道："夜半更深，仍挑灯夜读，极耗精神，易生疾病，难道你不记得外祖父的训诫了么？凡事均应适可而止，不然就要适得其反了。"主人听了，点头称是。从此一过亥时[1]便安枕就寝，夜夜如此。

然而有一晚细雨沥沥，静谧清宁，主人读书入迷，竟忘记了老母的教诲，手不释卷直读到丑时[2]。

雨停风止，月出窗边，皎洁明净。值此良夜，主人向月轻吟，文思泉涌，忙研墨申毫，欲即兴赋诗一二。就在这时，窗外忽然传来虫鸣声，那声音很像是在击打古钲。以往虽然也时不时地听到这击钲声，但今晚特别响亮。主人便来到院子里，四下寻觅，终于发现响声是从庭院角落里一块大石下发出的。大石被久未割除的杂草丛遮掩得密密实实，故而平常难以察觉。

翌日清晨，主人叫来家仆，命他掘开大石。仆人挖地三尺，碰到一块大石板，再向下挖，发现了一口石棺。掀开棺盖往里一瞅，内有一物甚是怪异，似人非人，像鲑鱼干一样枯瘪。主人细观之下，发现就是此物在石棺里击钲鸣响。

家仆将此物抱出石棺，感觉其体颇轻，发垂过膝，也不怎么

脏。那怪物离开石棺后，仍然不停地以手击钲。主人道：“这定是佛教高僧在此禅定，祈求来世往生极乐。吾家世居此地，已历十代，想来此物年月更为久远。其魂灵已然升天，肉体却留在地面。不断地以手击钲，说明他执念甚深。我想试试，看能不能让他的肉身苏醒。”于是命仆人将那怪物抬入屋中。

主人小心翼翼地将怪物靠在屋角，给他穿上衣服取暖，然后朝他嘴里灌送米汤。片刻后，那怪物竟自己吸吮起来。目睹此等怪状，围观的妇孺皆畏惧不敢近前。但主人并无二话，仍然细心照料，他的母亲也在一旁边喂汤边诵佛。

五十天后，怪物的身子开始慢慢暖和起来，母子俩高兴道：“有救了。”更加细心地照料怪物。终于有一天，那怪物睁开了眼睛，不过似乎对周遭的事物还看得模模糊糊。无论给他喂粥还是喂饭，他都以舌舔食。到后来皮肤也渐渐变得温润，四肢可以活动，耳朵能听见声音，被风吹还会感到寒冷。递给他被子御寒，他立即伸手接过，已完全无异于活人。在饮食方面，平常的食物也尽可吃得。只不过主人考虑到他是一个僧人，所以不给他鱼吃。那僧人却直勾勾地盯着鱼，一副垂涎欲滴的模样。主人便把鱼递给他，他吃了个干干净净，连骨头都吞下肚去。

主人见他已彻底活转来，便问他是否记得以前的事情。僧人答道：“我什么事都记不清了。”主人又问他：“敢问大师法号？您还记得入土下葬时的情形么？”僧人答道：“这些也记不得了。”主人无可奈何，便让他帮忙洒扫院子。他倒也勤快，从不偷懒。

诸位看官，你道这僧人虔诚信佛，巴望着能飞升极乐。于是禅定、击钲，算来至少也有百年了。而今看这情势，岂不是一场镜中花、水中月，何来的灵验呢？熬得只剩下一把枯骨，怪模怪

样倒吓煞旁人。

老母由此恍然大悟，自思："我往日里与这僧人一样，笃信拜佛。为了来世的善果，向寺里布施了不知多少财物，结果还是浑浑噩噩，终日受惑于狐道中。"遂同儿子商量，从今往后，除了拜祭祖先外，绝不踏入佛寺半步。自此她不再迷信，得空时便与儿媳妇及孙子一道游山玩水，一家人和和睦睦，对待仆人也十分客气，还时不时施舍些钱财给穷人，日子过得甚是和美。老母心满意足，常对人言道："以往信佛时，只知祈求来世的安乐，却忘记了今生的幸福。如今我只要每天开心度日，就很知足了。"

再说那个从地底被挖出来的僧人，日子过得却不顺心，时常怒冲冲地瞪着双眼，朝别人发火。嘴里还唠唠叨叨地，像在埋怨着什么。由于他曾经入定过，所以大家都管他叫"定助"。定助在主人家住了五年，后来本村一户贫农的寡妇，招他入赘，做了上门女婿。定助虽然不清楚自己的确切年龄，但夫妇间的欢爱之事却与常人无异。

本村的人不消说，就连邻村的人见到定助这般潦倒，也都悄悄议论道："瞧吧，这就是信佛的下场。说什么因果报应，定助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"寺庙里的和尚听了，怒不可遏，急忙对村人们说，定助的事当不得真。但村里拜佛的人还是一天天少了。

这个村的村长，有位老母亲，已到了八十岁的耄耋之年，得了重病，眼瞅着就要辞世。她对医生说道："我活了一大把年纪，临死才对世事有所觉悟。能享高寿至今，全靠平日的药物进补。先生日后只要身子骨还行，请一定常来寒舍盘桓盘桓。我这孩子虽说也六十岁了，可仍然不明事理，幼稚得很。请先生时时教导于他，我才走得安心。"

村长道："我虽已白发苍苍，却依然懵懂糊涂，叫母亲担

忧，实在于心有愧。请母亲大人放心，孩儿一定虔诚念佛诵经，求佛保佑家业兴旺，保佑您往生极乐净土。”

老母大怒，啐道：“先生，你听听，这孩子还是这么糊涂。到现在还相信拜佛能往生极乐。其实就算堕入畜生道，当牛做马也未必就是苦事；而做人也不见得有多么好。人间绝非乐园，人生一世，奔波辛劳，营营役役，比牛马辛苦得多，只有逢年过节方得喘息。而那些周身是债的人，就连年节也过不好，一到年关便唉声叹气。唉……我干脆眼不见为净，不再 嗦了。”说完闭目而逝。

那个入定后苏醒的定助，做挑夫、抬轿子，活得比牛马还辛苦。每日为了糊口，拼命劳作，苦苦挣扎。“你们看，这事儿多么荒谬。别指望靠拜佛祷告，就能去极乐世界享福。还是要脚踏实地地努力啊！”村里人纷纷以定助做例子，这样教训孩子们。还有人嘲笑道：“定助入定后又醒过来，是因为跟他现在的妻子有‘再世的缘分’啊！哈哈！”

定助的女人更是逢人就抱怨道：“我真是命苦啊，怎么找了个如此没用的男人！”她一边拾着麦穗，一边怀念独身的日子。“如果先夫能复活就好了，那就不用为米面衣裳发愁了。”

您瞧，世事就是这么无常难料。

---

(1)亥时：晚上21点整到23点整。

(2)丑时：凌晨1点整到3点整。



獨眼神

——独眼神[1]——

有谚云：“吾孀[2]之人皆鄙陋，不识咏歌难风雅。”

相模国小余绫矶有个年轻人，文质彬彬，向慕风雅，满心期盼着去京都学习和歌。他认为只要能得到名师指点，亲聆教诲，就一定会成为休憩于樱花树下的文人雅士。

某日，年轻人对父母说出了自己的心愿，并以“黄莺筑巢山谷，其音不改婉转”的古歌来表达自己的矢志不移。但父亲劝阻道：“而今文明、享禄之乱[3]余波尚在，天下不宁。我怕你此去路途遥远，音讯难通，甚不安全。”年轻人不听，执意要去。他的母亲生长于乱世，心肠颇为刚硬，对儿子的出行并不阻拦，只叮嘱道：“速去速回，一路小心。”便让儿子上了路。

年轻人带着验关文书，一路通行无阻来到近江国，按脚程计算，明天就能到达京都了。他十分高兴，不知不觉竟错过了宿店，闯入了老曽森林。其时天色已晚，只好露宿林间了。他四下张望，打算找一块大树根当枕头，于是渐渐地走进了密林深处。路上有一棵巨木横躺在地上，已经枯朽中空，那样子不像是被风刮倒的。年轻人小心翼翼地跨过巨木，不由打了个冷战，只见前方岔道、浅沼交错，难觅正路。他怔怔地僵立当场，不知所措。思来想去，唯有硬着头皮继续向前。他跌跌撞撞地走着，身上的衣裳不但被树枝拉扯，还被泥泞的道路弄得透湿。正发愁无处歇睡时，眼前豁然一亮：一座神社立于前方不远处。他急忙加快脚步，走到神社跟前，却见宫檐朽败、台阶垮塌，无法登阶进入社

中。神社四周蒿草杂生、苔藓黏湿，只有中间被整理出一小片空地，似乎有谁在此露宿过。年轻人从背上取下包裹，打算在那块空地上歇息。他定了定神，四下里一张，心里颇感害怕。

暗夜沉沉，暮霭四合，林间朦胧阴翳，唯见星辉点点。清寒的露珠滴洒在衣裳上，凉气逼人。年轻人抖开包裹，自言自语道："希望明天是个大晴天。"正要合身睡下，林中忽然缓缓步出一人，身形高大，手持长矛，就像猿田彦神[4]一样。他的身后跟着一个修验者[5]，穿着赭衣，边走边摇金刚杖。修验者身后又有一个侍女，穿着红色的窄袖便服，便服的下摆与白色衣袖摩擦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她一只手握着桧扇，半掩粉面，娇俏可爱。年轻人定睛一看，侍女竟是只白狐。白狐后面跟着一个粗笨的女童，也是一只狐狸。这一行人来到神社前停下，最前头那个执矛的神官，开始高声诵起中臣氏[6]的祀文。林幽夜寂，唯闻诵声阴森回荡，令人心悸。

突然"呼啦"一声，有人推开神社大门，从殿中走了出来。只见他长发披肩、嘴咧过耳，鼻子被发须遮得难以看见。一目已眇，另一目冷冷地闪着寒光。穿着藤色的无纹裤，外罩灰裳，右手拿着羽扇，气势汹汹地站在神社门前。

神官恭恭敬敬地禀道："这位修验者昨日由筑紫出发，经山阳道抵达京都。在拜会京中的某位大人后，受他的托请，前来参拜尊神。同时带来油煎鹿肉及出云松江的鲈鱼两尾，是今晨由专人送到京都的，趁着新鲜立即做成细切生鱼片，进献给尊神。"修验者也禀道："京都的那位大人，有要事须与尊神商议，所以命在下到此求见。否则纵令战乱干戈，也绝不敢骚扰贵神社清宁。"

独眼神道："近江国周围皆是湖水，山珍海味极是稀少。难

得送来鹿肉鲈鱼，正好下酒。妙极妙极！”

女童捡来落叶松枝，塞入陈旧的御汤灶下点燃，烧起热水。登时烟腾火起，照得神社附近亮如白昼。那年轻人蜷缩在一旁，见火光照到自己，吓得慌忙把草笠盖到身上，假装熟睡，心中却暗忖道：“这回怕要性命不保了。”

独眼神不断地催促拿酒来，一兔一猿抬着大酒坛摇摇晃晃地走近，嘴里嚷着：“太沉了，太沉了，肩膀实在乏力啊！”

女童将七只大酒杯在独眼神面前摆开，白狐侍女将酒杯逐一斟满酒，然后女童又把酒杯放进热水里温烫。独眼神即温即饮，片刻间已连尽四杯。他拿着第五杯酒，连声赞道：“好酒，好酒。”转脸对修验者说道：“你远来是客，也干一杯！”又唤道：“喂，那个躲在松树底下假装睡觉的家伙，也过来喝一杯。”年轻人不敢违抗，胆战心惊地爬起身，接过酒杯，勉为其难地将酒吞落肚。独眼神又命侍女端出油煎鹿肉给他吃。

独眼神道：“一望可知，你是打算去京都学艺的。可惜为时已晚，如果你早生四五百年，尚有贤人可称名师；而今这种乱世，却尽多欺世盗名之徒。天下争战不休，生命朝不保夕，谁还有心思钻研学问？那些破落的贵胄子弟，领地被夺，穷困潦倒，为了生计便自吹有家传绝艺，迷惑无知世人。暴发户和武士们附庸风雅，花费无数金银绢帛登门求教，眼巴巴地期望自己能变成雅士，可谓愚蠢至极。所谓‘艺技’，本是纨绔子弟自命风流，闲时吟风诵月、吹拉弹唱的玩乐之技，哪是什么家传绝学？一个人有无才学，老天自有安排。父亲的才华，儿子未必能拥有。更何况撰文作歌之事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是很难学会的。拜师求教，不过是‘师父引进门’而已，最后的成就还要靠‘修行在个

人’。若想拥有真才实学，自学方是最佳途径。你们东国人都是直肠子，淳朴鲁直，可以信赖。又何必去找那些虽聪明却奸佞的人为师呢？我劝你回老家去，找一位隐士，请他教你体察万物玄妙的本事，这才是真正独一无二的绝技哩！……咳，夜寒露湿，再饮一杯酒如何？”

便在此时，神社后走出一个法师，挨着独眼神的左边盘腿坐下，笑道：“酒易破戒更易醒，大醉一场又何妨？”将肩头扛着的一个大袋子放到地上，命白狐侍女献酒来。

白狐侍女忙斟酒奉上，接着挥动桧扇，翩翩起舞，口中唱道：“美玉无瑕兮，谁赏颜如玉。”娇声婉转、甜美悦耳，听得年轻人浑身阵阵酥麻。

法师笑道：“你也不必暗送秋波了。无论你用扇子如何掩饰，都遮不住后边那条又粗又长的尾巴，谁还会喜欢你呢？”又向年轻人说道：“小伙子，听大神的话，早点回家吧。荒山密林，强人出没，你竟能平平安安一路到此，已经是难得的幸运了。圣人教诲：‘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’这话想必你们东国人也知道吧？”法师一边说，一边不住地给年轻人倒酒，自己却似乎颇嫌鱼肉的腥味，从放在地上的大口袋里，摸出萝卜干来，大口大口地嚼着。那狼吞虎咽的吃相实在令人吃惊。

年轻人毕恭毕敬道：“在下不过是小余绫矶的一个无名渔夫，本想明日进京求学，但今夜承蒙二位教诲，茅塞顿开。回到家乡后，定当潜心自学，钻研和歌之道，方不负教诲之恩。”

当晚众人推杯换盏，尽情饮乐。不觉酒过数巡，东方微白。神官醉眼蒙眬，举起长矛，结结巴巴地再次诵起祀文，那晃晃悠悠的模样颇为滑稽。

修验者起身向众人告别，他让年轻人紧紧抓住金刚杖，请独眼神用扇子朝空中一扇。年轻人登时飞到了树梢上，修验者把他往腋下一夹，带着他向东国飞去。地上的一猿一兔拍手叫好，法师也笑道：“没想到这家伙还有这种本事。”说着提起地上的大口袋，踩着木屐，摇摇晃晃地去了。那远去的背影仿佛绘在画上一般。

神官与法师俱是凡人，但心性不昧，与妖精交往能不受所惑，反得其神通，所以延年益寿。

不多久，天光大白，妖精们各自回到密林深处。白狐侍女和女童则被神官留在了神社。

此后，神官每日练字不辍，在他百岁大寿那日，将那晚发生的事情记录了下来。可惜由于神官的草书字迹难辨，加上墨迹洇散，他人无法读识。那些轶事，只好留给神官自己回味了。

---

(1)上田秋成晚年左眼失明，本篇名为“独眼神”，其实是他的自喻之作。

(2)日本武尊东征时，来到碓日坂，在这里想起了为他牺牲的妻子弟橘媛，于是登上碓日坂的山头向东南方眺望，三叹曰：“吾嬬者耶!”（我的妻子啊！）因此，该山以东各国被称为“吾嬬国”，泛指日本东部地区。

(3)时值战国乱世，“文明”是日本第103代后土御门天皇的年号，期间因为幕府将军继嗣问题的纷争，爆发“文明之乱”；“享禄”是日本第105代后奈良天皇的年号，期间爆发了“大小一揆”的“享禄之乱”。

⑷猿田彦神：传说中的天狗大力神，相貌狰狞，鼻子非常大。又传说猿田彦神曾为天照大神的孙子指路，帮助他下凡接管苇原中国，所以猿田彦神也是指路神或导引神。

⑸修验者：为得神验之法，而于山野作苦行修炼之人。其主旨以修持咒法、证得神验为本义。

⑹中臣氏：日本古代与忌部氏共同掌管中央地区神事和祭祀活动的氏族。



屍首的笑容

—尸首的笑容—

在摄津国兔原郡的宇奈五丘，有一个小村庄，村民们多以“鲭江”为姓，从事酿酒业。一到秋季丰收时，舂米的歌声洪亮高亢，沿着海岸传响，就连海神都被惊到。

村中酿酒生意最好的是五曾次家，五曾次善于算计，是个典型的商人。但他的独子五藏却和父亲相反，性情温和，雅擅和歌汉文，还练得一手好书法。更难得的是，他还有武勇刚猛的一面，上马能开弓，箭出从不落空。堪称文武双全！

五藏时常扶危济困，与他人交往礼貌周全。村里人给刻薄贪利的五曾次取了个绰号叫“鬼曾次”；而乐善好施的五藏则被赞为“活菩萨”。大家到五曾次家拜访时，总喜欢去五藏屋里谈话，对五曾次则不理不睬。五曾次面子上挂不住，气冲冲地写了张字条贴到大门上：“闲人勿扰，茶礼不奉。”一见到来做客的人就火冒三丈，吵嚷着轰人家走。

五曾次有个同族的亲戚，名叫元助，家境贫寒，只靠元助耕种几亩薄田，勉强养活老母和妹妹。老母已年过五旬，每日辛勤织布，补贴家用。元助的妹妹名叫阿宗，是村里的大美人。她白天与母亲一道纺纱，料理家务；晚上就让母亲教自己读古书，努力识文断字。由于两家是亲戚，五藏经常出入元助家，与阿宗青梅竹马。阿宗在学习上遇有什么疑难，便向五藏求教，后来更索性拜五藏为师。日久天长，二人情愫互生，终于订下白首之约。老母与兄长对此给予了默认。

同族有位当医生的长者，名叫靭负。他认为五藏和阿宗乃天作之合，在得到元助和老母的允可后，便来到五曾次的酿酒坊做媒。他对五曾次道："俗话说，黄莺只在梅树筑巢，非此绝不营窝。您的儿子与阿宗姑娘最是般配不过，女方家虽然穷一点，但她的兄长志行高洁，两家若能结为姻亲，这桩婚事堪称美满佳缘。"

"鬼曾次"面带嘲讽，讥笑道："吾家乃福神栖居之所，若让那个贫女嫁过来，福神可不乐意。老头子，你回去吧，要是再提这种晦气事，我就要用扫帚轰你了。"

负长者吓得急忙逃出来。从此以后，村里再也没有人敢为五藏和阿宗的婚事说合了。

五藏知道父亲的强硬态度后，却不以为然，说道："严父之命不足惧。只要我和阿宗真心相爱，就一定能结成连理。"于是一如既往地出入阿宗家。五曾次知道后，勃然大怒，厉声对儿子说道："你这混蛋是被妖精给迷住了么？如果你真要娶那贫女，老子就和你脱离父子关系，让你身无分文地滚蛋。你读的书里头，没告诉你忤逆不孝是大罪吗？"

五藏的母亲也苦口婆心地劝道："无论如何，当儿子的总归要听父亲的话，你以后就别去阿宗家了。"从此后，每天夜里母亲都把五藏叫到自己屋里读书，不许他离开半步。这等于变相软禁了五藏。

五藏不再去阿宗家后，阿宗姑娘日思夜念，终于积忧成疾，病倒在床。元助年轻识浅，以为这病不碍事，只要延医调治即可。老母眼见阿宗日渐憔悴，双颊凹陷、眼圈发黑，知道这是相思病，普通的药石根本无用，便托人去请五藏前来探望。五藏闻讯，当天傍晚就急匆匆地赶来了，他对阿宗说道：

“阿宗姑娘真是任性啊！竟不体谅母亲的心情，就这么病倒了。像这样子胡闹，来世可是要负重挑担、彻夜捻绳地受罚哦！我未经父亲应允便与姑娘私订终身，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即使违抗父亲，我也会信守对爱情的承诺。实在不行，我们还可以私奔去山高水远处。既然姑娘的母亲、兄长已经承认我们的结合，那我们就不会遭到报应。

“我家中财产甚多，有父亲守着，不必担心家境败落。日后他收个养子，努力赚钱，慢慢地就会淡忘我们的事。希望父亲大人能长命百岁，不再责怪我这个不孝子。

“说到长命百岁，人生一世，百岁之寿难得。即便有幸得之，其中五十年的光阴要花在睡眠上，再减去生病、工作的时间，满打满算最多只有二十年岁月是属于自己的。所以，只要能厮守一两年，哪怕是隐居于深山或海边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可是阿宗姑娘却不体察我的心意，弄到卧病不起，使得令堂和元助兄因此而责怪于我，我心里也不好过。阿宗姑娘，请你不要再有任何顾虑，振作起来吧！”

五藏这番发自肺腑的话，让阿宗大为宽心，她笑道：“让大家为我操心了。其实我也没什么大病，只是一时心气堵塞，却烦劳五藏大哥忧心，真是罪过。我这就起身。”说着理好云鬓，换上干净衣裳，朝母亲和兄长微微一笑，取过扫帚开始打扫屋子。

五藏将一包鲜鱼交给阿宗，道：“见到姑娘身子康健，在下甚感欣慰。这包鲷鱼是渔夫在明石浦捕到的，今晨刚刚送来，我要陪阿宗姑娘吃完这美味再走。”

阿宗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怪不得昨晚我做了个好梦，原来是鲷鱼送来的好运[1]哩！”遂下厨将鲷鱼料理成佳肴，摆上席来，请

母亲和兄长品尝。她自已则坐在五藏的右首，殷勤地夹菜劝酒。老母见阿宗对五藏含情脉脉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兄长元助虽面无表情，其实心中也颇为高兴。五藏被阿宗的体贴温柔感动得几乎落泪，他酒到杯空，食不停箸，连赞：“好酒！好菜！”又趁着酒意，大胆道：“今晚，我就住在这里吧！”阿宗含羞不语。于是五藏当晚便在阿宗家歇宿。

次日清晨，五藏起了个大早，赶回家去。他一边赶路，一边在口中吟着“多露行露”的古诗[2]，不一时已到家门口。五曾次面色铁青，站在门前，破口大骂道：“好你个忤逆子，为了个贱货竟连父母都不要了？真是家门不幸啊，我要去地方官那里告状，跟你断绝父子关系！……闭嘴，不许还口！”五藏的母亲急忙站到父子中间打圆场，道：“都别急着吵，去我屋里把昨天的事情先说清楚。”五曾次怒目横眉，还欲再骂，转念一想，毕竟自已就这一个儿子，不好逼得太紧，便转身进了里屋。母亲老泪纵横，连劝带训，苦苦哀求儿子。五藏无奈，抬头道：“母亲大人，孩儿虽年轻识浅，却早已将生死别离之事看得甚淡，父亲不必动辄就用赶出家门来要挟我。他的那些钱，我也不稀罕。只是为人子者，须当竭力奉孝，以报父母养育之恩。所以孩儿在此向你们赔罪了，请你们宽恕孩儿。”母亲听了，大喜过望，一面安慰儿子道：“若真是天赐良缘，你们定会走到一起的，不必担忧。”一面把五藏肯认错的事跟五曾次说了。五曾次道：“他说的那些话，不能全信。最近酿酒坊里有人偷米偷酒，已发生了数次。昨晚守夜的老头子又告病请假，说是腹痛，有好几天不能上工。这样吧，让五藏去酿酒坊里帮忙守夜，免得一闲下来就乱跑。”

五藏二话不说，连鞋都顾不上穿，立马跑去酿酒坊仔细巡

查。回来后，五曾次对他说道："家里有件淡茶色的衣服，很适合你穿。这是福神的恩赐，你要珍惜。从现在开始，直到来年正月，你就在酿酒坊里好好干吧，别老是白吃白喝家里的。酿酒可是门赚钱的好买卖，你可得花心思去干！"一提到钱，五曾次就来劲。

"另外，你屋里的书堆得比人还高，夜里点灯读书，十分耗油，这种没用的事以后少做，福神可不喜欢。赶紧把那些书照原价退回给书商。净学些老子不知道的东西，管用么？我可不想别人把我的儿子叫做'书呆子'。"

五藏点头道："没问题，您怎么说，我怎么办。"

从此以后，五藏每天穿着淡茶色的衣服，照着父亲的意思，努力工作。五曾次赞赏道："这就对了。如此一来，福神也会高兴的。"

自从五藏不再来拜访后，阿宗的相思病又犯了，这回比上次更厉害，很快就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。老母和元助伤心不已，暗地里托人传消息给五藏。五藏也极为悲伤，急着想见阿宗一面，便瞒着父母，跟随报信人来到阿宗家。他向元助说道："我早已料到会有今日的不幸了。来世如何，谁也不知，唯有把握今生了。烦请元助兄明天早晨将阿宗送来我家，我要在父母面前同她结为连理。无论是厮守百年，还是只有一宵聚首，都算是夫妻一场，即使来日无多，也比让阿宗带着遗憾离开人世强！有劳元助兄了。"元助答允道："五藏兄尽管放心，一定帮你办得妥妥帖帖。"

母亲也强作欢颜道："阿宗翘首以盼的就是这一天哩，这下好了，明天就能如愿了。"连忙张罗着沏茶热酒。五藏接过酒杯，递给阿宗，两人齐喝三三见九[3]交杯酒，元助在一旁唱歌助兴。

到五更时，五藏道："若不回去，怕要被关在门外了。"急忙告辞归家。阿宗则与母亲兄长对月畅饮，直至天明。

翌朝，母亲取出自己往日的白色绸衣，帮阿宗打扮起来。她一边为女儿梳着头发，一边说道："想当年为娘出嫁时，那股高兴劲儿啊，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你今天也出嫁了，到了婆家，凡事都要顺着点那个脾气不好的公公，这样婆婆一定会满意你的。"千叮咛万嘱咐，直到快上轿时还在提醒女儿。元助身穿华丽的袴[4]，腰挂长刀短刃，笑道："妹妹第五天就回娘家了，母亲大人不必多言。"但老母还是絮絮叨叨说个没完，阿宗劝道："娘，等我回门后再说吧。"上了轿子，元助跟在轿后，护送妹妹前往五藏家。母亲燃起门火[5]，高高兴兴地送女儿出门。

抬轿的两个轿夫有点纳闷了，私下里计较道："嘿，咱还头一回见这么寒碜的嫁闺女，本来还想讨点喜钱，再好好吃顿杂煮，这下看来没指望了。"等轿子到了五曾次家门口，连炊烟都没一缕，丝毫不像迎新娘入门的样子。

五曾次的家人们都不知道迎亲的事，聚在门口，纷纷议论道："这是哪家的姑娘啊？这么一副病怏怏的模样？"

元助向五曾次施了一礼，道："轿中的是我妹子阿宗，也是五藏少爷的恋人。只因她久病在床，五藏君让我送她过来，趁今天是个良辰吉日，把他俩的婚礼给办了。"

五曾次听了，怒气上涌，似厉鬼般咧开大嘴，骂道："你小子胡说个啥呢？五藏和你妹妹的事，我早就痛骂过他一顿了，他也答应不再和你妹妹交往了。你怎么又把这个狐狸精送到我家来啦？快给我滚，不然我让人拿棍子赶你！"

元助气为之结，不怒反笑道："请让五藏出来说话！他本来

早就打算娶阿宗了，却因父母不同意，一再拖延，终于导致阿宗患上重病。昨天他要我送阿宗过门成亲，现在怎么不算数了？也罢，我妹子既然已跟五藏喝了交杯酒，就算死也是你们家的人了，理应葬在你家的祖坟里。不过我早就听说你为人悭吝，所以不敢劳你破费，自带金小判[6]三枚，给你！我妹子死后，望能准予入葬。”

五曾次青筋凸起，暴怒道：“黄金本是福神的恩赐，你却如此玷污它，我绝不要你的金小判。这女人病成这样，都不知还能活多久，真是晦气，快点抬走！”他扭头朝屋里喊道：“五藏呢？快点出来！到底怎么处置这女人？我反正是绝对不认她做儿媳妇的，你若硬要娶她，我就连你这个不孝子一起扫地出门，告到地方官那里去解决。”

五藏从屋里出来，抗声道：“您想怎么着，就怎么着。这女子已是我的妻子，若要赶她走，我就和她一块儿走。我早就想这么做了！”说着撩开轿门，打算牵着阿宗的手离家出走。哪知阿宗被这么一闹，本来就孱弱的身子更加禁受不住，此刻已然奄奄一息。元助含泪道：“阿宗看来是不行了，哪怕走一步路都会倒地不起。既然她已是你的妻子，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理应死在你家里！”

说罢，元助竟然拔出佩刀，寒光一闪，将妹妹阿宗的头颅砍了下来。五藏咬着牙，拾起头颅，裹入袖中，不流一滴眼泪，昂首弃家而去。

围观众人大骇，五曾次更是大吃一惊，吼道：“孽子！你要带头颅去哪里？不准把它埋在咱们家的祖坟里。还有元助，你身为兄长，竟杀死自己的亲妹妹，我要去报官！快来人，速去通知

村长！”

村长听到报案，说道：“元助定是疯了！这件事他母亲想必还不知道吧？”遂跑到相距不远的元助家，告诉元助母亲道：“不得了，不得了，祸事啦！元助变成了疯子，竟然把阿宗给杀了。”老母却仿佛早料到有此事变，神情自若地停下手头织布的工作，走下织机，道：“这种结果果然还是发生了。没什么可奇怪的。倒是有劳村长来报信了。”

村长见老母如此镇定，十分骇异，心道那五曾次绰号叫“鬼曾次”，没想到这老妪也是个魔头。急忙离开元助家，向地方官报案。地方官下令将一干涉事者，全部押来审问。

地方官初审时，对此案极为震怒，斥道：“尔等竟然做出如此残酷之事，实在令人发指。元助斩杀亲妹，重罪判囚；五藏也需问罪。”遂命将元助、五藏二人关入监狱。

十日后，地方官深入了解案情后，又补判道：“五曾次虽表面无罪，但此桩惨案皆因其嫌贫爱富而起。故判五曾次禁闭家中，不准外出，等候正式发落。而元助虽杀死亲妹，但事先已得到母亲应允，况且阿宗的确也是垂垂将死，故而元助罪行较轻，判其暂闭家中，等候正式发落。”最让地方官伤脑筋的，是五藏的言行不知该如何定罪。于是五藏仍被关在狱中。

五十日后，此案由国守做出最后裁断，终审判决是：五藏父子承担此案大部分过失，不得再在本地居住，立即逐出乡境。元助与其母亲，犯有扰乱治安之罪，判令迁移到村西头的荒地独居。

全案至此终结。五曾次辛苦积攒的家产，连同福神神像，悉数被没收充公。

五曾次气急败坏，对着五藏哭号道：“都是你这个忤逆子害

的，万贯家财，全没了！”边骂边将儿子推倒在地，拳打脚踢。五藏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只道：“你要打便打个痛快吧！”五曾次恶向胆边生，怒道：“今日便打死你这个孽子！”手上毫不留情，把五藏打得头破血流。村民们见了，纷纷打抱不平，硬是从五曾次手下救出了五藏。五藏却道：“我已生无可恋，死了也罢！”又坐到五曾次跟前，闭目不言。

五曾次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这回虽说被穷神缠上了身，家产荡尽，但钱没了还能再赚回来，我要去大阪做生意，只是咱们的父子情分就此断绝，你自生自灭去吧！”言罢挥了挥手，转身离村而去。

后来，五藏剃度出家，在深山的寺院中苦修，终成一代高僧。

元助带着老母去了播磨国投靠亲戚，他一生荷锄务农，老母依然辛勤织布，就像千千姬神(7)一样。五曾次的妻子则回到娘家，不久也出家为尼了。

据说，阿宗姑娘的头颅在被砍下之前，以及落地之后，都面带笑容，堪称悲壮！村里人啧啧称奇，无不叹息！

---

(1)鲷鱼又名“加吉鱼”，在日本是吉利的象征。

(2)出自《诗经·召南·行露》：“厌浥行露，岂不夙夜？谓行多露。”

(3)在日本举行婚礼，新郎新娘喝交杯酒时，各用三只一组、大小不同的酒杯，每一杯啜三小口，三三得九共是九口。

⑷裃，音读“Kamishimo”，是日本特用汉字，指的是江户时代武士的正式礼服。其质地主要是亚麻布，由上身肩衣下身袴组合而成，式样精致美观，且上下身同色，故名“裃”。

⑸门火，又称“门燎”。婚丧嫁娶、盂兰盆会时，在门口烧火的风俗。

⑹金小判：日本战国时代至德川幕府末期使用的一种椭圆形金币,一两重的叫“小判”，十两重的叫“大判”。

⑺千千姬神：日本神话中的织物神。





舍石丸

古歌有云：“陆奥深山中，风景如画花争艳。”诚哉斯言。

话说有位老翁，姓小田，就住在陆奥山麓下的一个小村中。在陆奥一隅，他算得上是个首屈一指的富人。小田在早时已将全部家业交给儿子小传次打理，他自已每日里携酒冶游，逍遥度日。小田另有一个叫阿丰的女儿，在夫君死后，得公婆应允，出家为尼，法名“丰菀比丘尼”。她刻苦精修，虔诚奉佛，后来因为娘家没有女子照应，就回到小田家主理家务。家里的仆人们都蒙她礼待，对她甚为尊敬。

村里有条汉子，唤作舍石丸，身长六尺，虎背熊腰；饮酒啖肉，颇有豪杰之风。这舍石丸甚得小田之心，二人时常结伴去郊外饮酒闲谈。有一次，小田带着几分醉意，对舍石丸说道：“汝往常豪饮之际，常醉得不省人事，倒卧于荒山野外，故而得了个绰号叫‘舍石丸’。倘若哪天一个不留神，积醉难醒，恐怕就要变成熊、狼等野兽的口中餐了。我有一柄宽刃剑，乃五世先祖为练臂力所制，他常随身携带此剑，在深山中狩猎。某日，先祖在野外撞到一头巨熊，那熊气势汹汹猛扑上去，先祖拔出宽刃剑，刺入巨熊腹部，接着顺势砍下了熊头。所以这柄剑，被称作‘熊切丸’！你把它带在身边，遇到醉酒遇险时，也好做防身之用。”言罢将宽刃剑送予舍石丸。

舍石丸笑道：“屠熊捕狼，俺赤手空拳尽可应付得来，用不上这剑。不过若是遇上恶鬼，正好对敌，叫它‘鬼去丸’如

何？”说着将剑悬于左腰下。小田举杯道：“痛快，痛快。快斟酒来！”随侍的女童笑道：“都喝了三升酒啦！”

舍石丸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道：“今日喝得尽兴，俺去散散步、吹吹风。”小田见他醉醺醺地，心道：“他孤身一人，胡走乱撞，定会把我送的宝剑给弄丢了。只好陪他同去，方能安心。”便紧跟着舍石丸。小传次怕父亲年迈出事，也起身跟在后头。

舍石丸行到一条河流边，酒意上涌，“扑通”一声倒在岸边，沉沉睡去。他两只脚浸在河水里，宝剑从腰间甩了出来，飞到一旁。

小田在后头见了，心道：“果然如此！”走上前去推了推舍石丸，舍石丸酩酊烂醉，对小田毫不理睬。小田伸手去捡宝剑，哪知舍石丸却突然睁开双眼，怒道：“这剑既已送俺，怎么又要收回？”大醉之中也不管什么长幼尊卑，挥手便来夺剑。小田怎及得上舍石丸大力，登时仰天便倒，但手里还紧紧地抓着宝剑。舍石丸顺势压到小田身上。小传次远远望见，急忙快跑上前，要帮父亲掀开舍石丸，却力不从心，反遭舍石丸擒住右手，喝道：“小传次少爷，你也想抢剑？”手上用力，将小传次也压倒在地。三人扭打成一团。

舍石丸虽然醉酒，终究灵台一丝清明尚在，被风一吹，有点清醒过来。见自己打的是小田父子，吃了一惊，手上松了劲。小传次乘机将他推开，扶着父亲飞奔而逃。

小田提着宝剑，口中赞道：“吾儿真乃武藏坊弁庆[1]转世，好大的力气，不愧是西塔第一法师。”

舍石丸哼着“急赴衣川哟！”[2]的净琉璃调，在后紧追不舍。他身长脚快，不一时便追上父子二人，正要伸手夺剑，孰料剑身

从剑鞘中脱落出来，划伤了自己的手腕，鲜血飞溅，小田的脸上也被鲜血溅到。小传次见父亲满脸是血，误会是舍石丸刺伤了父亲，死命地将舍石丸拦腰抱住。舍石丸回身一掌，打中小传次面颊，小传次脸上顿时也沾满血迹。

小田以为儿子被舍石丸打伤，挥舞剑鞘来打舍石丸。舍石丸夺剑在手，横剑招架，剑刃上的鲜血甩到小田的衣裳上，斑斑点点。就在这时，小田家两个仆人赶到了河边，见主人衣裳脸面到处是血，惊得大叫道："舍石丸杀人哪，舍石丸杀人哪！"边喊边一前一后扑了上去。舍石丸把剑一扔，将小田父子推倒在地，腾出手来，把两个仆人夹在左右腋下，喝道："闭嘴！俺可没杀人！"两个仆人眼见主人倒在地上，越发拼命喊道："不得了，老爷被舍石丸杀死了。"

舍石丸一瞥之下，见小田果然直挺挺地躺着不动，心里慌了，将两个仆人甩手扔进河里，拔腿就跑。

过了半晌，小田酒也醒了，晃晃悠悠地爬起身，提着宝剑，在小传次的搀扶下，回到家中。

家仆见他们浑身是血，吓了一跳，忙问："怎么回事？"小传次止住众人，将父亲扶入内室休息。阿丰急问："为何身上这么多血渍，你们受伤了？"小传次答道："这血是舍石丸误伤自己溅到我们身上的，不要紧。"阿丰悬着的心这才放下，暗自庆幸父亲与弟弟平安无事。

再说舍石丸不明真相，以为自己真的杀了小田，连夜逃往外地，不敢回村。可怜那两个仆人，被他扔进河里，不识水性，枉自送了性命。村里人听说小田家出了事，纷纷聚拢来，以讹传讹道："舍石丸为了抢小田家的宝剑，把小田翁杀死了。"小传次

急忙出屋，澄清道：“我父亲安然无恙，身上沾的血是舍石丸误伤自己流出来的，大伙不可胡言。”众人乱哄哄道：“既然小田翁尚在，那快去打捞两个家仆的尸体呀！”一起朝河边奔去。

次日一早，姐弟俩去小田屋中问安，却见父亲僵卧着没有动静，慌忙趋前查看，只见小田口眼大张，躯体冰凉，已然去世多时。姐弟俩面面相觑，惊道：“怎会如此？”急急请来大夫。大夫诊断后说道：“令尊乃是猝死，药石无功，救不回了。”阿丰和小传次突然丧父，哀痛不已，家中其他人知晓此事，也都纷纷落泪。有家仆吵嚷道：“主人定是昨日为舍石丸所害，少爷心地仁慈，假说是猝死，替舍石丸遮掩。可是仁慈也该有个限度啊！”

案子报到国守那儿，国守派地方官去小田家勘查。那地方官早就觊觎小田家家资豪富，得此良机，便想乘机狠刮一笔。他命仵作验过尸体后，不顾事实真相，判决道：“查，小田翁衣裳与身上血渍，虽系外溅而来，死因却是被殴身亡。小传次当场目击父亲为歹人殴毙，不但未追捕凶犯，反饰词为其遮掩，实乃大逆不道。”那个大夫听了，抗议道：“大人，小田翁身上并未见到任何伤痕啊！”地方官大怒，瞪眼斥道：“大胆！你定是收了小传次的贿赂，帮着他说谎！”命人将大夫捆绑了押下去。小传次则被推搡着，押去见国守。

小传次将案子前前后后的实情，详细地向国守叙述了一遍。哪知天下乌鸦一般黑，那国守也想着吞没小田家的财产，当即下令，先把那个大夫关入狱中，又判道：“小传次一家，世居本土，已历数百年。虽无官职，仍蒙恩准佩刀携剑、跨马乘舆，故而也可被看作武士家族。如今小传次眼见父亲被害，竟知情不报，按罪当监押服刑。本官暂且放你回去，限期缉捕凶犯。若到

期不能提凶犯首级回报，则一应家产、田地全部充公，本人驱逐出境。”言罢令小传次退下。

小传次愁眉苦脸地回到家，向姐姐阿丰道：“小弟虽身体健康，没得过什么大病，但平日里舞文弄墨惯了，别看时常佩刀在身，其实就是个门面，哪里会什么刀剑技击的武艺？舍石丸蛮力惊人，若是撞上了，我这身子骨，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”阿丰也没了主见，只是哭泣。过得半晌，突然想起一事，道：“我那公公，乃是日高见神社的社司[3]，弓矢娴熟，精通剑术，曾助朝廷平定过常陆的骚乱。你可以去他那里拜师习武。他宅心仁厚，定会悉心教导于你。”说完修书一封，让小传次带着，日夜兼程赶往日高见神社。

社司春永览信毕，对小传次道：“没想到亲家翁竟遭如此变故，真是不幸。你力气虽小，但克敌制胜不在力强，在于武艺的种种变化。你就留在我这里吧，保管两年内教会你一身艺业，一举打败敌人。”

于是小传次便在日高见神社跟随春永练武。他勤学苦练，进展神速，仅过了一年，就武艺大成，可以出师了。社司在他离开前，叮嘱道：“对决时虽可请人助拳，但绝非男子汉所为。你须凭自身武艺，斩下敌人首级，届时再回乡不迟。”小传次点头应允。这时的他身负绝艺，已不再是文弱书生了。他信心满满，大踏步向江户进发。

再说舍石丸自以为犯了人命案子，昼夜奔逃，一路逃到了江户。可是他身无一技之长，只好去当苦力谋生，后来得到机会，成了一名相扑力士。凑巧的是，某国的国守十分热衷相扑，并且嗜好饮酒。舍石丸力气既大，又是海量，遂得到国守赏识，被召

到国守府做了一名近侍。某日国守问起舍石丸家乡何处，舍石丸毫无隐瞒，将前事和盘托出。国守道："没想到你竟是个杀人凶犯。那少爷虽然文弱，但既是富户，必出重金追捕，你不可大意。正好我今年已参谒完幕府将军，要回领国去[4]，就带你一起去吧。有我庇护，你就不用担心被捉到了。"舍石丸便跟随国守，向西而去。

小传次赶到江户后，在城中四处打听舍石丸的下落，耗费了两三年的光阴，才得知舍石丸托庇于某国国守，早已去了西国。小传次急忙又赶往西国。

庇护舍石丸的那个国守，心地颇好，为人宽容，对舍石丸照应有加。但舍石丸酒量极大，日日豪饮，终于酒精中毒，得了疔疮，不久后腰部以下竟然全部失去知觉。他后悔莫及，遂向国守道："俺身负重罪，常怀愧疚于心。想那小传次一介书生，非俺敌手，此刻恐怕已与其姐一样，穿上僧袍成为佛门弟子了。因此俺并不担心他来报仇。如果要俺先发制人，俺如今下身瘫痪，也不可能走四百余里路去寻他。"他顿了顿，续道："听说本国的交通要津被一座大山挡住，行人通行须绕过巨岩，多走八里路，甚为不便。曾有高僧发大誓愿，要将深一里的巨岩凿通，令来往路人无论寒暑，都能免于辛苦奔波。可惜目前巨岩仅凿了三十三丈，便停滞不前。俺愿在有生之年续凿此岩，一报主公恩德，二为国人行路方便。俺双足虽不能行走，但一身大力尚在，誓要圆此功德。"

从此以后，舍石丸就抡起大铁槌砸石开路。那铁槌平常要二十个人才能抡得动，舍石丸却运使如风，每天能掘进十步之多。国守深受感动，张贴告示，请求民众予以支持。有八个人志

愿承担了清理石屑的工作。

一年后，巨岩开凿已接近尾声，小传次也从江户寻到了此地。舍石丸对小传次道："俺到底杀没杀令尊，你心里最清楚。如今人人都说俺是凶手，俺百口莫辩，也懒得多说。你要俺的脑袋，便拿去吧！"小传次道："奉上官之命，本要取你首级回去。但见你凿岩开路，造福百姓，也算是为我父亲积了冥福，索性我也来助你一臂之力吧！至于家道兴衰，全凭运数，有始必有终、有生必有灭，由它去！吾姐已是佛门中人，虔心修行，定会体谅我。等巨岩凿通之后，我就回家与姐姐一道拜佛静修。"此后，小传次便留了下来，和民夫一起清理碎石。舍石丸十分欣慰，道："少爷竟能不计前嫌，出力助俺，实在可钦可敬。真是神佛有灵啊！"

某日，舍石丸笑言道："少爷本来是要找俺报仇的，可是瞧你这副弱不禁风的模样，俺现在纵然半身不遂，你也绝对打不过俺。"小传次一言不发，飞起一脚，竟将身边一块巨石像踢蹴鞠般轻易踢起。那巨石即使二十个人也未必抬得动，舍石丸惊得目瞪口呆，疑惑道："你的力气何时变得这么大？"小传次又弯弓引箭，"飕飕"两响，两只大雁应声落地。他回视舍石丸，道："你所依仗的，不过是蛮力惊人。可是力气再大，总有限度。而我学的却是变化多端的武艺，即使你并未瘫痪，站起身来，也不是我的对手，反而会像孩童般被我制伏。"

舍石丸惊叹不已，拜倒在地，惭愧道："今日方知天外有天。忆起往日自狂自大，实是愚不可及。"遂拜小传次为师。

有了小传次的帮助，凿岩的进度大大加快了。光阴似箭，新年过后，长达一里的巨岩终于被凿通了。隧道中路径平坦，由于开

了石窗，光线也十分充足。以往要绕道八里的道路上，连家茶水摊都没有，行人酷暑时饱受日晒、寒冬时冷风扑面，尝尽行路难的艰苦。如今隧道畅通，宽敞明亮，就算骑马持矛也是无妨。太初之时，大穴牟迟神与少名毗古那神[5]虽建立国土，也不如舍石丸开山之功。国守大喜，派出特使前往陆奥国国守处，替小传次说情，终于将小田命案一事了结。小传次谢过国守，自行回转家乡。

舍石丸不久后病逝，国中之民感恩戴德，将他尊为“舍石明神”，在隧道入口处立祠祭之。从此香火不绝，绵延至今。

小传次东归陆奥，国守为其赦罪洗冤。后来他家道日隆，姐姐阿丰欢喜欣慰，自是不在话下。

还有日高见神社，本来已日渐残败，小传次感念学武之恩，布施重金修葺一新。画栋飞甍、宏伟壮观，其庄严神圣，名闻遐迩。善男信女们不舍昼夜，前来参拜许愿。因神明灵验，香火旺盛，社中收得的布施金银不计其数，神社所供之神遂成东国数一数二的大神。

---

(1)武藏坊弁庆（?～1189）：镰仓战神源义经最忠实的部下，平安时代末期最强的僧兵。幼年时曾被寄放在比睿山西塔。

(2)源义经功高震主，受其兄源赖朝逼害，逃往奥州，弁庆一路护送。最后源义经在衣川馆被围，弁庆舍命护主，力战不屈，身中万箭傲立而死。此即日本史上著名的“弁庆立往生”。因为小田把儿子比成弁庆，所以舍石丸哼唱

这个典故，调侃小田父子赶去衣川送死。

(3)社司，又称“宫司”，神社中神职最高者，事务总负责人。

(4)江户幕府为控制各地大名，制订了“参觐交替制度”，规定各藩大名需轮流到江户居住一年，然后回领国居住一年，如是反复。每年的四月为交替期。

(5)大国主神本名大穴牟迟，他在少名毗古那神的帮助下，建立了出云国。



宫木之冢

—宫木之冢

本州河边郡神崎津，古来即流传有不少传奇物语。到难波津或是山崎津装卸货物的船只，若遇上狂风巨浪，都会停泊在神崎津暂避。这里古称“猪名港”，北面就是现在的河边郡。猪名川下游一带，本应名为“猪名郡”，但因天皇敕命：“各国、各郡、各村的名字，都必须是带有吉祥含义的双字。”所以各地纷纷对原名加以增删修改，大部分名称还改得似模似样，不过仍有少数地方的名字被改得差强人意。

作为港口码头，一到船只泊岸的日子，就免不了有水手、商人上陆寻欢。他们时常出入妓院酒家，买笑作乐。某个老鸨手下有位名妓，叫做宫木，不但琼姿花貌、端丽无双，更难得的是兰心蕙质、多才多艺，商贾中多有慕其艳名，而欲一亲芳泽者。但宫木心高气傲，不愿与凡夫俗子应酬，满心盼望能遇到一个如意郎君为自己赎身。

昆阳野之里有个叫河守十太兵卫的富人，时年二十四岁，英伟俊朗，血气刚勇，在当地无人能敌。又兼颇通文理，常作歌吟诗，与京都博学宏文之士唱和。十太兵卫某次偶然邂逅宫木，立即被宫木的绝色所吸引；宫木也对十太兵卫一见钟情，遂以身相许。二人如胶似漆，不舍分离，十太兵卫便打算为宫木赎身。宫木喜道：“自今而后，妾身只侍奉郎君一人。”十太兵卫找来老鸨，提出要以黄金帮宫木赎身，老鸨应承道：“宫木能有个好归宿，我也替她高兴。以后就不安排她另行接客了。”

这宫木其实也出身于好人家，父亲在京中任职，官至中纳言。后因直言敢谏，触怒天皇，被罢官贬为庶人。因宫木的奶娘是神崎津人，一家人便辗转流落到了神崎津。宫木的父亲养尊处优惯了，完全不懂如何谋生，把身边仅有的一点银子全用完后，在贫病交加中死去。

宫木的母亲是大家闺秀出身，乃贵族藤原氏后裔。夫君穷途潦倒，她也跟着流落异乡。娘家藤原氏听说她生计困苦，便托人捎话道："就算嫁鸡随鸡，也要替孩子考虑考虑。稚子无辜，何苦让她跟着受罪？再说咱们家是名门望族，丢不起这个脸，你赶快带着孩子回来吧！"此话不说倒罢了，宫木母亲甚是要强，听了这话，伤心不已，毅然与娘家断绝了关系。为了安葬死去的夫君，她变卖了陪嫁的衣裳，勉强办完了丧事。

宫木的奶娘守寡多年，家里没什么亲戚，只能靠做些针线活苦苦煎熬，自顾且不暇，又如何照顾得了宫木母女？坐吃山空，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。宫木母亲抱着年幼的女儿，愁眉不展，泪下千行。奶娘劝她道："再这样喝冷风下去，大家都免不了被饿死。您有什么打算吗？我听说本地有位夫人，愿意以十枚金小判的价钱，收养小姐。这夫人家中颇为富裕，不仅家仆成群，更认识不少京里的达官贵人。小姐到了她家，一定有好日子过。长大后再嫁个如意郎君，您也就有了依靠。"

宫木母亲信以为真，对奶娘道："宫木能托付给好人家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！你快去跟那位夫人好好商量一下吧！"她哪里晓得，奶娘口中所谓的"夫人"，其实是个老鸨。奶娘要把宫木往火炕里送，做母亲的却还以为自己的女儿，就像当年某个游女[1]被宇多天皇[2]看中那样，能过上好日子哩。

奶娘见宫木母亲应允了，得意地自言自语道：“这蠢妇倒也好骗。”忙跑到老鸨处，邀功道：“多亏咱这张嘴，好说歹说，终于哄得宫木母亲答应把女儿送来。你赶紧把定钱给我。”老鸨当即给了奶娘十枚金小判。

奶娘将金小判交给宫木母亲，道：“您瞧，这黄灿灿的金币，就是那位夫人给的。今晚我就送小姐过去，您不必跟来了，免得母女分别，哭哭啼啼，大家闹心。”她担心宫木母亲跟去，知道了真相，所以故意这么说。

宫木母亲哀伤道：“那就有劳你了。孩子年纪还小，一向与我相依为命，如今远离，真是舍不得啊！”小宫木颇为懂事，安慰母亲道：“一切听凭母亲大人的安排，我绝无怨言。做女儿的长大后，终归是要嫁出门的，母亲大人不要悲伤了。”宫木母亲长叹一声，泪下沾襟，拉过小宫木，一边爱怜地轻抚她，一边帮她梳好头发。奶娘在旁边忙不迭地催促道：“快些快些。钱都给了，别让人家等急了。”宫木母亲无奈地松开手，道：“去吧！”又哭了起来。奶娘赶忙拉着小宫木，来到妓院。

宫木年幼无知，见妓院十分热闹，高兴道：“这地方真好玩。”老鸨夫妇直夸她聪明漂亮，给了她不少糖果吃，还为她换了一套崭新的衣裳。宫木连声道谢，对老鸨大生好感。她转身向奶娘道：“明天请母亲大人也来玩。”奶娘敷衍了她两句，自行回转家中，哄骗宫木母亲道：“小姐在新家吃得好穿得好，您就不必操心了。”接着又厚颜无耻地要求宫木母亲把钱分些给她，道：“老爷往日在我这儿赊了不少账，一直未还，您就把金小判给我两枚，当还钱也好，当抽头也好，也不枉我出力奔忙。”这中介人逢十抽二的规矩，是周朝传下来的，奶娘便是按这规矩索

要报酬。可见贪利负义，古今皆同。

宫木母亲把钱给了奶娘，道："如果方便，我想明日去那夫人家中看看，拜托她好好照顾宫木。"奶娘托词道："去瞧瞧当然是好，可那位夫人是体面人家，您现在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不好去人家那儿拜访。还是等逢年过节，您换上新衣裳再去吧！"宫木母亲听她说的有理，便息了去探望女儿的念头。此后每当她要去看女儿时，奶娘总能找到借口推脱过去。年复一年，岁月流逝，宫木母亲日夜思念女儿，终于积忧成疾，与世长辞。

转眼宫木已到了及笄之年，老鸨要求宫木正式接客。宫木在妓院中多年，也明白了这里是做什么勾当的。她心中虽哀怨自己竟和物语中说的风尘女子一样，但既是母亲安排自己到了此处，也唯有认命。所以当老鸨传授她歌舞技艺时，她心中虽不快，却仍然认真学习。久而久之，歌舞琴瑟、礼仪诗书，无一不精。客人们都惊叹道："如此风雅标致的美人儿，在这地方已经很久没见到了。"

宫木自从结识了风流倜傥的河守十太兵卫后，便一心一意只爱着十太兵卫，不再应酬其他客人。十太兵卫自然满心欢喜，要给宫木赎身。老鸨也应允不再让宫木接客，并遍告众人，宫木已名花有主，以后不要再纠缠于她。

这一年的阳春三月，十太兵卫心想道："现今春光明媚，山景曼妙，正是观赏樱花的大好时节，不妨带宫木同去玩赏。"便挑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带着宫木一起去兔原郡生田森林冶游赏花。

林中樱花盛开，似绯云、似锦缎，蔚为壮观。平时游人们都会在樱花树下铺席张宴，仰首赏花。可是今日人比花艳，大家争先恐后地贪看宫木美色，连樱花美景都无暇欣赏。本来十太兵卫还让宫木带了一把舞扇，预备着让她起舞助兴。但此刻人人争睹

宫木芳容，宫木也不敢起舞，只默默地陪着十太兵卫饮酒。人群中时不时发出惊羡声：“这佳人太美了，她的丈夫真是幸福。”十太兵卫听了，愈发得意洋洋。

在那群赏花人中，有个昆阳野驿站的驿长，名叫惣太夫。他见了宫木的绝色，目为之眩、神为之迷，连酒都顾不上喝，只顾着和同来的大夫、法师评头论足。突然，惣太夫一拍脑袋，道：“险些误了大事。”急忙飞奔到码头，命和田崎的船夫疾速开船，如飞鸟般往家里赶。

一回到家，惣太夫立即命人去河守家传话：“朝廷派钦差来本地视察，今晚安排在河守家歇息，令十太兵卫速来驿站商议款待事宜。”

河守家的老管家听到传命，急得团团转，只好跑来央求惣太夫道：“敝主人此刻春游在外，不及赶回。能否请驿长大人通容通容，安排钦差大人到别家歇宿？”

惣太夫斥道：“混账！本地以河守家最富，宅邸也最为雅洁，我早已向钦差大人禀明，他转眼就到，如何能另行更换人家？”

老管家哀求道：“敝主人未归，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答应啊。恕小的无法接待钦差大人了。”

惣太夫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老家伙，竟敢无视钦差大人，岂有此理！我家若不是老母病重，早已自行接待钦差了。你即刻回去准备，钦差大人立时便到。”

老管家无奈，只得赶回家中。但家里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。他踌躇无计，唯有对天祷告道：“求大自在观世音菩萨保佑，让主人插上翅膀，快点飞回来吧！”

过了几个时辰，忽然又有人来传话，道：“钦差大人来到本

地，见无人接迎，已连夜转往住吉驿歇宿了。驿长大人准备了大量松明，供钦差一路上照明。钦差如今怒极，特传令，追问十太兵卫不敬之罪！若十太兵卫未归，先行封禁其宅，责其速往驿长处认罪。”说着，将两块竹板在大门上交叉钉死，查封了河守家。

十太兵卫尚不知家中发生了变故，直到晚上亥时，才尽兴归来。却见家门被两块大竹板封死，大惊，忙问从边门出来的老管家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老管家把前事细述一遍，劝道：“富不与官斗。主人还是快去驿长那儿，告个罪吧！”十太兵卫无可奈何，只好到驿长家中赔不是。驿长冷笑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，朝廷钦差来到本地，指定你做迎接之人，你却不理不睬，自顾自地游春赏樱。这大不敬之罪，岂是说几句好话就能遮掩过去的？现判你居家禁闭五十天，不得离开半步。”

十太兵卫长叹道：“果然是樱花虽美，难耐风侵。罢罢罢！”遂自闭于家中。

翌晨，驿长又差人到河守家，说道：“钦差大人由明石驿飞檄传信，云：‘昨日本拟在贵地歇宿，不料因无人接迎，迫不得已转往住吉驿。深夜赶路，致使马足跛折，只好换乘船只前往筑紫。朝廷向例，钦差行程不得经由海路，以免波生不测。然本钦差因恐误期，天皇降罪，唯有明知故犯。若海程中遭遇不测，后果严重。此皆尔等之过也。跛足骏马价值五百贯，责由尔等赔偿。’驿长大人收到此信，命我转告你，一切事情皆因你怠慢而起，这五百贯钱由你赔偿。另外送钱去京都钦差府邸，尚需三十贯盘缠，合计五百三十贯钱，速速取来！”

十太兵卫无奈，取了钱出来。差人又道：“你好好在家呆着，五十天期满后，钦差大人在筑紫的公事想来也办完了。届时

你再上京都，向他赔罪。”言罢抬着五百三十贯钱，扬长而去。

惣太夫将十太兵卫禁闭家中，便与大夫理内一起，来到神崎津，寻到宫木所在的妓院，对老鸨道：“让宫木出来侍酒。”老鸨道：“宫木与十太兵卫已有婚约，不便再接外客。恕难从命。”

惣太夫嫉妒不已，满面通红。他一边喝酒，一边故意大声道：“十太兵卫那家伙，犯了大罪，已经下在牢里，过不多久就要问斩了。年纪轻轻的，倒真可惜了。”

宫木听了信以为真，忧心如焚，发誓愿斋戒十日，求神佛保佑十太兵卫平安。可是十日过后，依然没有好消息。老鸨劝道：“那惣太夫酒后胡言乱语，当不得真。我听人说，钦差大人只不过要十太兵卫赔偿五百贯的马钱而已，算不上什么大罪。你要好好保重，养好身子，等着来日相聚。”

宫木听劝，放宽了几分心，勉强振作起来，日日抄经诵佛、供花焚香，祈求观世音菩萨大发慈悲，救拔苦难。

再说十太兵卫自闭家中，感染了风寒，欲延医调治。听闻医师当马医术高明，便让家仆将当马请来。当马替十太兵卫把脉后，连呼：“侥幸，侥幸。若我来迟一步，阁下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”说着开好药方，让仆人拿去配药。河守家一个女人也没有，男仆粗枝大叶，照顾十太兵卫不免有失周到。

当马最近这段时日，也给惣太夫的母亲治病。闲聊中，将十太兵卫的病情告诉了惣太夫。惣太夫计上心头，附耳对当马道：“我把那五百贯钱，匀出一部分给你，你在十太兵卫的药里做点手脚，如何？”当马大惊失色，摆手道：“人命关天，万万不可。”惣太夫脸上变色，威胁道：“你真的不干？那么日后，你也别想行医了。”当马无奈，道：“其实十太兵卫患的是膈症[3]，活不了多久

了。也罢，那我在他的药里，多加些附子[4]，促其速死。”

十太兵卫服了当马开的药，果然一命归西。惣太夫欢天喜地，找了个理由，赏给当马一百贯钱。

宫木听说十太兵卫病死，痛不欲生，疯了般嚷着要相伴十太兵卫于九泉之下。老鸨劝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。既然神佛也无法保佑他，这就是命。而今唯有好生供奉十太兵卫的灵位，求来世再结良缘了。”

数日后，惣太夫又来到妓院，嬉皮笑脸地向宫木求欢，宫木抵死不从。惣太夫便叫来老鸨，将剩余的四百贯钱全给了她，道：“四百贯包宫木一个月，总够了吧？”重利动人心，那老鸨见钱眼开，忙道：“够了，够了。若大爷肯多加些钱，宫木就永远是你的了。”扭头向宫木道：“十太兵卫已死，你那婚约算不得数了。既没了依靠，难道你想一辈子待在妓院里？惣太夫大人好歹有个一官半职，你不如从了他吧！”

宫木没想到老鸨会这么说，一时无语。老鸨作色道：“你母亲既已将你卖给我，一切都要听我安排。你从小无依无靠，也不想想是谁把你养到这么大？俗话说，生母不及养母亲。你若不听我劝，便是忤逆不孝，一则对不起死去的生母；二来辜负了我的养育之恩。还是嫁给惣太夫大人吧！”惣太夫也在旁边低声下气讨好道：“十太兵卫尚未正式娶你过门，你们算不得是夫妻。我迄今未娶，你过门后便是正室。我一定好好待你，与你白头到老。”宫木经不住两人软硬兼施，只好答应嫁给惣太夫。

某夜，曾与惣太夫同去赏樱的大夫理内，喝醉了酒，向宫木道：“生田之樱虽盛，花开花落终归匆匆。短命的十太兵卫，哪及得上松柏常青的惣太夫呢？夫人运气好，搭上好船了。”

宫木心中大疑，暗忖他怎么会知晓生田赏樱一事？这其中怕有蹊跷。此人向来与惣太夫沆瀣一气，那惣太夫为人奸猾，言行卑劣，十太兵卫说不定就是被他害死的。可叹他死得冤枉，自己一介女流，无法为他伸冤报仇。

宫木思来想去，深感惣太夫难以托付终身。遂假装心口痛，托词不见惣太夫。

时有高僧法然上人[5]，常劝人虔诚信佛，言道：“时诵六字佛号，即可往生极乐净土。”其信徒甚多，无论达官显贵，抑或平民百姓，不分老幼，均每日随其念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佛号。在后鸟羽院的上局[6]，有两位名叫铃虫与松虫的美女，深受上人影响，朝夕诵佛不倦。后来终于看破红尘，逃出后宫，削发为尼，结庵修行。此事令后鸟羽院大为震怒，便想将法然上人问罪。正巧比睿山僧众与上人结怨，遂上表朝廷，指上人乃是佛敌。上皇便用了这个借口，下令将法然上人流放土佐国。

这天，押解法然上人的船只停靠在神崎津。宫木听说上人将要换船远行，忙向老鸨恳求，说要去码头拜会上人，为十太兵卫祈求来生福祉。老鸨体谅宫木心情，认为此事亦在情理之中，便让一个年长的婆婆与一个女童，与宫木共乘一舟前往。

小舟将到岸边，却见上人乘坐的大船正慢慢离岸，宫木忙命小舟飞速靠上去。

登上大船，宫木在上人面前泪如雨下，泣道：“卑贱之躯，彷徨无措，还望大师指点迷津。”上人怜道：“汝舍命之志早决，何必问我。”遂站立船头，高诵十遍佛号。宫木双手合十，跟随上人念佛毕，一纵身，跃入波涛中。上人朗声道：“成佛之道，笃信莫疑。”回身步入船舱。大船顺着海潮驶出港口。

婆婆和女童吓得魂飞魄散，急急奔回妓院报讯。老鸨夫妇连木履都顾不上穿，赤脚跑到码头，遍寻尸首不获。待得潮退后，终于有船夫来告，桥柱上挂着一具女尸。老鸨忙让船夫将尸首捞上岸，一看，正是宫木的尸体。后来当地人就把“念佛桥”，作为神崎桥的别名。

老鸨将宫木的尸首殓葬于野外一个小山丘上。宫木之冢历经数百年，至今尚在，墓碑上刻着她的事迹。吾曾于三十年前，在神崎川南岸的加岛，结庵修学三载。听乡人说起这个古老的故事，便努力寻找宫木之冢，后来终于找到。只见那墓碑仅有扇面大小，四周荒凉凄清。吾伫立墓前，悲从中来，遂合掌拜祭，并作和歌一首。歌云：

人世如飞絮，浮生飘零苦。
莫论富与贵，俱受奔逐愁。
名种绽名花，无奈双亲亡。
世间万般业，哪得己做主。
春蕾含苞放，却遭冰霜毁。
夜夜相伴者，猪名一船夫。
头枕波涛眠，此身如玉藻[7]。
玉兮质高洁，女德堪比玉。
红颜罹碧水，黑发葬荒原。
身去魂犹在，长随明月辉。
浅吟知悲事，寒露湿碑石。
神崎川浪涌，幽咽道孤清。

一歌尽诉三十年前见闻，往事历历，不复再现。

---

(1)游女：艳装弹唱的女伎。

(2)宇多天皇（867~931），日本第五十九代天皇。

(3)膈症：食道癌。

(4)附子是毛茛科植物乌头的子根，含有毒性成分乌头碱。

(5)法然上人（1133~1212），日本净土宗开山祖师，著有《选择本愿念佛集》。

(6)上局：古日本天皇嫔妃的住处。

(7)玉藻：古代王冠垂挂的玉饰。玉者温润和婉，藻者华美坚强。



和歌之魂

—和歌之魂—

山部赤人[1]曾作歌云：

和歌山之浦，海浪汹涌；潮汐惊起水鸟鸣，栖于芦荡中。

这首歌与柿本人麿[2]的作品：

东方天曙明石浦，舟隐岛荫雾朦胧，吾眺孤舟心万绪。

一起被誉为和歌的经典杰作。

时值圣武天皇[3]治世，藤原广嗣在九州举兵叛乱，据报京都内暗藏有叛军内应，为策万全，天皇决定巡幸伊贺、伊势、志摩、尾张、三河、美浓诸国。御驾至三重郡阿虞浦时，留下了一首和歌：

松原见佳人，潮汐涨复落，鹤惊去又回。

此次巡幸戒备森严，近卫府亲兵层层护卫，随行中还有不少文臣。其中有个叫高市黑人[4]的歌人，也在尾张爱知的海边，咏了一首和歌：

樱田观飞流，潮汐涨复落，鹤惊去又回。

这首歌与天皇所作，惊人地相似。开篇那首山部赤人的作品，也有类似情况。但山部赤人和高市黑人同在天皇殿下为臣，自然不可能剽窃天皇作品。事实上，赤人的歌，确实是他在天皇巡幸纪伊时，自己创作的。黑人的也是原创。歌人感生于志、咏形于言，每每所见之景相似，于是所咏之歌亦难免雷同。此乃歌人因情趣相近而引发，不足为奇，亦不必切切责之。面对山川草木、长天碧海，古人触景生情，只恨平常言语难以述怀，遂各发歌谣，咏其心声。这在《万叶集》中时常见到，例如有首歌云：

难波滩头潮涨落，鹤鸣飞渡淡路岛。

其意境也与前面数首相类。

和歌之道，逸者其乐悦、怨者其吟悲。古人以歌言心，抒发自我情感，并无剽窃之必要。山海花鸟，世间万物，直呈于世人面前。歌人歌其所见、咏其所思，坦荡、率真、质朴，这些正是和歌的灵魂所在。

---

(1)山部赤人，奈良前期的宫廷歌人，三十六歌仙之一，生卒年无考。其歌长于叙景写实，歌风纤细优美、清澄净朗，在《万叶集》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
(2)柿本人麿(约662～约706)，《万叶集》代表歌人。其歌风雄浑庄重、匠心独运，开一代之风气。他和山部赤人同被奉为“歌圣”，对后世歌人具有重要影响。

(3)圣武天皇（701～756），日本第45代天皇。在位期间，极力采纳唐代文物制度，信仰佛教，曾两次派遣唐使去唐国学习。

(4)高市黑人，生卒年不详，日本奈良时代歌人，被认为是叙景歌之祖。



樊哙

樊哙

距今相当久远以前，伯耆国大智大权现御山上，住着一个恐怖的恶神。他昼伏夜出，经常出来害人。所以每天申时[1]一过，山寺的僧侣们要么下山走避，要么就留在僧房中紧闭门户，彻夜诵佛不休。

在山脚下有个小村子，村子里有家小酒馆，一到黄昏左右，远近的泼皮无赖们就凑到酒馆里，喝酒赌博。

有一天，因为天降大雨的缘故，在山野间干活的人们早早收起工作，正午时便聚集在小酒馆里，饮酒划拳、掷骰博戏。其中有个莽汉，平日里仗着自己力大无穷，极好逞强争胜。有人颇为讨厌他，想要让他当众丢脸，便故意激他道："你不是总说自己力气大，胆子更大么？今夜你敢不敢独自上山，拿个证据下来，证明自己的确是条好汉？若不然，就只不过是个爱吹牛的废物罢了。"众目睽睽之下，莽汉哪肯服输？哼道："这有何难？俺即刻上山，拿证据给你们瞧。"一仰脖，将手里的酒倒入肚中，又胡乱吃了些东西，披上蓑衣，戴上斗笠，冒雨向山上行去。在场众人中，有老成持重者，暗自摇首，自言自语道："一介匹夫，徒逞血气之勇，准会被那恶神撕成碎片的。"这么嘀咕着，却并不起身拦阻。

那个莽汉名叫大藏，身高腿长，脚程极快，太阳尚未落山，他已赶到了佛殿附近。他绕着佛殿巡视了一圈，不见有何异样。过不多时，红日西斜，山林间刮起了阵阵大风，松柏杉桧被风吹

得呼呼作响。暮霭四合，天色渐暗，山野寂静无人。大藏心道：“哪有什么恶神？多半是和尚们编造出来唬人的。”

雨慢慢地停了，大藏脱下蓑衣，摘掉斗笠，点火抽了一会旱烟。这时天已经黑透了，大藏便寻思着到山顶的神社去。林中落叶遍地，他大踏步向山顶攀去。约莫行了十八町远，大藏看看差不多了，便想在周围找件东西，作为自己上过山的证明。他四下里一瞅，见不远处有个香火箱，便走上前去，背起箱子，转身下山。哪知背上的香火箱突然剧烈摆动起来，仿佛生出手脚一般，猛地把大藏提起来，带着他朝空中直飞上去。大藏惊慌失措，急忙叫道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，饶了小人这一回吧！”哪里有人睬他。箱子越飞越疾，片刻之后，大藏脚下传来“哗啦啦”的海浪声，原来已飞到了海边。他心里更加害怕，死命抓住香火箱，生恐掉进海里去。

终于挨到了天明，香火箱“砰”一声，掉到了地面。大藏睁眼一看，自己身处海边的一座神社旁，神社四周栽满松树、杉树。一位银发苍苍、头戴乌帽、身穿祭祀白衣的神官，手捧祭神供品，向他走来。到得身前，问道：“瞧你模样古里古怪，是从哪儿来的？”大藏答道：“小的在伯耆国大山上，被神灵施法，连带这个香火箱，给扔到了此地。那神灵已先回去了。”

神官惊道：“此事当真离奇。算你命大，竟能活下来。实话告诉你，此地是隐岐国烧火权现之神社，离你老家远得很哩。”大藏瞠目结舌，泣告道：“小人父母俱在，望能放我渡海返乡。”神官道：“本地规矩，他国之人无故到此，需问明详情，方能放回。你等我将供品上好，一起去我家里再说。”

大藏被神官带回家里，仔细盘问了一通，又被带去目代[2]那

儿。神官禀告道：“今晨祷告祭祀时，因失手将供品打翻在地，急忙回转家中重新准备供品。当我再度返回神社时，见松柏旁边站着一个外地来的陌生人，自陈乃伯耆国人，因受神灵惩罚，身不由己来到本地。该如何处置此人，请大人裁断。”

目代道：“既是被神灵发落到本地，我也不便过问。就当他无罪，让他打哪儿来，回哪儿去好了。”神官遵命，等到下午涨潮时，令人押送大藏上了开往对岸出云国的船。

这艘船荷重达八百石，也算得上是条大船了。顺风行驶，速度颇快。大藏却道：“跟俺昨晚插上神的翅膀相比，这速度真够慢的。”大船从辰时[3]出发，三十八里的海路，至申时便抵达出云国。出云关所的官长问清事由，鄙夷地唾道：“竟敢亵渎神灵！呸！”盖好验关文凭，挥手让大藏快点走人。此后沿途每经过一村，村中都派两个人押解大藏。七日后，大藏终于回到老家，被押到目代处听候发落。目代判道：“此事罪责较轻，杖笞五十，交由村长领回。”

村人们得知大藏返乡，奔走相告，有人急忙跑到大藏家，告诉他母亲和嫂嫂这个消息。母亲想不到大藏还能活着回来，喜极而泣，站到门口翘首等候。不一时，村长领着大藏回到家。母亲见儿子一脸憔悴，赶忙端出饭菜，先让大藏吃了个饱，又端水让他洗脸洗脚。父亲盘腿坐在佛像前，朝空中吐着烟圈，冷冷地望着儿子。兄长要去山上劳作，瞪眼道：“你竟能无恙生还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”说罢挑担持镰，出门而去。村里的那些狐朋狗友，听了消息，也纷纷赶来问候大藏，都道：“以后可不敢再吹牛了。这次没被那恶神撕成碎片，已是大大的侥幸了。”

是夜，大藏饱睡一晚，直到次日晌午才起床。从此以后，他凡

事都与父母商量，每天跟随兄长上山劳作，处处小心谨慎。村里人笑道："自打从隐岐国回来，大藏真是变了个人。就像罪囚遇到大赦一样，规矩多了。"于是给大藏起了个绰号，叫"大赦藏"。

数日后，大藏向母亲说道："俺这条命能保住，多亏了大智大权现[4]保佑，没让那恶神害了俺。俺能改掉以前的坏毛病，也得感谢大智大权现。所以俺想去山上的神社拜谢一番。"母亲不放心，劝道："倘若品行端正，心中不生邪念，在家里拜佛与上山拜神社，都是一样。你现在还是好好拜佛，过段时间再让你兄长和你一起去拜神。"大藏的父亲却说道："若那恶神憎厌于你，岂能容你活命？去便去吧，早点回来。"嫂嫂也劝大藏之兄道："那你就和他一块儿上山吧。"兄长冷笑道："其实父亲说的有理，恶神若要害他，就算我在旁边，也护不住。还是让他自个儿去吧。他心里是什么想法，神明自然清楚。"大藏原本胆子就大，见兄长不情愿同去，也不勉强，道："那俺速去速回。"说完出门望御山行去。

几个时辰后，大藏从神社回来，道："在神前献了香火钱，多谢大智大权现保护俺不被恶神伤害。还顺便找回了那晚丢在山林间的蓑衣斗笠。"母亲欢喜道："蓑衣斗笠丢了也不打紧，你能平安归来就好。"

大藏还神心愿既了，此后老老实实地跟着兄长伐木担柴，对父母也尽心奉孝。他本来就力大无比，劈树砍柴远胜兄长，赚的钱自然也比兄长多。母亲与嫂嫂十分高兴，经常夸他能干。

大藏埋头苦干，到了年终岁末，竟攒下了三十贯钱。父亲和兄长颇感欣慰，将钱锁进柜子里。母亲和嫂嫂买来布匹，为大藏做了件新棉衣。

新年歇假，大藏无所事事，无聊中又去了那家小酒馆，滥赌一气，结果欠了一屁股债，被人到处追逼。他只好躲在家里，整整两天不敢出门半步。后来寻思着，这赌债利上滚利，拖得越久，欠得越多，还是要想办法填上。便打起了那三十贯钱的主意。他向母亲撒谎道：“今日要和几个朋友一道去神社拜春，需要拿些钱供奉给神社。”母亲道：“那你要早去早回，山上过了申时便不安全了。”边说边打开柜门取钱。大藏跟在后头，央求母亲多给些。母亲道：“往日拜春，只需这么多就够了，为何多要？”说着拿了一百多文铜钱给大藏。大藏眼睛朝柜里一瞥，见里头大概还有二十多贯钱，便道：“俺说实话吧。新年里一闲下来，俺老毛病又犯了，赌输了钱，被人追债，实在是没法子了。这二十多贯钱您就当是借给俺，俺先拿去把债填上。等开春上山，俺一定死命干活，赚了钱还您。”

母亲见大藏死乞白赖的模样，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满心以为你已经改邪归正，哪曾想又去滥赌！莫说目代年年新春都在严查聚赌，就是神明知道了，也会惩罚你的。这些钱是你兄长放在柜中的，你要拿，先问过他再说。”说着要把柜子锁上。大藏到了这地步，哪能容母亲不给？他一手用力按住母亲，喝道：“不准叫，父亲在午睡，别把他吵醒了。”一手抢过钥匙，从柜里抢出那二十多贯钱，顺手把母亲塞入柜中，将钱往肩上一甩，夺门而出。

孰料嫂嫂正从门外进来，两人撞了个正着。嫂嫂见大藏肩上扛着铜钱，大声斥道：“你要把钱拿到哪里去？这些钱是你哥哥清点好锁进柜里的，你不能拿走！公公快来啊，大藏又干坏事了。”

大藏父亲一惊而醒，顺手操起一根棍棒，冲到院子里，劈头

盖脑朝大藏打去。嘴里骂道："畜生，竟做起强盗来了，今日须饶不得你。"大藏铜皮铁骨，棍棒打在身上没事人一般，闷声不响，直往门外闯。父亲在后追赶，不停咒骂道："畜生，你别跑，真是混账透顶！"大藏甩开大步，像韦陀[5]一般，越跑越快。父亲追他不上，气喘吁吁地喊道："来人啦，快帮我截住大藏那混蛋。"

大藏的兄长这时候恰巧回家，迎面碰上大藏，当即抢步上前，扭住弟弟，厉声道："你这是干什么？这钱怎么在你肩上？"大藏也不答话，飞起一脚，将兄长踢翻在地。兄长这么一阻，父亲已经从后面赶了上来，拦腰抱住大藏。大藏叹道："您老人家一把年纪了，还想跟俺比力气么？"身子用力一抖，将父亲震开。此时春雪未融，父亲脚底一打滑，跌进了路旁一个冰冻的池塘里。兄长慌忙扶起父亲，怒道："你连亲生父亲都敢打？"大藏不知该如何解释，索性不理会，大踏步疾奔而去。父亲毕竟也是樵夫出身，身子骨硬朗，不顾寒冷，将湿衣一撩，向前直追。

大藏跑出数百步，前面是一条河，一条大汉从河边直扑过来。大藏一看，来人正是在赌桌上赢去自己钱的某个朋友，双臂上也颇有几分蛮力。他先发制人，趁那大汉还未站稳之际，兜头一拳，砸在大汉脸颊上，大汉登时懵了。大藏顺势一踹，大汉翻身落水。大藏望着在水里扑腾着爬不上来的大汉，怒从心头起，骂道："若不是误交你这个损友，俺也不会沉迷赌博，输得一无所有，竟要去抢家里的钱来还债！"边骂边将岸边的一块大石头也踢进水里。刚好大汉正挣扎着爬上来，被石头"砰"一下砸中，连人带石沉入河底，丢了性命。

大藏见杀了人，心中发狠。此时父亲与兄长又追了上来，拼全力要把钱夺回去。大藏恶向胆边生，再也不管什么骨肉亲情，面露狰狞之色，将父亲、兄长一并踢入河中。可怜春寒水冻，父子俩又不识水性，挣扎浮沉了片刻，双双溺毙。

村民们得知消息，全都轰动起来。他们义愤填膺，自发组织起来追捕大藏。可是寻遍村子周边，都不见大藏踪影。大家便到目代处详细禀明案情，目代道："此人穷凶极恶，又身长善跑，想来早已逃窜出境。待我发下海捕文书，缉拿到案后，定严惩不贷。"遂命村长找人绘像，预备到处张贴。村长道："山村鄙陋，无人识得画图。不如改为详述罪犯体貌特征。"目代许之。于是在缉捕告示上写道："凶徒大藏，身高五尺七寸，体格壮健，相貌凶狠……云云。"抄写多份，送往各国张贴。

大藏杀兄弑父，一路亡命，经筑紫逃到博多津。他在此地又参与了数次赌博，这回却是鸿运当头，赢了不少钱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关所处就贴上了通缉告示。赌场的一干泼皮交头接耳，认出了罪犯就是大藏，但人人都害怕大藏凶狠，皆不敢上前捉拿。大藏见势不妙，又踏上了逃亡之路。

奔逃途中，钱袋因装钱甚多，极其沉重累赘。大藏便将钱袋埋到一棵树下，身边只留五两在赌场赢来的黄金。他扮作旅人，逃到长崎津，在一个小寡妇家暂住下来。白天去赌场赌博，晚上就回到小寡妇家歇宿。也是他时来运转，以往在家乡时，逢赌必输；如今流落异地，却每赌必赢，很快就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。

大藏手中有钱，胆气壮了起来，开始喧宾夺主，强迫小寡妇服侍自己。这天他由早到晚都在饮酒，喝得酩酊大醉，做势要打小寡妇。小寡妇十分害怕，想起以前曾在丸山妓院做过女红，便

逃去那里，请求暂避。

大藏酒醒后，不见小寡妇来服侍，高声呼道："人呢？"里里外外把破屋翻了个遍，就是找不着小寡妇。心中默想道："她定是被俺醉酒的模样吓着了，又不敢吭声，所以躲起来了。平日里听她闲聊，说道曾在丸山妓院做过女红，准是躲到那儿去了。"言念及此，甩开大步，闯到丸山妓院，在门口大叫大嚷道："把俺的女人还俺！"丸山妓院的客人见他相貌狠恶，以为是活鬼上门，都吓得不知所措。大藏嚷了半天，见无人答应，便直闯入屋，一顿拳打脚踢，将妓院的屏风、桌椅尽皆损坏，又旁若无人地提起酒瓮狂饮。吃饱喝足后，撒起酒疯，吼道："还俺女人！还俺女人！"

妓院里有一位唐国来的客人，正在雅室里自斟自饮。大藏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脚踹开房门，闯进雅室，踢倒屏风，盘腿坐下，瞪着那个客人。那位唐国客人慌忙道："樊哙排闼[6]！樊哙排闼！我乃是唐国人，什么事都不知道。"老板丸山怕得罪了唐国贵客，忙向大藏作揖赔礼道："小的这里确实不曾有女子躲藏。壮士莫急，无论她跑到哪儿，都包在我身上，帮你寻找。"说着急忙叫仆人摆上酒菜，虽无熊掌驼蹄等山珍，却是满桌海味，味道极是可口。大藏连干数杯，高兴道："那位唐国的客人叫俺'樊哙'，想那樊哙乃唐国汉朝时的大英雄，好极了，俺以后就叫樊哙！"

大藏酒到杯干，喝得烂醉如泥，当晚就在妓院歇下。丸山暗中叫人去报了官。次日黎明，官府派的四五个差役来到妓院，向丸山道："那凶徒是伯耆国人，杀兄弑父，正被通缉呢！你去哄他出来，我们埋伏着绑他。"大藏这时也醒了，在里屋听得真

切，知道无法逃脱，便开门出来，跪倒在地，假意说道：“冤枉啊，小人并未杀害父兄。”差役听他这么说，戒心松了几分，围拢上来。大藏突然暴起，飞快夺下其中一个差役的公堂棍，挥舞开来。差役们吃了一惊，等回过神来，大藏已逃远了。

由于全国各地都有通缉告示，大藏再也无法在某处安顿下来，只好四处漂泊，东山藏一天、西野躲一日。吃不好、歇不好，终于捱不住，感染了疫病，委顿在山路边上。他大声地呻吟着，好似狼嚎一般，路人们害怕极了，都不敢上前探视。

病了数日，总算大藏身子壮实，底子好，烧慢慢退了，人也清醒过来。但因多日不曾进食，浑身绵软乏力，站不起来，只得勉强支撑着爬到山路正中间，等行人路过施救。到了夜里，有人走了过来，听到呻吟声，在月色下见到大藏，忙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大藏道：“俺是个旅人，数日前在此病倒，如今虽然退了烧，但多日没吃过东西，浑身无力。求你随便施舍点吃的给俺。”

路人点燃松明，照见大藏虽然面目狰狞、蓬头垢面，但确实是人非鬼，便放下心来。他沉思片刻，似乎在打什么主意，接着伸手从腰间取出饭盒，拣出几个饭团递给大藏。大藏狼吞虎咽，顷刻间将饭团吃得干干净净，拜谢道：“大恩没齿难忘，容当后报。”路人笑道：“瞧你这副模样，落魄潦倒，能以何为报？不如跟了我去，落草剪径，也能养活自己。你看如何？”

大藏肚中暗笑，答道：“原来阁下是位专做没本钱买卖的好汉。那你算找对人了。俺惯常赌博酗酒，与你本是一路人。只是赌博讲的是运气，俺空有一身力气无处施展。这下好了，若去剪径为盗，正好‘人尽其才’。哈哈！”

强盗喜道：“没想到你这厮胆子还挺大。我曾看过一张通缉

告示，告示上描述的逃犯样貌，与你十分相似，难道你就是那个伯耆国杀兄弑父的大藏？”大藏道：“你既已知晓，也不瞒你。那件歹事正是俺做下的。所以俺来往各地，与常人交往，总不能放心。若能与阁下一起上山为盗，那是再好没有。”强盗惊叹道：“你连父兄都杀，真够狠，是干这行的好料子。今夜你纳个投名状来，便算你入伙了。”大藏道：“何为投名状？”强盗道：“据线报告知，子夜时将有客商途经此地，马匹上负有巨资，身边却只有一个老足轻[7]护送。我料那马上载的，必是黄金。你去将那客商和老足轻杀掉，这就是投名状。如何？”大藏道：“杀人不难。只是夜凉天寒，须当下山喝几杯酒暖暖身子，到时方好下手。”强盗道：“说的是。我也颇觉寒冷。”两人便一同下山，约莫走了十町远，见前面有个小酒家，遂上前敲门买酒。

此时酒家早已关门，里头有人应了一声，打开门。强盗道：“店家，有啥好酒好菜，统统端上来。”说着摸出金一分[8]，掷到桌上，道：“深夜叨扰，失礼了。先把酒钱给你。”

店家见他出手阔绰，甚是高兴，急忙张罗起酒菜来。他先把酒热上，又去邻居家买来鲔鱼，料理好鲔鱼，煮了一锅豆腐汤，一起端上桌来。强盗与大藏连声赞好，敞开肚皮豪饮猛吃。酒足饭饱后，看看夜色也差不多了，起身离去。店家这时已认出强盗是当地有名的草寇，但另一个身材高大的却不认识。他心道，可能是同伙吧？也不去多想，将残酒剩菜吃完，收拾好杯盘，自去歇息。

强盗与大藏再度上山，在一片密密的林荫间隐藏起来。没过多久，传来一阵马铃声，强盗叮嘱大藏道：“点子来了，小心行事。”大藏道：“管保跑不了。”横臂将一棵丈余的松树连根拔

起。强盗赞道："真是神力！"

少顷，马蹄声由远及近，已到了眼前。大藏闷声不响，挥起松树，斜刺里直扫出去。客商不备，被连人带马打个正着。跟在后边的老足轻，吓得连刀都不敢拔，转身就逃。大藏大步赶上去，骂道："没胆子的家伙。"一甩手，将老足轻扔下山谷。回转身来，一脚用力踩在马腹上，道："俺还从来没弄死过一匹马呢！"那马连连惨嘶，气绝而死。大藏嫌解下马背上的包袱麻烦，扯了几下，将绳索扯断。强盗直夸他办事干净利落。两人打开包袱一看，不得了，包里竟有千两黄金。大藏笑道："咱们取了黄金去，这包袱皮拿了也没用，不如给那马盖上吧。免得它夜深着了凉。"

此时天尚未亮，两人携了黄金，急急下山。强盗带大藏来到岸边，只听海面上有人用暗语轻声问道："海波涌起，岸边可有人在？"强盗应道："快来。"立时划过来一条乌篷小木船。强盗请大藏上了船，两条大汉迎道："大哥今夜收获如何？"强盗笑道："多亏了一位好兄弟相助，挣得了一注大财。快上酒，好好庆贺一番。"两条大汉道："赶巧捕了两条大鱼，大哥有口福。"将捕到的鲷鱼细切成脍，呈上来。大藏与众人见礼，说道："在下今后便叫樊哙了，望众位兄弟多加关照。"将头发高高挽起，旁若无人地饮酒食脍。众盗见他豪气干云，都颇为钦服。

樊哙问那盗首道："尚不知大哥如何称呼？"一条大汉答道："咱们大哥名叫村云，昔日乃相扑高手。后因与人相争，落下罪名，被逐出故乡。他寻思着与其在乡间受辱，不如轰轰烈烈，快意恩仇来得痛快，便落了草。三年来，他带着咱们上山入海，劫掠富户不费吹灰之力。从山阳道、筑紫九国之间，到伊

予、土佐、赞岐，都是我们纵横的天地。官府公人俱是饭桶，从不曾捕到咱们。你来看，上了岸，便是伊予国。虽没有千金买醉的奢华场所，却也能到熟田津温泉好好泡泡，舒舒服服地享受到来年开春。美酒海鲜更是少不了。”

聊着聊着，天色将明，村云令二盗将小船划到岸边，说道：“你二人即刻上岸，在伊予国呆上一段日子，小心别让官府中人盯上了。我明年春再来找你们。这些金子分给你们，安生度日，莫再干不法的勾当。我要扮作商人，去饰磨津办事。”言罢，取出黄金，各自分了。樊哙也得了一百两黄金。

别过二盗，村云与樊哙径奔一间温泉客栈而来。店家问道：“二位客官打哪儿来？”樊哙道：“俺二人专为游览弘法大师的遗迹而来。隆冬之际，打算泡几日温泉再去观瞻。”店家见二人相貌凶恶，心道朝圣的人当中，也有居心不良者，不可不防。勉为其难地让二人住进客栈。

樊哙眼瞅店家脸色，心想自己这般模样，确实太招人避忌。那通缉告示已贴得到处都是，终归会被人认出。干脆改换相貌，变成个和尚掩人耳目。遥见对面山峰上，有间小寺院，樊哙便向寺中行去。

到得寺院，一个年迈的老法师正在默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樊哙纳头便拜，恳求道：“大师，俺乃京都人氏，原本与母亲前往四国观礼，不料昨日下船时，母亲一脚踏空，失足跌入海中。俺急呼船夫救人，船夫却道：‘此刻正是涨潮，海水下颇多鳄鱼噬人，令堂必定已然无幸，我等可不愿再白白搭上性命。’俺悲痛万分，心想父亲早已亡故，家中由大哥主事，如果回乡告知家母落水身亡一事，大哥与俺不和，必然责怪俺照顾不周。届时逐

俺出门，岂不凄惨？与其流落天涯，不如削发为僧，拜师参佛，而后游遍六十六国[9]，修来生福祉。俺满头俱是烦恼丝，请大师帮俺剃度了，再赠一袭旧僧袍吧！”说着，从村云所分的百两黄金中，拿出一两，郑重地双手奉上。

那老法师僻处一隅，一辈子只见过山吹花在春天绽放时的金黄色，何尝真正见过熠熠闪光的黄金？急忙一把抢过，放入怀中，笑道：“这就帮你剃度受戒。”樊哙双手合十道：“愿佛光普照，金刚度世。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在诵佛声中，头发缕缕落下。

剃度完毕，樊哙自觉浑身轻松，心中甚喜。老法师翻出一件暗灰色色的旧僧袍，披在他身上。那僧袍残破不堪，手臂都无法穿过袖口。但樊哙并不介意，向老法师深施一礼，大步离开山寺。

他担心村云等待太久，三步并作两步，疾速奔回客栈。村云见他身披僧袍，打趣道：“怎么变成个法师了？失敬失敬。只是僧袍太不合身，我让人给你买一件新的。”遂掏钱让店家去买了一件上等的深灰色僧袍。樊哙道：“俺粗胚一个，身高体阔，穿着合身的衣服，别人看了反而不顺眼。”村云笑道：“那只好弓腰屈背地修行喽。日后再买个云游笈[10]，装你的衣物。”樊哙道：“无须再买什么笈囊了，俺无牵无挂，一身都献给佛祖了。愿佛光普照，金刚度世。南无阿弥陀佛！”

二人在客栈中又住了几日，村云说要动身前往饰磨津，樊哙便与他同行。他们乘船来到播磨国，去饰磨津拜访村云的叔母。寻到门户后，敲门进屋。村云向叔母问安，叔母道：“贤侄多时不来，家中钱粮短缺，这回要多留些财物。”说完出屋打酒买菜。

村云和樊哙在饰磨津又住了二十天。一日，樊哙收拾行囊，戴上斗笠、穿好僧袍，告别道：“俺想到东边去看看，一边云游

一边修行。”村云笑道：“逢坂山[1]就在京都通往东国的道路上，那里有个小村子，家家户户都以绘图卖画为生。你这副尊容像极了画上敲钲念佛的鬼怪，一定要去瞧瞧。”

樊哙大笑，与村云痛饮数杯，道别出门。他担心大道上有官府盘查，只拣山间小径绕行。行到一片广阔的荒野时，已是日薄西山，周围不见一家客栈。又向前赶了一段路，终于望见旷野上有户人家，急忙快步上前，请求借宿一夜。屋里有位老妪，抬头见樊哙一脸凶相，颇感害怕。但转念一想，家徒四壁，即使来的真是强盗，也无物可抢。便镇定下来，说道：“明天乃亡夫忌日，我儿子去惣社买米，您请进来坐。顺便给先夫念念经，祷祝冥福。”

樊哙道了谢，走进屋里，坐到地炉边上，说道：“还是屋里暖和啊。”伸出双脚，在地炉旁烘。老妪从灶头端来一碟芋头，道：“别无食物招待，请大师将就些。等我儿回来，就有米下锅了。”樊哙腹中正饥，接过芋头，赞道：“真香。”将芋头吃得干干净净。这时，有个人走进屋里，套近乎说是老妪的邻居。其实他住在河对岸，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。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商贩模样的人。邻居对老妪道：“令郎出去了？这位客商是到本地收兑金子的，听我说起您家里有一点黄金，便告诫说：‘黄金乃珍贵之物，赝品甚多。比如在春日大阪的祭礼、京都鞍马寺的初寅参观日，卖给香客的，都有可能是假黄金。’他古道热肠，吃完饭就赶了过来，要帮您鉴别下黄金的真伪。”老妪道：“那点金子，也不知道被我儿子藏哪儿了。他只说要留着应急，平常也没见他拿出来。”就在说话的当口，儿子背着米，推门而入。老妪对儿子道：“有位大师来家里借宿，我去给他做饭。还有邻居

带了一位客商过来，说要帮忙鉴定下黄金真假，你拿给他们看看。”说着自去灶下生火，淘米做饭。

儿子答应一声，从神龛中取出一个纸包，金光闪耀，从纸包的缝隙中露出。商人看了，知是真货。欲待说几句唬人的话，低价兑换黄金，却见樊哙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，神情狠恶，目露凶光。他不自禁地打了个哆嗦，不敢撒谎说黄金是假的，便道：“这些黄金货真价实，两贯钱兑给我，如何？若不要现钱，可折算为三斗米，我去惣社买来，送到你家。”

樊哙听了，冷笑数声，道：“贫僧云游天下，黄金见过不少，对于金价清楚得很。这些金子最少能换米一石，兑钱七贯。”

商人语塞，只好支吾道：“小的向来在小地方走动，对黄金价码不太明了。”说完找了个借口溜之大吉。邻居也急忙告辞离去。

樊哙对老妪母子道：“那人是个奸商，虽然并不抢劫，行径却与强盗无异。如果今天俺不在场，你们肯定要受骗了。这些黄金收藏好，以后不要再拿出来了。”说着从行囊中捧出已不足百两的黄金，金光闪闪，照得一室皆亮。樊哙将其中一枚交到老妪手上，道：“多有打扰，这枚金子就当作饭钱和歇宿钱吧。”老妪慌忙道谢，道：“大师真是太客气了。不过是歇息一晚，哪用得着给黄金啊！”她收下金子，又道：“明日还给大师煮饭、蒸芋头吃。”樊哙感慨万千，觉得这乡下地方的人，真是淳朴如上古羲皇之民。

次晨，樊哙早起，为老妪的亡夫诵经祷告。有个黎明就上山砍柴的樵夫听到诵声，寻到屋门前，自语道：“怎地屋里的声音如此粗鲁洪亮？难道闹鬼了？”从门缝往里一瞧，原来是个大和尚在念“南无阿弥陀佛。”于是释然道：“虽然粗鲁，终归是个

法师。嗯，今日是这户男主人的忌日，应该做一做佛事。”这么想着，转身离去。

樊哙诵经毕，起身向老妪辞行。老妪有些不舍，道：“若得空，望能再来寒舍。老身一定到惣社买来明石浦的裙带菜、香菇、冰豆腐，好好招待大师。”樊哙感其至诚，挥手作别。

他继续向东而行，跋山涉水，健步如飞，黄昏时已抵达难波津。这里不愧是全国第一大港口，各地来往的船只，都停泊于此。樊哙担心在此撞到熟人，连旅店也不敢去投宿，找了座无人的荒寺，胡乱将就了一夜。

天明时，枝头鸟儿鸣唱，吵醒了樊哙。他戴好斗笠，拄杖穿越市衢。一路上小心翼翼，尽量不往人多喧哗处走。也不朝拜住吉神社和天王寺，径取河内、和泉，经纪伊路、大和路，略作游览后，来到京都。京都虽不如难波津人多热闹，樊哙却仍然担心会被认出，寻思着今冬还是先去北陆雪国潜藏，等明年开春再去东国游赏。于是大步疾行，沿着近江湖岸，朝越前进发。

连行数日，向路人询问了去敦贺港的途径，披星戴月，望荒乳山关所而来。当晚月明星稀，月色照在枝头，白雪皑皑，别有一番雪国情调。

行了里许路，见前方一人，五短身材，盘腿坐在一块岩石上。他冷冷地瞅着樊哙渐渐走近，突然暴喝道：“那过路的秃驴，身上盘缠不少吧？把买路钱留下！”樊哙尚未回答，背负的行囊已被人扯住，身后有一人道：“这囊中沉甸甸地，肯定装满了金子。”樊哙扭头一看，身后那人样貌凶狠，正瞪着自己。他将行囊放到地上，笑道：“不错，这里面都是金子。要的话，直管拿。”说着在矮子左边的岩石上坐下来，掏出旱烟，旁若无人

地抽起来。

两个劫匪面面相觑，骂道：“这秃驴倒挺大胆。”提起行囊，将囊中金子仔细数了一遍，共有八十两整。樊哙冷笑道：“俺就当送钱给儿子花了，尔等把金子分了吧！”两劫匪大怒，一人口中骂道：“贼秃，寻死么？”扑上去要打樊哙。樊哙飞起一脚，将那人踢了个筋斗，仰天而倒。另一人企图抱住樊哙，被樊哙反剪双手，一把摔翻在地。樊哙厉声道：“尔等且听我一言。要干拦路剪径的勾当，凭你们这点力气，随时没命。不如跟俺干吧！这几十两金子算什么，日后包管应有尽有。”他手指矮子道：“你个头矮，就叫小猿。”又指着另一人道：“你相貌凶恶，像夜里拘魂的鬼卒，就叫月夜。”二人俯首听命。

樊哙道：“俺今冬须暂匿于越前，你们帮俺安排个可靠的去处。到了明春，自有你们的好处。动身吧。”

三人结伴来到加贺国，小猿、月夜恭恭敬敬道：“山里有一温泉，可以汤浴疗疾。大哥，咱们就去那儿赏雪洗浴，一直呆到春天，你看如何？”樊哙点头叫好，便让二人找了家合适的客栈。店家识得二人乃是惯盗，却被一个大和尚制得服服帖帖，如仆役般被呼来唤去，颇感诧异，就让他们在客栈中安顿下来。樊哙又约束二人不得肆行胡闹，店家十分高兴。

大雪飘飘扬扬，仿佛永不停歇。泡温泉的客人们聚在一起聊天，都说：“瞧这积雪，可比往年深多了。”有位山寺的僧人吹奏起了匏箫[02]，妙音雅乐，袅袅不绝。樊哙十分爱听，便请僧人授艺。僧人见有人欣赏，心中欢喜，答应传授樊哙乐艺。第一首教的是《喜春乐》。别看樊哙外表粗豪，却颇有音乐天赋，不但节拍契合，而且由于体壮胸宽、中气十足，吹起匏箫来清亮悠远，空灵动

听。僧人赞道："妙极妙极，您难道是妙音天[13]转世？"樊哙打趣道："岂敢。别说天女了，就算是服侍天女的鸟兽中，也找不到像俺这么丑的。"僧人瞧着他那张笑脸，的确是够难看的。不由也笑了起来，说道："能认识您，今冬也不枉了。待我回到寺中，安排好明春诸事，定然再回此处，与您同奏雅乐。此刻再教您一曲，如何？"樊哙道："那倒免了。俺会吹一曲，已然称心如意。学太多首，过于繁杂，反而记不住。"僧人告辞道："也好。那么明年开春，您一定要上山一趟，我还想再听听您这位妙音天的妙艺呢。"樊哙应了，叫月夜送僧人出门。他自己取了一张纸，写上几句道谢的话，再将一枚金币包在纸中，作为谢师礼交给僧人。僧人得了意外之财，大喜过望，自回寺中去了。

此后，樊哙便经常携带匏箫，到温泉吹奏。可惜雪越下越大，客人们都陆续回乡去了。清音无人赏，樊哙大生寂寞孤清之感。遂向店家打听，可有别处可供玩赏。店家答说，粟津亦有温泉，是个过冬的好去处。而且距离加贺也不远，几天时间便到。樊哙便决定去粟津。临别时，他付了一笔可观的宿费给店家。

到得粟津一看，游人如织，摩肩接踵，果然是个繁华所在。他四处游览，每到一处，必奏《喜春乐》。城中有一人颇识音律，说道："大师妙音，宛如天籁。只是翻来覆去都是一首乐曲，有些单调。在下愿以横笛相合。"从身上取出横笛，与樊哙箫笛合璧，共奏一曲。一曲终了，两人惺惺相惜，那人道："大师技法高妙，音色纯正、嘹亮昂扬，在下生平仅此一闻。恳请屈尊光降敝宅，盘桓一两日。在下也好就近请教。"樊哙见盛情难却，便答应了。

次日天刚亮，就有仆人来到樊哙歇宿的客栈门口，迎接樊哙

去那人宅邸。樊哙同两个手下到了宅门前，但见重檐斗拱、丹楹刻桷，竟是户豪门大家。樊哙撇撇嘴，低声对小猿道：“这家的宝贝肯定也不少，嘿嘿。”

主人热情地出来迎接樊哙，将他请入内室。有一个吹筚篥[14]的高手已在室内安坐。三人合奏数遍，吹筚篥者如痴如醉，叹服不已，激赞道：“妙！妙绝天下！”

午间，主人命张宴款待，鱼肉美酒摆了整桌。主人持杯劝酒道：“此前在粟津温泉时，在下见大师不避荤腥、酒肉尽欢，想来大师定是一向宗[15]高僧吧？”樊哙哈哈大笑，也不答话，酒到杯干，喝到得意处，又取出匏箫吹奏。主人与吹筚篥者侧耳倾听，丝毫不敢怠慢，齐声赞道：“一向宗所修，一心一向也。以一心一意所奏妙韵，真仙乐也。”

樊哙在这富人家住了月余，到了二月初三，告别主人，沿着能登海岸环游。旅程中听闻这一带尚是大雪封冻，便琢磨着八千代地区的千鸟鸣啼，自己已然听过，何不改道去越中的立山地狱谷[16]见识见识？”于是一行三人转向立山。

登上立山后，放眼群峰巍峨，山头尽皆覆满白雪。樊哙问道：“地狱谷位于何处？”小猿、月夜答道：“我等也不知晓。听说谷中厉鬼横行，所以从来不敢去那里。”樊哙无奈，在立山兜兜转转了半日也找不到入口。他气鼓鼓道：“什么地狱谷？不过徒有其名罢了。”拂净身旁一块大石上的积雪，打算坐下歇息一会儿。

忽地，眼前一花，身前竟出现了三个形貌枯槁、骨瘦如柴的人，眼中饥火直冒。小猿、月夜惊道：“这些肯定是饿鬼！快，快给他们一些吃的。”樊哙从腰间解下食盒，递了过去。饿鬼们

狼吞虎咽，埋头大嚼起来。樊哙掏出匏箫，悠悠扬扬地吹起来。乐曲声清亮高亢，在峰峦间回荡。凡人听来这是天籁之音，饿鬼却听得胆战心惊，霎时间消失无踪。樊哙自语道：“今日在立山驱鬼，也算修行了一场，不白来一趟。”言罢下山而去。

此时神通川由于雪已融化，可以从舟桥上通行了。樊哙起了玩心，涉水走到河中央，恰巧一棵小树从上游冲下来，漂到河心时，被舟桥拦住。樊哙毫不费力地捞起小树，除去枝桠，笑道：“倒是根好木杖。”拄着木杖踏桥过河。

到了对岸，三人商量好，去大津浮岛赏玩。走到半道，却撞上了村云。相互寒暄了一阵，村云道：“兄弟的海船被官府给查抄了，虽折了不少本钱，好歹逃了出来。”樊哙道：“俺在北越整整过了一个冬天，泡温泉泡得够舒坦，而今手脚暖和，正打算去大津浮岛呢。”扭头命小猿、月夜先去山脚找家客栈，自与村云同往浮岛。

在一个巨大的湖沼里，浮着两小块陆地，水鸟在上头跳跃嬉闹。樊哙指着一块正向湖沼中心漂移的浮岛，道：“咱们跳上去，到水面上耍耍。”村云应了一声，先跳到那块浮岛上，樊哙趁其不备，用力将浮岛推向水中央。村云惊道：“做什么？”樊哙也不睬他，取出匏箫吹起《喜春乐》。奏完哈哈一笑，不顾村云还在浮岛上，自行下山去客栈投宿。

次日樊哙起身，正要离开客栈，村云迎面拦住他，怒道：“无情无义的家伙！想当初是我救你一命，还分了百两黄金给你。昨日为何作弄于我？”樊哙道：“羞也不羞？那千两黄金是俺出力夺得，你只分百两与俺，还好意思提？故而昨日小小戏弄一番，这件事就此揭过了吧！以后咱们还是兄弟。”村云低头想

了片刻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不追究了。”四人便结伴进城。

入城后，小猿、月夜道：“此城乃某国守大人的领地，甚是富庶繁荣。城中有一豪宅，系国守大人的同族所居。那同族虽然无官无职，却是北陆道的首富。”边说边领樊哙来到豪宅外墙。只见墙体全部用石头筑成，粉刷得雪白。高门敞轩，一望可知是座深宅大院。樊哙道：“自落草为盗以来，迄今未偷盗过一次。今夜倒要来个‘名正言顺’，潜入这家一试身手。”四人遂分头查看地形，将豪宅前后左右的情况摸了个遍。

查探完毕，抬眼见天色尚早，四人找了一家小酒肆吃饭。樊哙一进门，便拿出金子扔在柜台上，喊道：“店家，要十升热酒，快。”店家见他们的相貌皆非良善之辈，叫了一声苦，知道即使他们不给钱，也怠慢不得。急忙温了酒，端上桌来。樊哙又问道：“可有下酒之物？”店家答道：“尚有少许山中猎物。”遂将兔肉、野猪肉烹好端出。四人推杯换盏，饱餐一顿，待到夕阳西下，离酒肆，直奔豪宅而来。

明月在天，高墙耸立。四人聚在僻静处，商量如何下手。樊哙手指宅内一所屋子，道：“此屋定是金库。虽然从表面上看，与其他屋子并不相连，其实却有回廊连接主屋。小猿身形瘦小，随俺来。”二人来到高墙下，樊哙将小猿驮到肩膀上，吩咐道：“你抓住伸出墙外的松树枝，顺着树干滑下去，而后悄悄打开边门。”

小猿照樊哙所说，潜入豪宅，掩至边门前，却见边门被两副大铁锁紧紧锁住，若无工具根本别想打开。樊哙在墙外等得急了，骂道：“石墙靠人筑，铁锁也是人锁的。亏你还是个强盗，难不成只会拾稻穗？月夜，你进去帮他一把。”又将月夜驮到肩膀上，照老法子潜入宅中。

哪知左等右等，等了一个多时辰还不见边门打开，樊哙再也忍耐不住，金刚怒目，暴喝一声，将手插入石墙缝隙中，用力一扒，石墙被扒了个洞。樊哙从洞中钻进宅内，回头低呼，让村云快来。

四人悄无声息地掩到金库旁，那金库建得极其牢固。樊哙仔细观察一番后，说道：“有了。”顺着房柱爬到回廊的飞檐上，又从檐顶跃到金库屋顶。而后伸出锡杖，低声道：“小猿、月夜，照我刚才的法子爬到回廊的飞檐上，再抓着锡杖爬过来。”小猿与月夜终究是盗贼出身，身手敏捷，轻而易举地爬到廊檐上，抓住锡杖，又爬到了金库屋顶上。

樊哙将屋瓦掀掉四、五块，露出屋顶铺的薄木板，轻轻翻开薄木板，提起小猿、月夜，扔进金库里，道：“你们去取金子，麻利点。”此时夜阑更深，哪怕只是极微弱的声响，也能引起警觉。幸好金库距离主屋有一段距离，樊哙的话语声、二盗的落地声，都未惊动宅中诸人。樊哙摸出打火石，点燃火绳，扔给二盗。二盗靠火绳照明，下到金库最底层，四周绕行查看一圈，但见屋中尽是装满金银的箱子，看来这金库还不小。二盗各挑了一个金箱，扛着登上台阶，回到金库顶层，却没办法把金箱弄到屋顶上去。

樊哙探头道：“屋里找找，看可有绳索？”二盗回身寻找，果然见地上放着一圈麻绳。樊哙道：“把麻绳绑在身上，先上来一个。”月夜去底层搬来梯子，小猿将绳索绑到身上，攀着梯子向上爬，却仍然够不着屋顶。正没法子时，樊哙伸出锡杖挑住小猿衣领，把他提出金库。接着，樊哙又命尚在屋中的月夜把金箱捆好，锡杖一挑，如提桶打水，把两只金箱全挑上屋顶。随后月

夜也出了金库。

三人开箱一看，金光耀目，估摸着能有两千两黄金。急忙又将金箱吊到地上，村云在底下接应着。樊哙用绳索将小猿、月夜送到地面，自己飞身一跃，也安全落地。四人扛着金箱，从原路退回，再由石洞钻出豪宅，俱都毫发无损。村云对樊哙道："观兄弟行事，甚是老练，还真不像新手。哈哈。"樊哙不理他，开箱取出黄金，道："那次俺落难时，你给了俺几个饭团救命，又分俺一百两黄金。今日连本带利，还你千两黄金。小猿、月夜，你们拿五百两，俺自拿五百两。"村云见樊哙豪爽大方，心悦诚服。

等到出了城，已是清晨。樊哙道："咱们一起在道上走，太惹人注意了。小猿、月夜，你们去江户吧。村云兄，你打算去哪儿？"村云道："津轻一带尚未游览过，咱们一起去逛逛？"樊哙笑道："俺正想去那里呢！"

四人找了一家酒馆，把酒饯行。喝够多时，樊哙醉意渐浓，说道："常闻唐人临别之际，都要折杨柳枝相送。今日俺也折些杨柳枝送你们。"言罢出店，走到河岸边，"喝"一声，将一棵老柳树连根拔起，瞧了瞧，摇头道："这柳树也没什么稀罕，不知送来作甚？"随手将柳树扔在岸边。酒馆老板见了，惊讶得合不拢嘴。

酒足饭饱后，四人相互道别，小猿、月夜踏上往江户的路途。村云向樊哙道："兄弟分我黄金千两，实在受之有愧。不如你再拿五百两去吧。"樊哙摆手拒绝道："俺云游四方，带那么多黄金实是累赘。日后饥时便去抢，无钱使时便去盗，岂不更加方便？"村云见如此说，也不再让。二人各自收拾好黄金，藏进包裹里，向津轻出发。

行出一段路，渐渐地红日西沉，已是黄昏，却不见有地方可供投宿。举目四望，唯有前方山丘上，建着一间破旧的小寺院，二人快步上前，敲门借宿。一个瘦弱的少年僧人开门问明来意，回道：“请二位施主见谅，敝寺已留宿了一位客人，再无食物可供充饥。前方二十町远，有个大驿站，二位可在那儿歇宿。”樊哙道：“食物无所谓，只求今晚能在寺中住宿，免得天黑迷了路。望能成全。”说着推开僧人，硬闯入寺内。正好有一小厮也从寺外回来，将肩上的米袋一放，道：“米买来啦。”樊哙、村云大喜，道：“既然有米，咱们愿以高价购买。”说着取出一枚金币。僧人忙道：“不可。米是先前投宿的客人买的，出高价也不能卖。二位还是去驿站买吧。”手指小厮道：“他就是那位客人的侍从。”樊哙与村云不好再说，自去房中歇息。

“咳咳咳”，一阵咳嗽声从屏风后传来。樊哙拉开屏风一看，屋后还住着一位五十多岁的武士。武士笑道：“两位朋友，可否赏脸过来一叙？今晚咱们好好聊聊。那僧人是我外甥，一向身体羸弱，买米煮饭等杂事都由我那侍从操办。二位若不嫌弃，可与在下共食，就不必另行买米了。”樊哙、村云腹中正饥，闻言甚喜，一面点烟喝水，一面与武士闲聊起来。

武士上下打量着樊哙、村云，说道：“这位大师身形高大、目光炯炯有神，一望可知武勇过人；而这位兄台相貌也是不凡，不知做何营生，额头上竟有两块刀疤？看二位装扮，不像是在外奔波的商贾，却肯为一点米，而出一枚金币的高价。嘿嘿，二位若非行侠仗义的豪杰，便是剪径抢劫的盗匪。我说的对不对？”村云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既已识破，不怕说与你知。我等正是强盗，昨晚干了一票大买卖，得了不少黄金，就在这包裹里。如今正想着如何花

销掉，免得带在身上累赘。”武士道：“方才观你二人形貌，我便略有觉察了。尔等视人命如草芥，肆行杀戮、劫掠财货，干尽坏事。如此残暴凶狠，若是生逢乱世，倒可趁时而起、呼啸山林，凭借勇力争夺天下。”樊哙道：“吾等虽寄身草莽，却也知惜身保命。所谓千金易得，一命难求。阁下若有益寿延年之法，望能赐教一二。”武士仰天大笑，挖苦道：“尔等只知自家性命重要，是否想过被尔等伤害之人的性命？遭劫掠者对盗匪无不切齿痛恨，官府为缉拿尔等，更是不遗余力。血债累累者，安敢奢求百年之寿？为盗者若不早日回头，归为良民，大多难逃罪责，壮年横死。尔等以为自己能逃过大限么？你二人虽不失为乱世英雄，然方今天下承平，法度森严，终有一天会将尔等捕获正法。老朽绝非妄言，劝二位还是即刻放下屠刀、立地成佛吧！”

樊哙听完武士的长篇大论，不由心头怒起，不服道：“俺力大无穷，迄今未逢敌手。多少官府差役，都不是俺对手。只要力气在，不愁逃不脱追捕。”村云也嘲笑道：“看你活了一把年纪，就该好好地拜佛诵经，求个善终。这座庙既是你外甥主持，你也能沾些‘一人得道，九族升天’的光，还是莫理闲事，老老实实等着去极乐世界为妙。”

武士道：“吾虽年过半百，终归是个武士。一生竭力忠君，为主分忧。浮云生死，长寿短命俱是天意。倒是尔等为了苟延残喘，每日里狼奔豕突，有何乐可言？”

樊哙道：“多说无益。且看你一片忠心，如何为主分忧？”迎面一拳，向武士击去。谁知还未打到，武士身形一闪，已将樊哙掀翻在地。樊哙爬起身，道：“好家伙。再吃俺一脚。”一记飞踢。孰料又被武士打横里拽住，重重一摔，摔得皮开肉绽，跌

倒在地，爬不起来。

村云大怒，挥舞锡杖照武士面门打去。武士一伸手，拿住村云右手，冷笑道："你额头上的刀疤竟有两块，可见平日学艺不精，是个专门挨打的无用之辈。你且用力，瞧瞧能否挣脱？嘿嘿，官府中像我这样武艺高强的，所在多有。捕拿尔等盗匪易如反掌。"手上加力，将村云一把掀翻。村云右手脱臼，剧痛难当，也无力还击了。

樊哙躺在地上，呻吟道："老家伙，你把俺弄骨折了么？怎么这么痛啊！"他虽怒气冲天，却无力再战，只能干吼连连。武士笑道："晚饭已熟，请二位起身吃饭。"拉起樊哙，扶他在饭桌旁坐好。村云嘀咕道："我手臂脱臼，没法拿饭碗。"武士回身拽起他的胳膊，一拉一揉，村云只觉猛地一痛，胳膊已被接了回去。

小厮和住持各盛一碗米饭，放到樊哙、村云面前，讥道："就当此刻是在坐牢，吃吧。"樊哙、村云怒火难消，越想越觉得窝囊，气鼓鼓地吃不下饭。

当晚就寝，一夜无话。次日起身，武士拿来两块药膏，道："贴到受伤处，疗效甚好。"樊哙、村云依言贴了，道了声谢，气也消了。

武士吃完早饭，打算出门一趟。动身前，他对樊哙、村云道："尔等莫欺那住持面黄肌瘦，好像有病在身似的。其实他也是武士后裔，身怀绝艺而不显露。尔等养好伤，给住持赔个不是，尽快离开这座小庙吧！"那住持出屋为武士送行，道："他二人已是笼中之鸟，折腾不起来了。贫僧虽病弱，但他二人若有风吹草动，定然叫他们再伤筋动骨一次。您就放心吧！"樊哙、

村云听了，仔细打量那住持，见他英气迫人，举手投足间，果然殊非凡人。

到得晌午时分，住持端来两碗稀粥，二人取出一枚金币，递给住持，道："权当昨晚的宿钱与饭钱。"住持摇头道："此乃不义之财，贫僧绝不收纳。"言罢望也不望金币一眼，自去灶上加柴烧水。樊哙、村云瞧着他不屑一顾的神情，心中惭愧，草草收拾了一下，随即不辞而别。

路途中，村云道："自离船登岸迄今，我一直心神不宁，所以打算回家乡信浓调养调养。因往年曾在江户做过相扑手，恐怕被人认出，风险不小。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吧！"樊哙与他相处日久，颇有几分不舍，心中怅然若失，道："俺孤身去奥羽，也没甚意思，干脆去江户游玩吧。反正小猿、月夜已先去那儿了。"两人约好再聚的日子，各奔前程。

樊哙到达江户，并不去那熙熙攘攘的繁华处，而是专拣清幽僻静处赏玩。一日小雨淅沥，樊哙兴之所至，来到浅草寺游览。孰料即便是风雨天，寺内仍然香客众多，比肩继踵。樊哙戴着斗笠，遮住面孔，在一家小酒馆里喝了几杯，进了神鸣门[7]。

神鸣门里闹哄哄地，一群人围拢在一起喊道："抓盗贼啊！"樊哙暗叫不妙，心道难不成是小猿、月夜被困住了？挤入人丛一看，果然是他们。只见他们满手是血，各持大刀，相互殴斗。五六名武士围在旁边，身上都受了伤。还有一大帮城中的商贾民众，舞棍挥棒，前来协助抓贼。

樊哙心下大奇，心想他们俩怎么自相残杀起来了？决定先替他们解了围再说。遂推开众人，佯装不认识二人，高声问道："发生啥事啦？"有人回道："那两人是盗贼，喝得醉醺醺地，

竟胆大包天，去偷武士们的荷包，结果被发现了，大家要捉他二人去官府问罪。押解到半路时，两人打算逃跑，结果没跑成，不知为什么又互相拿刀厮杀起来。”

樊哙听毕，踏前一步，道：“争来吵去，何时了结？让俺来调解吧！”小猿、月夜见大哥到了，心中有底，罢手停斗，站到树下看樊哙如何解围。那几个武士却不肯听樊哙的，齐声嚷道：“这两个贼人砍伤了我等，岂能就此饶过他们？定要斩下他们的头颅，提去见主人，方才罢休。你这秃驴，难道是嫌命长，敢来多管闲事？”樊哙道：“他们的脑袋本不关俺事，但他们欠了俺钱未还，若没了脑袋，俺找谁讨钱去？各位被盗贼砍伤，已是不幸。若再不听我劝，恐怕更要……”那些武士怒道：“更要怎样？”樊哙道：“更要倒大霉！”话音刚落，立时挥起锡杖，顷刻间打翻两三个武士。

围观的人群“哄”一声炸了窝，有人喊道：“不得了，强盗头子来啦。”又有人喊道：“大伙一起上，打死他。”众人挥舞棍棒，要一拥而上。樊哙大声道：“诸位请看清楚，俺不是什么强盗头子，俺是个修行的出家人。出家人慈悲为怀，绝不胡乱杀生。只不过对那些乱嚼舌头根的人，就不客气了。”说着抡起锡杖东挑西打，将喊得最厉害的七八个人打得哭爹喊娘。武士们见不是对手，纷纷逃去。樊哙也不追赶，将小猿、月夜分夹两肋，如箭般急急逃离。围观众人在后边虚张声势，却没一个敢当真追上去。

樊哙夹着二人，奔到一处空旷所在，放下他们，让他们把身上收拾干净，洗掉血渍，又拽着他们继续一路狂奔，直到逃出江户城，才停下来。樊哙突然一拍脑袋，道：“坏了，把装黄金

的包裹忘在城里了。如今风声紧，看来别指望能取回来了。都是你们这两个家伙害的。说，为什么自相残杀？”小猿、月夜道：“我们那是假打，为了拖延时间，想办法不被那些武士捉回去。”樊哙道：“前些日子分给你们的黄金，还有剩下么？”二人答道：“我们在酒馆、妓院里吃喝嫖赌，早把那些金子花了个精光。不过手头还有刚才偷来的那些武士的荷包，估计着付酒钱足够了。”打开荷包一看，寒碜，仅有区区金一分。三人相视而笑，买来酒饭河鲜，吃了个饱。然后琢磨着江户是肯定不能回了，索性一路向东而去。

黄昏时，来到那须野，小猿、月夜道：“此地道路分岔，夜间行走极易迷失方向。大哥且在此稍作休息，待我等去探探路。”樊哙允了，见前方用来阻挡杀生石[18]毒液的石垣，已然倾颓，便挑了一块大石头坐下，生起篝火等待二人归来。

过了片刻，一僧人阔步走来，行经樊哙面前时，正眼也不望他一眼，径直行过。樊哙大怒，喝道：“慢着！身上可有金银、干粮？统统留下。不然不准过。”僧人停步道：“贫僧仅有金一分，干粮半点也无。”说着摸出金一分，递给樊哙。樊哙道：“你倒挺识相。前面还有两个年轻的强盗，你跟他们说，已把金子给了樊哙，他们自然放你通行。”僧人点点头，步履轻快，继续前行。

谁知半个时辰后，那僧人又掉头返回，对樊哙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。贫僧自皈依我佛以来，从未说过假话。适才一念之差，撒了个谎，私藏下金一分。思来想去，心下难安。故而特地折返，将这金一分交与你。”从怀中掏出金一分，放到樊哙手上。樊哙拿着金子，内心大受震动。心想这才是真出家、真拜

佛，自己不过是假披着僧袍，自欺欺人罢了。又回想起前程往事：滥赌欠债、弑父杀兄、拦路剪径、盗窃分金，件件俱是败德害理的恶行，竟还有脸苟活于世，真是恬不知耻。言念及此，樊哙羞愧万般，恭恭敬敬地向僧人施了一礼，道："高僧大德，令俺无地自容。从今往后，愿改邪归正，跟随大师虔心礼佛，化解罪孽。"僧人亦体会到樊哙的赤忱之心，双掌合十道："既受感化，即是有缘，你随我来吧！"遂带着樊哙一道上路。

半路上遇到小猿、月夜，樊哙道："你二人要去何方，只管自去。俺今后跟随这位大师，长伴青灯古佛，再不理红尘俗事。你们别再像衣服上的虱子般，缠着我不放了。咱们缘尽于此！"小猿、月夜见其决绝，也不多言，作别而去。樊哙目送二人身影远去，僧人道："凡尘缘已尽，何须多流连。此身向佛祖，忏罪苦修行。走吧！"

以上关于樊哙的故事，是陆奥古寺一位老法师在八十岁高龄时讲述的。那一日，他知自己大限将至，对小沙弥说道："今当远行矣。"遂沐浴更衣，闭目静坐，口中亦不诵佛号。小沙弥与客僧等，拜求道："望圣僧遗偈一章，以启我等。"老法师道："遗偈云云，不过诓人自欺之说。现将俺一生故事，都说与你等知晓，则无憾也。俺本是伯耆国恶徒，坏事做尽做绝，后受恩师感化，参佛修行，至今不辍。释迦、达摩之道已悟，红尘孽欲之心不生！阿弥陀佛！"接着便将上述故事娓娓道来，说完之后，便圆寂了。

欲念收敛，则证悟佛果；心思放纵，则堕落成魔。樊哙的故事，正印证了这一至理。

(1)申时：下午3点整到5点整。

(2)目代：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到镰仓时代，国司在行政上的代理人。

(3)辰时：上午7点整到9点整。

(4)日本佛教有“本地垂迹”一说。所谓本地垂迹，是指作为本源的佛、菩萨，为了拯救日本的芸芸众生化身为日本的神，这些化身就被称为“权现”。

(5)韦陀：佛教中的护法天神，能飞善跑。

(6)排闼：推门，撞开门。见《汉书·樊哙传》：“高帝尝病，恶见人，卧禁中，诏户者无得入群臣，群臣绛、灌等莫敢入。十余日，哙乃排闼直入，大臣随之。”

(7)足轻：最下等的武士。平常从事劳役，战时成为步卒。

(8)金一分：一两金子的四分之一。

(9)这里的“国”，并非“国家”之意，而是指行政分区名词“令制国”。日本的一国，行政上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州或县。全日本共分为六十六国。

(10)笈：用竹、藤编织的行囊,用来放置书籍、衣巾、药物等。

(11)逢坂山位于今日京都府与滋贺县的交界处，是从京都往东国的必经之地。因山腰上有两条坂道交叉会合，故名“逢坂”。

(12)匏，中国古代“八音”之一。古乐器中的笙、竽属于匏音。箫，又名洞箫、单管，一般由竹子制成，上端有一吹孔，竖吹。

(13)妙音天：又名大辩才天、大辩才功德天、美音天等，是婆罗门教、印度教的文艺、语言女神。其声曼妙，能奏仙音妙乐。

(14)筚篥，又称悲篥、笳管、头管，是由古龟兹人发明的一种簧管乐器。竖吹，其声低沉悲咽。

(15)一向宗，即净土真宗，又名本愿寺宗、门徒宗。因一心一向归命阿弥陀佛,故称为一向宗。一向宗废除了所有清规戒律，信徒可以喝酒吃肉，娶妻

生子。

⒃立山地势险恶,其中有个地方因火山喷发而熔浆滚滚，就像想象中的地狱一般，人们就把此地命名为“地狱谷”。据《今昔物语集》记载，人类若是造孽太多，就会坠入地狱谷。古日本人认为攀登立山就相当于经历了从地狱到“极乐净土”的过程。攀登立山归来,就等于洗刷掉现世的罪过和肮脏，获得了新生。

⒄神鸣门，又称雷门，正式名称为“风雷神门”，是东京浅草观音寺的入口之门。

⒅杀生石：相传鸟羽天皇时，九尾妖狐幻化为绝色美女玉藻前，魅惑天皇，致使天皇染上怪病，卧床不起。阴阳师安倍晴明施法，将玉藻前的妖狐真面目曝光。康复的天皇发出追杀令，最后九尾妖狐被晴明擒杀，但其野心和执念仍以“杀生石”（会喷出毒液攻击鸟类及昆虫，令动物无法近身的石头）的形态保留在那须野，时刻等待着报复时机的到来。